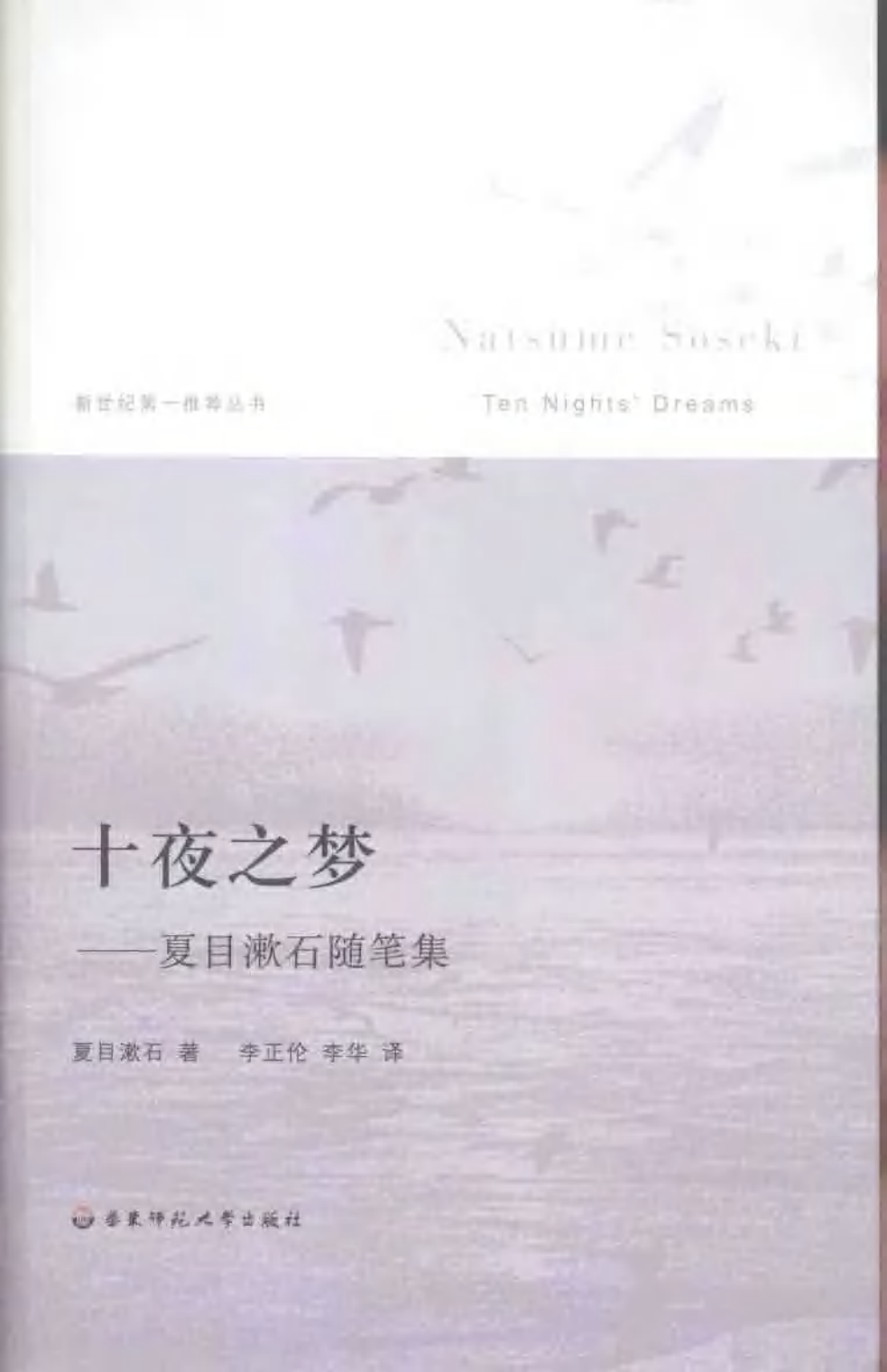




Natsune Soseki

新世纪第一推荐丛书

Ten Nights' Dreams

十夜之梦

——夏目漱石随笔集

夏目漱石 著 李正伦 李华 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Natsuhime Suseki

Ten Nights' Dreams

夏目漱石(1867-1916)是日本著名作家。青年时代受到汉文学所蕴含的道德观念、英国文学中的启蒙主义思想以及俳谐文学中的文人趣味和美学观点的影响。1905年写作的长篇小说《我是猫》，以教师苦沙弥家的一只猫的口吻，对明治时代资本家的飞扬跋扈和“金钱万能”的世态，极尽嬉笑怒骂之能事，作品巧妙地使用了雅语、汉语、俗语，成为日本文学史上的不朽之作。

《十夜之梦》是夏目漱石的随笔选集，收入其随笔名篇《十夜之梦》、《东洋美术图谱》、《三山居士》等十多篇，可以说代表了夏目漱石随笔创作的精华。夏目漱石的随笔文风平和，但想象力又极为丰富，他的《十夜之梦》既可以读作随笔小品，也可以读作十个有关梦境的小故事。

夏目漱石以他的鲜明个性和丰富多彩的艺术才能，在日本近代文学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知识建议：文学】

ISBN 978-7-5617-5757-4



9 787561 757574 >

定价：19.80 元

www.ecnupress.com.cn

新世纪第一推荐丛书

Natsume Soseki

Ten Nights' Dreams

十夜之梦

——夏目漱石随笔集

夏目漱石 著 李正伦 李华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十夜之梦/(日)夏目漱石著;李正伦,李华译.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11
(新世纪第一推荐丛书)
ISBN 978-7-5617-5757-4

I. 十... II. ①夏... ②李... ③李... III. 散文 - 作品集 - 日本 - 现代 IV. I313.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185182号

新世纪第一推荐丛书

十夜之梦——夏目漱石随笔集

(日)夏目漱石著
李正伦,李华译

主 编 项纯丹
策划编辑 河 西
文字编辑 河 西
责任制作 肖梅兰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 邮编 200062
电话总机 021-62450163 转各部门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兼传真)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门市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印 刷 者 上海崇明县裕安印刷厂
开 本 890×1240 32开
印 张 8.75
字 数 169千字
版 次 2008年5月第一版
印 次 2008年5月第一次
印 数 5100
书 号 ISBN 978-7-5617-5757-4/I·404
定 价 19.80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馆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021-62865537联系)

主编的话

20 世纪 90 年代末至新世纪初,我在上海文化出版社任编辑的时候,曾经策划了一套丛书,总名为《第一推荐丛书》。策划此套丛书的出发点就是要从小中见大,纳天地于须弥,微中含有精义,向广大读者推荐以各国名家大师的小作品为主的丛书,其中可以有短篇小说、散文、随笔和散文诗,原则上是一位作家一本,尽量译介名家大师的精品。

当时,我们雄心勃勃,计划出版 100 种,也得到了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的施蛰存先生的鼎力支持,并欣然为之写序。诚如施老所言:“一些艺术与哲学、科学或美学等领域的内容相融合的散文,比一般的抒情散文更有趣味,更有生命力,因此也更能流传后世。”幸运的是,丛书第一辑出版后得到了社会各界的普遍好评。

但因为各种复杂的原因,出版了三辑之后,整个出版计划就搁置了下来,感谢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的编辑在多年之后重新和我探讨这套书的出版事宜,有些书稿在我手中已经积压了多年,译者也多半以为没有出版的希望,断了这个念想,如今则柳暗花明,这是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的编辑努力的结果。

取“第一推荐丛书”之名，一乃是为了向广大读者推荐在文本范围内某一方面可以称为“第一”的名家名作，或可说是建议读者择要而读的名家名作；二乃是希望这套丛书确实能广罗珠玑，挖掘那些使几代读者感动的不朽之作。现在加上“新世纪”三字，则以示与上海文化出版社三辑丛书的区别。

《第一推荐丛书》前三辑书目如下，以供参考，也希望这套丛书能继续向读者奉献一朵朵充满魅力的文学小花：

第一辑：

纪伯伦《先知全书》

布封《奇妙的生灵》

德富芦花《自然与人生》

法布尔《昆虫世界》

第二辑：

夏多布里昂《墓畔回忆录》

恰佩克《海国风情》

都德《磨坊信札》

普鲁斯特《一天上午的回忆》

第三辑：

蒲宁《耶利哥的玫瑰》

惠特曼《怪人日记》

韩波《彩画集》

拉封丹《传世寓言》

项纯丹

2008年1月14日

目录

主编的话 __ 1

十夜之梦 __ 1

玻璃窗里面 __ 29

我的个人主义 __ 111

往事种种(节录) __ 140

教育与文艺 __ 217

《东洋美术图谱》 __ 227

克雷格先生 __ 231

印象 __ 239

公寓 __ 242

温暖的梦 __ 246

往昔 __ 250

抵京的傍晚 __ 253

凯贝尔先生 __ 259

初秋的一天 __ 264

长谷川君和我 __ 268

十夜之梦

第一夜

做了这样一个梦。

我抱臂而坐于枕旁时，仰面躺着的女人以平静的语气说，她这就要死了。女人把长而又长的头发铺于枕头上，从中露出轮廓柔和的瓜子脸。那雪白脸颊的底层恰到好处地显现出温润的血色，嘴唇的颜色当然是红的。根本看不出快要死的迹象。但是，女人确实小声说了她即将死去的话。我自己也的确想过，你可别死。于是我就像从上面俯瞰一般地问道：是么？真的快要死么？她一边说当然就要死啦，一边睁开眼睛。她那大而莹润的眼睛里，长长睫毛包围之中的完全是一片墨黑，那墨黑墨黑的瞳仁深处，鲜亮地映出我的形象。

我望着这双足以极透彻地看清一切的黑眼睛的光泽，心想这样的人会即将死去么？于是我亲切地把嘴凑到枕旁对她

说，不会死的吧？大概根本没事吧？这样一问，女人睁开那睡意颇浓的黑眼睛，仍然小声说：可是，一定死呀，没办法的事呀。

我认真地问她：那么，你看得见我的脸么？她莞尔一笑地说，还问我呢？你看，我眼睛里不是照出你来了吗？我没有说话，默默地把脸离开了枕头，抱起双臂想，她是无论如何也要死的么？

过了一阵，女人又说：

“我一死就把我埋掉吧。用巨大的珍珠贝壳挖个坑。然后用从天上掉下来的星星碎片做个墓标立在墓前。然后请您在墓旁等着，因为我还回来和您相会。”

我问她什么时候回来和我相会。

“太阳要出来的吧？太阳也要落的吧？就在红太阳从东往西，从东往西地走下去的过程中，我就一定来，你呀，能等得下去吗？”

我默默地点头应允。女人把平静的语调略微提高一些，用果断的语气说：

“请等我百年吧！对，百年，就坐在我的墓旁等着吧！我一定来同你相会。”

我只好回答说等着她。于是，她那墨黑瞳仁中我的鲜明形象立刻黯然无踪了。

就像静止的水上映出的影像被搅乱一般，刚以为那水流走了，女人那双眼睛就立刻闭上了。从长长的睫毛之间流出的眼泪垂于两颊。她已经死了。

我随后去了院子，用珍珠贝壳挖坑。珍珠贝壳有一个很大而光滑的边，这个边相当锋利，贝壳内面映着月亮而闪闪发光。每用它掏一次土，我就闻到湿土的气味。工夫不大就把坑挖好了。我把女人放进坑里，用松软的土把她轻轻盖上。每盖一次土，那贝壳内面就映着月亮而放着光芒。

然后我捡来殒星的碎片轻轻地放在土上。星星的碎片是圆的。我想，它从太空落下来的时候，一定经过漫长的时间，已经把棱角磨掉而成了通体光滑的东西。在把它抱起往土上放的过程中，我的胸部和手感到些微的温暖。

我坐在青苔上，一边想着此后百年就这么等下去了，一边抱臂望着溜圆的墓石。就在这时候，果如女人所言，太阳从东边出来了。那是一个很大的红色太阳。它也如女人所说，没过多久就朝西边坠落下去。一轮红日就那么倏忽之间坠落下去了。我数过了，这是第一个太阳。

过了一阵，通红的太阳又从东方升起。结果还是不声不响地沉于西方。我也数过，这是第二个太阳。

我就在这样一个两个数下去的过程中，已经记不得曾经见过几多红日。即使数过，而且数了无数次，红日依然难以计算次数地从头上一走而过。尽管如此，百年之期也没到来。最后，我望着业已苔藓斑斑的圆石头，不由得想起自己是否受了女人的骗。

后来，从石头下面生出一根朝我这边生长的茎，眨眼之间长大了，正好长到我的胸前便停下来。刚要定睛细看，那颤悠

悠的茎端就长出一个仿佛颇有心思的歪着脑袋一般的细长花蕾，鼓胀之中张开花瓣。雪白的百合在我的鼻子下面散发出沁人心脾的香气。就在这时候，露珠从很高很高处落下，花朵因此加大了自重以致摇摇晃晃。我探着头吻着寒露欲滴的白花瓣。就在我的脸离开百合的时候，下意识地看了看遥远的天空，但见唯一的一颗晨星正在眨眼。

我这时候才发觉：“百年已经到了！”

第二夜

做了这样一个梦。

从和尚的房间退出来，沿着走廊回到自己的房间时，那纸罩座灯已经点上而发出幽暗的光芒。单腿跪在坐垫上，往上挑灯芯的时候，像花一样的灯花啪嗒一下掉在朱漆的台上。与此同时，房间也刷地一下亮起来了。

隔扇上的画出自芜村^①的手笔。画家把黑色的柳树处理得浓淡适度，远近分明，仿佛身感天寒的渔夫斜戴着斗笠走在堤上。壁龛处挂“海中文殊”^②画。快要烧完的香正在幽暗的角落散发着香气。因为是一座很大的庙宇，所以万籁无声，连个人影也没有。映在黑黝黝天棚上的纸罩座灯那圆孔形的白

① 即与谢芜村(1716—1783)。江户中期的画家、俳句家，别号宰鸟、夜半亭。集文人画之大成。在俳诗上与松尾芭蕉齐名。著有《新花摘》、《玉藻集》等。

② 佛教画，也称“渡海文殊”。画文殊菩萨骑着狮子，侍者在侧，驾云渡海。

光，猛然仰头一看，仿佛是件活物。

半蹲半坐地用左手卷起棉坐垫往右边放的时候，原来想放的那地方早就没有了。既然有了那就放了心，所以把坐垫恢复原来的样子，一屁股坐在上面。

和尚说，你是武士，既然是武士，就不可能始终不开悟。他还说，如果从永远没有开悟的情况来看，你不可能是武士，是个人渣。他说，啊，你生气了。说完纵声大笑。他说，如果觉得冤枉，你就把开悟的证据拿来，说完，一下子扭过身去。实在是蛮不讲理。

放在隔壁大房间壁龛处的座钟打响下一个钟点之前，一定开悟给你看看。开悟之后，今晚再入室独自参禅。然后用开悟换和尚的头。如果不开悟，就无法要和尚的命。所以，无论如何非开悟不可。因为我是武士。

如果不开悟，我就自刎。身为武士而受侮辱，当然不能苟活于世，应该漂漂亮亮地一死了之。

这样想的时候，我的手又不由自主地伸到褥子下面，把朱鞘的短刀抽了出来。如果把短刀的柄握紧，把红鞘子甩向对方，那寒气逼人的刀刃就会在黑暗的屋子里寒光一闪，可以想象，可怕的东西就会从我手头刷地一下滚了开去。然后全力集中在刀锋，杀气集中于一点。自己看着这锋利的刀刃，恨不得让它缩小到针尖那么大，能刺进对方九寸五分，为此不得不把它磨得尖而又尖。看到它，真想立刻运足力气一刀刺去。此刻身上的血流向右手的腕部，以致紧握的刀柄有些发黏。嘴唇有些颤抖。

把短刀收进鞘里，挂在右肋之下。然后以结跏^①趺坐的姿势打坐。——赵州曰无^②，无是什么呢？我咬牙切齿地骂了一声“臭和尚”。

因为是咬紧牙关，从鼻子出来的热气就很急促。太阳穴往上吊得疼，眼睛睁得比平时大一倍。

看得见墙上挂的画。看得见纸罩座灯。看得见草席。和尚的茶壶脑袋看得清清楚楚。甚至于他张着大嘴嘲笑的声音都听得一清二楚。这是个混帐透顶的和尚。无论如何得让他那个茶壶脑袋搬家，得让他开悟。用舌头根念叨无啊，无啊的，尽管总说无，可是烧的香照旧有香味儿。是因为有烧的香才有香味儿嘛！

我突然紧握拳头，狠狠地打自己的脑袋，一直打到受不住了才罢手。我把槽牙咬得紧紧的。两腋直冒汗。脊梁骨像根棍子一般。膝盖缝忽然疼起来了。我想，腿从膝盖处断了还是别的什么病？反正疼得厉害，总也感觉不到无。想到无总会立刻就感觉疼了。惹我生气，引起悔恨，非常后悔。眼泪吧嗒吧嗒地掉。真想横下一条心，把身子朝巨大岩石撞去，撞个粉身碎骨才好。

尽管如此，还是耐着性子坐着。满怀着难以忍受的无奈忍受下去。这种无奈燥热得把身上的肌肉从下面抬起来，简直就要从毛孔喷了出去一般，但是无论哪里一概堵塞不通，身

① 即“全跏”，略称“结跏”。

② 赵州即“赵州和尚”，唐代高僧从谂。南泉普愿禅师弟子。因他住持于赵州（今河北省赵县），故称赵州和尚。

处在仿佛根本就没有可供排放之处那样残酷的状态。

就在这个过程中，脑袋发了神经。看那些纸罩座灯，与谢芜村的画、草席、多宝格式的厨子等等，总是似有似无或者似无似有。总而言之，“无”是根本就没有“现前”^①过。似乎只是很随便地坐着。相邻的大客厅的座钟忽然开始响了。

我吃了一惊。右手立刻抓住短刀。座钟打响了第二下。

第三夜

做了这样一个梦。

我背着一个六岁的孩子。确实是自己的孩子。不可思议的只是他的眼睛不知什么时候瞎了，当了小和尚。我问他，你的眼睛什么时候瞎的？他回答说：什么呀，很早以前就瞎了。那声音的确是孩子的语声，但是说话的口气跟大人没有两样。而且没有尊卑长幼之别，完全对等。

左右两侧是一片青翠的稻田，道路很窄。鹭的影子常常投下暗影，一掠而过。

“该薅秧了！”他在我的脊梁背上这么说。

“你怎么知道？”我扭过头问他。

他回答说：“这不明摆着么，鹭不是叫了么？”

这时，鹭果然叫了两声。

虽然是自己的孩子，可是我却有些害怕了，背着这么一个家

① 禅语。即出现于眼前的意思。

伙，将来会怎样，实难预料。我想找个地方把他扔掉，想到这里朝对面一望，只见前面幽幽黑暗之中，有一片大树林，心想，这个地方嘛……刚这么一想，脊梁上就“哼”地一声笑了。

“笑什么？”

这孩子没有回答我的问话，只是问道：

“爸爸，沉么？”

“不沉！”我这么回答了一句。他接着说：

“现在就开始沉了！”

我把那片树林当作目标朝它走去。农田里的路没个章法，弯弯曲曲，很难信步前行。过了一阵之后，我就动摇了。我又开腿站着，暂时歇一歇脚。

“这里应该是有块石头的嘛。”小家伙这么说。

他说的一点也不错。有一块八寸方角高可达腰部的石头矗在那里。正面写着：向左去日下洼^①，向右去崛田原^②。虽然天暗下来了，但是那上面的红字却看得很清楚。那红字是蝾螈肚皮那种红色。

“往左走好吧！”小家伙这样命令我。我往左一看，只见原处的那片树林把它黑黑的影子从高高的天空抛到我们头上来了。我稍有踌躇。

“用不着操心！”小家伙又说话了。我无可奈何只好朝树林走去。我心里想，本来是个瞎子嘛，偏偏什么都知道。与此

① 现在的东京都港区。

② 贵族崛田邸宅附近。

同时，我顺着一条路来到树林跟前时，脊梁上的孩子说：“瞎子实在不方便，这可不行啊！”

“所以我才背着你嘛，这不挺好么？”

“让你背着我，实在对不起，可是净挨别人骗也真够受的。甚至还挨老爹的骗可就更吃不消了。”

我算烦透了，我心里想赶快进那树林好把他扔掉，于是加快了脚步。

“再走一会儿就能明白。恰好是这样的晚上。”我脊梁上的家伙自言自语地这么说。

“什么？”我用听来紧张的声音问他。

“是什么，不是早就知道么？”孩子以嘲笑的口气这样回答。于是他摆出了究竟是什么业已了然于胸的气势，但是还不能说一清二楚。可以想象，他只是知道这样的晚上发生的事，这样，再稍微往前走一会儿他就能明白现在发生的事了。因为他一旦明白就不得了，所以还是必须在他没有明白过来时赶快扔掉求得放心才好。这么一想，我脚下就越来越快了。

雨早就下起来了。路也渐渐暗下来。差不多处在梦境之中。只是脊梁上的小孩子把我缠住，这孩子对于我的过去、现在、将来一概了如指掌，像个分毫不差照出本人面貌的镜子一般发着光，而且他还是我自己的孩子，而且是个瞎子。我真受不了啦。

“这里！这里！正好在那杉树根那里。”

小孩子的语声在雨中听得清清楚楚。我不由得停下脚

步,不知道什么时候进了树林。我看见,前面一寻^①之遙,那个黑乎乎的东西就是小家伙所说的杉树。

“爸爸,就是杉树根那里吧。”

“嗯,对!”我不由得这样回答他。

“是文化五年^②龙年吧?”

我想起,似乎的确是文化五年龙年。

“从你把我杀掉以来正好百年啦。”

不管我是否听到这句话,此时的我确实忽然想起,一百年前的文化五年的辰年,一个这么黑黑的夜里,在这杉树之下杀了一个瞎子。当我发觉自己是个杀人者的时候,脊梁上的孩子突然沉得像个石雕地藏菩萨一样了。

第四夜

在宽敞的堂屋正中摆上类似夏夜乘凉用的长凳,在它的周围放上小折凳。乘凉用的长凳闪烁着黑光。角落里放一张方形餐桌,老爷子独自一人在喝酒。下酒菜好像是酱肉。

老爷子儿杯下肚之后,那张脸通红通红了,而且满面红光,再也看不到脸上什么地方有皱纹。只是满头白发才看得出这是一个老人。尽管我还是个孩子,可是我私下里想:这老

① 六尺。

② 即江户中期的1808年。

爷子多大年纪了？这时，提着水桶从后院接水回来的老板娘一边用围裙擦着手一边问：

“老爷子多大年纪了？”老爷子把满口大嚼的酱肉咽下去之后说：

“究竟多大年纪，忘啦！”一句话就把问的主儿打发了。老板娘把擦过的手插进细腰带之间，站在一旁看着老爷子的面孔。老爷子把饭碗那么大的杯子里的酒一口气喝干，然后从那白胡须中间“呼”地一下喷出一口悠悠长气。这时老板娘问道：“老爷子家在哪里？”

老爷子那口长气吁到这时戛然打住，他说：“肚脐的里边。”

老板娘仍然把手插在细腰带中间问道：“上哪去呀？”

于是老爷子又拿起饭碗一般大的大杯“咕咚”一下喝光了热酒，还像上一次那样“嘘”地一下呼出一口长气，然后说：

“到那边去！”

“照直走么？”老板娘这么问的时候，老爷子呼出的那口气，透过纸窗，穿过柳树下边，直奔河滩去了。

老爷子来到门口，我也跟在他后面出来了。老人腰上吊着一个小葫芦。一个四方箱子斜吊在肩头挎在腋下。下身穿一条浅黄色细筒裤，上身是一件浅黄色半截袖上衣。只有水鞋是纯黄色的。那双水鞋看起来好像是皮革做的。

老爷子直奔柳树而来。柳树下面有三四个孩子。老爷子微笑着从腰上拿下浅黄色的布手巾，把它精心地拧成细条，然

后把它放在地面的正中间,而且在布手巾的周围画了一个大圆圈。最后从挎在肩上的箱子里拿出黄铜做的卖麦芽糖小贩吹的笛子。

“现在就让那布手巾变成蛇,看仔细了吧,看仔细了吧。”他重复了两遍。

孩子们拼命地看着那手巾。我也看着它。

“记住,看仔细了,看仔细了。”老爷子边说边吹笛子,而且在那圆圈上转着圈跑。我只注意那布手巾,但那布手巾依旧纹丝不动。

老爷子的笛子吹个不停,而且在那圆圈上转了许多圈。好像穿着草鞋用脚尖走路一般,好像蹑足而行一般,也好像对那手巾打怵似的,围着那布手巾转。他最后叨咕的是:

“现在就变,一变成蛇,
一定能变,笛子吹响。”

他这样唱着,终于来到河岸。我想,因为既没有桥,也没有船,他大概在这儿歇歇脚,让大家看看箱子里的蛇吧。可是没料到老爷子下河趟水了。开始的时候水深只到膝盖,渐渐到了腰,然后到了胸部,最后竟然看不见人了。

而老爷子一直唱着:

“到了深处,到了夜里,成了直线。”

他边唱边走,照直走下去。而且连胡子、面孔、脑袋、头巾,一切的一切都看不见了。

我想,老爷子上了对岸的时候,就会让我们看到蛇吧,于是就站在风吹芦苇刷刷作响的地方,独自一人等了很久很久,

但是他始终没有上岸。

第五夜

做了这样的梦。

不论什么都是古老的,可以认为古老到近乎神代的事了。因为自己带兵出战,时运不济以致败北,并被对方活捉,被带到敌方的大将跟前。

那时候的人,个子都不高,而且每个人都留着长胡子。扎着皮带,挎着棍子一般的刀。弓好像是没有加工过的粗藤做的。既没有上过漆也没有打磨过,朴素至极。

敌方的大将,右手握住弓的正中,把那张弓插在草地上,坐在好像放倒了的酒瓮上。再看他那张脸,鼻子上边的眼眉很粗,左右连在一起了。是那时候当然还没有剃刀的缘故吧。

因为自己是俘虏,当然不可能有座位,只能是在草地上盘腿而坐。脚上穿着稻草编的大草靴。那年代的稻草靴都很深,矗起来那靴子统要到膝盖那么高。那长筒的端部总要留出一些多余的稻草,像穗子那样下垂着,一走起来就刷拉刷拉地晃动,成了一种装饰。

大将用篝火照我的脸,问要死还是要活。这是那个时代的风习,对于任何俘虏都要这么问一问。回答要活,那就意味着投降,回答说要死,那就是宁死不屈。我只回答了要死这一句话。大将把插在草地的弓扔向前方,刷地一下拔出棍子一

般的刀。风把已被吹倒的篝火横着刮来，我把右手叉开五指，成枫叶形，手掌对着大将，举得高过眼睛。这是个“请等一下”的手势。大将“咣啷”一声就把刀子收进鞘子。

那个时代也有恋爱。我说，死之前我希望看到我的女人。大将说，只能等你到天亮鸡叫之前，所以，必须让女人在天亮之前赶到这里才行。鸡叫以后如果女人不来，我就被处死，再也见不到女人了。

大将坐下，望着篝火，我把穿着一双大草靴的两脚放得规规矩矩地等待女人到来。夜渐渐深了。

架起的篝火常常传来垮塌的声音。每垮塌一次，那火焰就扑向大将一次。他那墨黑的眉毛之下，两眼闪闪放光。过了一阵有人抱来许多新的树枝扔进火堆。工夫不大，火就噼噼啪啪旺起来了，那声音非常雄壮，仿佛要把暗夜轰走一般。

这时，女人把拴在后院樺树上的白马牵了出来。把它的鬃毛抚摸三次之后，飘然跃上它那高高的脊背。那是一匹既没有鞍也没有蹬的光背马。女人用长长的白腿，踢一下它的大肚子，马就一溜烟似地跑开了。大概有人给篝火又添了木柴，看起来远处的天空现出微明。那马在黑暗之中朝着这亮的地方飞驰而来。它好像从鼻孔喷着两支火柱一般的高声鼻息飞奔而来的。尽管如此，女人的细腿依旧不停地踢那马肚子。马的蹄声仿佛使大地震响似地传了过来。女人的头发好像风幡一样，在暗夜中拖着长长的尾巴。即使这么快也不能到达篝火之处。

这工夫，黑幽幽的道旁忽然之间响起鸡啼。女人的身体腾空而起，但她两手仍紧紧控制着缰绳。马的前蹄在坚硬的岩石上留下了蹄痕。

雄鸡又叫了一声。

女人“啊”地一声就把勒紧的缰绳放松了，以致马失前蹄，和骑马的人一起向正前方栽下去，掉进巨岩之下的深渊。

马蹄的痕迹至今依然留在岩石上，那鸡声是天邪鬼^①模仿的，不是真正的鸡啼。这马蹄痕迹留在岩石上的期间，天邪鬼就是我的敌人。

第六夜

传说运庆正在护国寺^②的山门那里刻金刚力士^③，纯粹为了散步便去了那里看看，只见比自己早到的很多人在那里，不停地即兴发表评论。

山门前三四丈远的地方，有一棵很大的红松，那树干斜着长，树头已经把山门顶脊的瓦遮住了，甚至一直伸到高高的天空。松树之绿和朱漆山门之红两相映照，看起来很美。而且，松树的位置也很好。好像不妨碍观看山门的左侧，它斜着一一直长上去，越是往上树冠的幅度越宽阔，甚至盖过了整个屋

① 佛教故事中专门拂逆人意，给别人制造麻烦，找人别扭的小鬼。哼哈二将塑像脚下踏着的小鬼就是它。

② 即东京文京区大冢坂下町的眞言新义派之寺。延〇八年(1680年)创建。

③ 寺庙的保护神。塑像立于山门内两侧，俗称哼哈二将。

顶、不论怎么说，确实显得古朴典雅，使人想起镰仓时代。^①

但是，看它的人都和我相同，全是明治时代^②的人。其中最多的是人力车夫。他们把车放在十字路口等着客人光顾，一定是因为闲得无聊，才站在那看。

他们都说：“真够大的呀。”

有的说：“这比刻一个人要费事多啦。”

我觉得这话不假，这时却有一个汉子说：“嘿，刻哼哈二将？现在还刻哼哈二将么？我把哼哈二将只当是古代的啦。”

有的汉子搭话说：“看着实在强壮，人们都这么说。从前说谁强壮也没有金刚力士那么壮。的确比日本武尊还壮。”这汉子的话没头没尾，帽子也没戴，看起来是个很少教养的家伙。运庆对于看热闹者的评头品足概不介意，照旧挥锤运凿，毫理不理睬。他爬到高处，细雕哼哈二将的脸部。

运庆脑袋上顶着一个小小的类似古代黑礼帽一般的東西。把紫袍还是别的什么简直令人分辨不清的衣服又肥又大的袖子掖在背后。那身打扮实在够古老的了。和那些喧嚣不已的看热闹的人们对比，的确很不协调。我不由得想，运庆是怎么活到现在的？我边想着这简直不可思议的事，边凑上前去观看。

别人认为运庆其人不可思议，怪模怪样，然而运庆却似乎

① 自公元1192年（建久3年）源赖朝设立幕府起，至公元1333年北条高时灭亡，大约150年的历史时期。

② 1868—1912年。

一概不予理会，只是拼命地雕刻。一个年轻汉子扭头对我说：

“名不虚传，毕竟是运庆。眼里没有我们，以为天下的英雄只有自己和金刚力士。值得佩服。”如此这般地夸奖一番。

我觉得这些话很有趣，便朝那年轻汉子看了一眼，于是他以为机不可失地说：

“看那凿子和锤子的用法，达到了大自在的妙境。”

运庆现在把塑像的粗眉毛稍加抬高，以及横向雕透，凿子刃不是竖着而是斜着，用锤子从上面打。把很硬的木头削去一层，厚厚的木屑随锤声立即迸飞，鼻翅一挣大，愤怒的鼻子侧面形象立刻显现出来。那刀法实在大胆，毫无顾虑，而且看起来好像没有一点点疑念。

“实在了不起，随便用凿子就随心所欲地刻出眼眉和鼻子来。”我自言自语地说。听了我的话，方才那个年轻汉子就说：

“哪里哪里，他不是用凿子凿出眼眉和鼻子。像那样的眼眉和鼻子本来是埋在木头里的，是他用凿子、锤子和他的力量，把它从木头里挖出来的。好像从土里挖石头，所以准确无误。”

我这时候才想起，雕刻本来就是这样的。如果确实如此，那就是无论谁都能办到的事了。于是，忽然之间自己也想雕刻金刚力士像试试看了，便不再看热闹而赶快回了家。

从工具箱里拿出凿子锤子，到后院一看，前些日子被暴风刮倒的橡树本来打算作木柴用的，让锯木工人锯成尺寸合适的木块，堆积很多很多。

我选了最大的一块，干劲十足地雕刻起来。很不幸，连金刚力士的影子也没有。下一个同样运气不佳，没有雕出个像样的东西。第三个也没雕成金刚力士。我把木柴垛的木柴从一端开始雕起，但结果没有一个像样的。我终于醒悟，明治年代的木头里根本没有藏着金刚力士，因此我也大致明白了运庆之所以活到今天的理由。

第七夜

不论怎么说，我坐的是条大船。这条船每日每夜不停地喷着黑烟破浪前进。那声音是雄壮的。但是，不知道它去哪里。从波涛的后面升起光芒四射的火红太阳，刚刚升到帆樯顶上来，不知不觉之中，它就把一条大船赶过去了。然后又是通红通红地一下子沉到海底去。每一次都是在苍浪起伏的地方呈现翻滚不已的苏枋^①之色。

有一次我拦住一位船上的人问他：

“这船是朝西走的么？”

船上的这条汉子面露惊奇神色，注视了我一阵，然后反问我：

“为什么？”

“因为它好像追踪落日嘛！”

① 也称“苏方”、“苏木”，豆科，长绿小乔木。心材坚重，赭褐色，浸液赤红色，可做染料。可入药，中医用于行血祛瘀。

船上的人哈哈大笑。然后朝前边去了。

传来唱古老民谣的声音，歌中唱到：“西去的太阳，它的终点是东方？果然是这样？东边出来的太阳，它的老家是西方？果然是这样？身在波涛上，枕着橹，梦黄粱。流向远方！”到了船头一看，只见许多水手聚在一起，正在拉又粗又长的帆缆。

我很发慌，不知道什么时候能上陆，而且也不知道去哪里。只知道，船冒着黑烟破浪前进。那波浪很辽阔，无边无际，一片苍茫。有时呈紫色。只是航行中的船四周总是一片雪白的泡沫。我心里没一点儿底，更加想到，与其在这样的船上，不如投海而死倒干脆利索。

同船的人很多，大抵类似异人。然而面孔都截然不同。天阴了起来，船摇晃不已之时，一个女人凭栏而立，不停地抽泣。我看见她那擦眼泪的手帕是白色的，身上穿着好像用印花布做的西装。我看见这个女人时才注意到，悲伤的不仅仅是我一个人。

有一天晚上我到甲板上，自己一个人眺望繁星，这时来了一个异人，他问我懂不懂天文学。我自己觉得活得挺窝囊甚至于一死了之，没有必要知道天文学等等，所以沉默不语。结果，那位异人跟我谈了在金牛宫顶最上边的七星的故事。而且还说：星星也好，大海也好，都是神创造的。最后，他问我信不信仰神。我望着星空沉默不语。

有一次我去了大厅，身着豪华服饰的年轻女郎对我不加理睬，一心弹她的钢琴。她旁边站着一位高个子相貌出众的

男人在唱歌。我看到，他的嘴特别大。但是，两个人除了他们俩之外的事别的根本不放在心上，甚至于他们忘了自己身在船上。

我越来越觉得自己窝囊。终于下了决心去死。于是，一天晚上，看看周围没人的时候，狠了狠心准备跳海一死。但是，当我的脚离开甲板，和船脱离关系的一刹那，我突然惜命了。但是已经晚了。不管自己愿意不愿意，必然到大海里去了。只是，看起来非常高的船，身体虽然离开了它，但双脚却难以着水。不过，因为没有抓得住的东西，终于难免渐渐地离水越来越近。不论把腿怎么蜷起来也难免接近水了。水的颜色是黑的。

在这段时间里，船照例喷着黑烟开过去。我这才醒悟到：即使自己不知道开往何处的船，还是坐上它为好，同时也悟到，我没能利用这醒悟，只能是心存无限的后悔与恐怖，缓缓地落进黑色的波涛中去。

第八夜

跨进理发店的门槛，三四个穿白衫的人齐声说了一句“欢迎”。

站在理发店当中环顾四周，发现这是个四四方方的屋子。窗户开在两个方向，其余两个方向挂着镜子，数了数镜子，一共六块。

我来到其中的一块镜子前坐下。臀部感到很舒服。坐这

椅子感到心情非常舒畅。镜子里很好地照出自己。我头的背后是窗户,然后斜着能看到账桌和它的小围栏。小围栏里边没有人。窗外的行人,从腰部往上看得非常清楚。

庄太郎带着女人从此路过。不知道庄太郎什么时候居然买了巴拿马草帽戴上了,更无从得知庄太郎什么时候把女人搞到手的。这有点让人摸不着头脑。这一男一女似乎处在十分得意之中。正想仔细看看女人的模样如何,两个人就走过去了。

卖豆腐的吹着小喇叭走过去了。因为他鼓足了劲吹喇叭,所以腮帮子鼓鼓的,就像给黄蜂蛰肿了的一样。因为他是鼓着腮帮子走过去的,所以我一直放心不下。给我留下了他那腮帮子被黄蜂蛰肿一辈子也没消肿的印象。

艺妓进了镜子,她还没有化妆呢。头上梳的岛田髻的根部已经松了,所以看起来头部不成样子。脸也像没有睡醒。脸上的气色糟糕到令人惋惜的程度。她在行礼,口中念到实在如何如何,然而同她打招呼的对方却始终没有进到镜子里来。

这时,一个穿白衣服的大汉到了我的身后,他拿着剪刀和梳子端详我的头。我捻着薄薄的胡子问他:怎么样?我这头发会不会长得密点儿呢?他什么也没有说,用手里拿的那把琥珀色梳子轻轻地敲敲我的头。

我又问他:“我这头发能长得密点儿吗?”他仍然不回答,开始咔嚓咔嚓地剪起来。

我打算把镜子里的影子一个不剩地看个全,所以把眼睛

睁得大大的,但是,剪子一响,剪下来的头发就乱飞,我怕它飞进眼睛,过了一阵,就闭上了眼睛。于是,他说:

“老主顾,你看门口卖金鱼的么?”我说我不看。他二话不说就开始剪头发了。这时,突然听到有人大声喊“危险”。我吃了一惊,睁眼一看,只能看见穿白衫的汉子衣袖下面自行车的轱辘,还有人力车的车把,可是那穿白衫的汉子却用两只手按住我的头,使劲往旁边一扭。自行车和人力车就看不见了。只听到剪子剪头发的刷刷声。

过了一小会儿,穿白衫的汉子就转到我身旁来了。开始剪耳朵左近的头发了。因为剪下来的头发不往前跑,我就放心地睁开眼睛。卖黄米粘糕、糯米粘糕的叫卖声就在跟前。一根不大的杵在石臼里有节奏地捣粘糕。卖黄米粘糕的,我小时候见过,所以想看看现在如何捣法。但是卖黄米粘糕的硬是不进到镜子里来,只能听到捣粘糕的声音。

我把所有的视力都用在搜寻镜子里的一切。结果是账桌的围栏里,不知什么时候来了一个女人坐在其中了。那是一位肤色微黑,眉毛浓密的大块头女人,头发梳成倒银杏式的,黑绸子带衬领的贴身夹袄,半蹲半坐的姿势在点钞票,那钞票似乎是十元一张的。那女人低垂着眼睫毛,紧闭着薄薄的嘴唇,一心一意地数钞票,那数钞票的速度的确够快的了。而且那钞票不论数多久总也数不完。放在膝头上的多达一百张。这一百张不论数到什么时候也是一百张。我茫然地看着这个女人的面孔和十元钞票。这时,穿白衫的汉子在我耳根处大声说:“洗洗吧!”正是一个好机会,我刚从椅子上站起来就扭

头去看账桌围栏。可是那围栏里面的女人和钞票都不见了。

我付了钱后走出来,只见门口左侧摆着五个椭圆形的桶,那些桶里装着很多红金鱼、带斑点的金鱼、瘦金鱼、肥金鱼。卖金鱼的站在那些桶的后面。他双手支着下巴,注视着自己面前的那些金鱼,纹丝不动。他对于喧嚣的大街上的一切活动几乎无动于衷。我站了一阵看着这个卖金鱼的。而他在我注视他的时候仍一动不动。

第九夜

人世间势所必然地开始喧嚣了。看起来似乎说话之间战争就要起来。被火赶出马厩的无鞍马,不管昼夜,在宅邸的周围乱跑乱闹,就会想到步兵们不分昼夜随时追赶那些马的情况。尽管如此,家里还是非常安静。

家里有母亲和一个三岁的孩子。父亲去了别处。父亲是在一个没有月亮的半夜离家的。他坐在铺盖上穿草鞋,然后戴上头巾,从后门出去。那时母亲手里拿着纸罩蜡灯,在黑暗中画出一条细长的有光亮的空间,照出了树篱前边那棵古老的桧柏。

从那以后父亲再也没有回来。三岁孩子每天总要问母亲:“爸爸呢?”过了一会儿母亲回答:“那边儿。”再问母亲“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她照例回答“那边儿”,随后就笑笑,或者就重复地说:“现在就回来!”而孩子只记得“现在”。孩子常常问到“爸爸在哪里?”母亲有时也回答“现在”。

到了夜里，四邻安静之后，母亲就把带子重新束好，把鲨鱼皮鞘子的短刀插在带子里用细带子把孩子捆在背上，悄悄从小门溜出去。母亲任何时候都穿草屐^①。孩子有时听着这草屐声在母亲的背上安然入睡。

顺着长墙围绕着的宅邸构成的街道朝西走去，走完了漫长的坡道，就会看到一棵很大的银杏树。以这棵银杏为标准，向右拐，朝里走大约百米处有个石华表。一边是稻田，另一边全是山白竹，那石华表就在这山白竹的包围之中。来到这里，从它下面穿过去，眼前就是光线幽暗的杉树林。从树林往前走十几丈，尽头处就是铺着石头的路，也就到了古老的神社前殿台阶之下。已经被洗成了灰色的香资箱上，有大铃铛的大束流苏，白天就会看到那大铃铛旁边挂着“八幡宫”的匾额。那个“八”字的字体仿佛两只鸽子相向，很有趣。除此之外还有各种各样的匾额。大多数是在诸侯臣下们射穿了的金靶^②上，写上中靶者的名字。偶尔也会看到献纳的大刀。

从华表下穿过，不论何时总能听到猫头鹰在杉树梢头鸣叫。而且也能听到噗咚噗咚的冷饭草鞋^③声。母亲一到前殿就停下脚步，先摇响铃铛，然后立刻蹲下身拍手企求神佑。一般说来此时此刻猫头鹰突然不叫了。然后母亲专心致志地求神保佑丈夫平安无事。母亲一心想的是，丈夫是武士，如果万

① 原文为“草履”，但并不是用草做的，只是用上等菅草作垫，其余鞋底等用皮革及桧皮栎等制作。

② 在一方形的金色板的中央，画一个直径三分的圆箭靶。

③ 用粗稻草打的草鞋，特别结实。

不得已而向弓矢之神的八幡许下愿，那就未必存在不听的道理。

孩子因为铃声而醒了，他看看四周，觉得十分黑，突然在母亲背上哭起来。那时，母亲还口中念念有词祈祷什么。只好摇晃脊背哄他安静下来。结果是他一时停止哭泣一时又大放悲声反倒哭得更厉害。不论属于哪种情况，母亲都不容易站立起来。

祈祷神灵保佑丈夫之后，她解开细带，让背上的孩子滑到前面来，两臂抱着孩子走上前殿，念念有词地说：“好孩子，你在这儿等一小会儿，我去一下就来。”说完，把自己的脸往孩子的脸上蹭了又蹭。然后把细带子放长，把孩子捆好，把带子的一端拴在前殿的栏杆上。再从高台阶上一阶一阶地下来，在那长度为十二丈的铺地石上，来来去去地还她的“百次参拜”^①之愿。

拴在前殿的孩子，在幽暗之中，细带的长度允许的范围之内，于宽阔的廊下到处爬。此时此刻，对于母亲来说堪称一个非常舒畅的夜晚。如果被拴着的孩子哭哭啼啼，母亲就十分焦急。参拜百次的脚步就要加快了，累得气喘吁吁。无可奈何的时候，只好停下来，上到前殿，把孩子安顿好之后再作参拜。

这样一连几个晚上，母亲总是那么紧张。母亲夜不能寐

① 日本风俗中有所谓百次参拜，即许下心愿，希望实现之后，以参拜佛寺百次为还愿。有些寺庙前殿有用精心打磨的石块铺的路，在这路上往返百次，等于拜佛百次。

由衷担心吉凶安危的父亲，实际上父亲早已被流浪武士杀了。

这种可悲的事，是梦中听母亲说的。

第十夜

庄太郎被女人拐走的第七天傍晚飘然归来，忽然发烧一下子躺倒的事，是他家打发人前来告诉阿健的。

庄太郎是本街头一条好汉，为人非常厚道，性格直爽。他只有一个癖好，那就是戴上巴拿马帽子，一到傍晚就坐在水果店前，欣赏大街上来来往往的女人们那副面孔，而且不断地为之激动不已。除此之外就没有称得上癖好的了。

如果从此路过的女人不多的时候，他就不看大街，而是看水果。水果多种多样，有水蜜桃、苹果、枇杷、香蕉等，漂漂亮亮地装在筐里，以便拿它去看望病人的买主提上就走，所以把这种水果筐排成两行。庄太郎看了这种水果筐说它很漂亮，赞不绝口。说如果做买卖的话，只有水果店才能装点出这么高的水平。因此，他才戴着巴拿马帽子东游西逛。

他曾经品评过柚子，原因是他认为这种水果的颜色好。但是，他从来没有掏钱买过水果。当然一般情况下他也不吃。他欣赏的只是水果的颜色。

有一天傍晚，一个女人无意地站在店前。看起来似乎是位有身份的人，因为衣服十分讲究。那女人衣服颜色使庄太郎特别中意，而且那女人的相貌更使庄太郎非常感动。于是脱下他那十分珍爱的巴拿马帽，恭恭敬敬地行礼致意，结果那

女人指着最大的一筐水果说,请把这筐给我。庄太郎立刻把那筐递给她。她提起那筐掂了掂分量,说太沉。

庄太郎本来是个闲人,而且是个很直爽的汉子,就说,我就给你送家里去吧,便和她一起走出水果店。从那以后就再也没有回来。

尽管大家都知道庄太郎的为人,也不能不觉得他过于散漫了。亲属和朋友都以为这事非同小可,可就在大家被这件事弄得寝食不安的第七天晚上,他竟然飘然归来。于是许许多多的人都来慰问,问庄兄究竟去了何处。庄太郎回答说坐上电气火车去了一趟山里。

按他这个说法,那电气火车的路程肯定是不短的。据庄太郎说,下了火车就到了原野,是一片非常辽阔的原野,随便往任何地方望去,全是青草。和那女人一起走在草上,忽然到了绝壁的顶上。这时那女人对庄太郎说,从这里跳下去看看如何。他窥了窥底,刀削般的绝壁看得见,然而却深不见底。庄太郎又一次脱下巴拿马帽子,再三推辞。于是她问他:“如果你不下个决心跳下去,就要被猪舔了,那样好么?”庄太郎最讨厌的就是猪和云右卫门^①。但是他想到,命是无可替代的,所以还是决心不往下跳。这时,一头猪打着响鼻跑上来。庄太郎无奈,只好用手里拿的那根细细的、檳榔木的洋式手杖猛打猪鼻子,那猪哼了一声便被打翻在地,掉下绝壁。庄太郎

① 云右卫门是当时著名的浪花曲的艺人。浪花曲也称浪花小调,是一种说唱曲,用三弦伴奏。

喘了一口气，紧接着又有一头猪用它那大鼻子来撞庄太郎。他万不得已又举起手杖打去。那猪也是哼了一声跌个仰面朝天，掉进涧底去了。随后又出现一头猪。庄太郎忽然注意到远处，只见成千上万难以计数的猪，从遥远的草原尽头，成群结队地朝着站在绝壁上的庄太郎打着响鼻奔袭而来。庄太郎非常害怕。然而毫无办法，只好用他手里的手杖朝着奔涌而来的猪鼻头狠很打去。不可思议的是，只要手杖碰到猪鼻子，那猪就跌个仰面朝天滚进涧底。看看那深不见底的绝壁，猪竟然是头朝下仿佛排好队似地往下掉。庄太郎想到，自己居然把这么多的猪打下涧底，不由得害了怕。但是猪仍旧不断地攻上来。它们仿佛以黑云生于足下，踏遍草原青草之势，后继绵绵，永无休止，打着响鼻攻上前来。

庄太郎振作起视死如归的勇气，用了七昼六夜的时间痛打猪鼻子，终于用尽力气而倒了下去，累得两手像魔芋豆腐一样绵绵的，终于被猪舔了，然后倒在了绝壁上。

关于庄太郎的事，阿健就谈到这里。他说，由此可见，看女人看多了可不妙。我也以为这是至理名言。不过阿健说他要下庄太郎的巴拿马帽子。

庄太郎未必得救。巴拿马成了阿健的东西了吧？

明治四十一年^①七月二十五日——八月五日

① 即公元1908年。

玻璃窗里面

从玻璃窗里面向外望去,当然立刻看到采取了防冻措施的芭蕉,结有红色果实的落霜红^①的枝桠,以及无所忌憚挺立着的电线杆,而其他值得一提的东西,几乎没有进入我的视线。我蜗居书房,视界极为单调,也极其狭窄。

而且,我自去年年底患了感冒后,几乎足不出户,每天只坐在这玻璃窗里面,所以社会上的情况简直一无所知。由于情绪不佳,书也不大看,我每天只是坐坐,躺躺,打发着日子。

但是,我还常常动动脑子,情绪也多少有些起伏。不论天地如何狭小,总会有这狭小天地里的事情。此外,时常有人闯进把我和这个广大世界隔离起来的玻璃窗户里来。这又是一些我意料之外的人,所谈所为也总是一些我意料之外的事情。

^① 亦称“凝霜”,冬青科落叶小乔木。

甚至可以说,我是以饶有兴趣的眼光迎送着这些人的。

我很想把这些情况一点一点陆陆续续地写下来,又担心这样的文章给忙于工作的人们看了感到很无聊。让那些在电车中掏出口袋里的报纸浏览一下大字标题的读者看报上载有我写的这类闲聊文章,这将是我的一大羞耻事。因为这些人整天忙碌不堪,他们看报纸,无非是翻一翻火灾、强盗、杀人等当天新闻中最能吸引他们的事件,或者留意一下能使他们的神经受到相当刺激的辛辣文章。除此之外的他们认为都不算新闻,没必要摸它,因为他们没有这种多余的时间。他们往往是在车站等电车时买一份报纸,在坐电车这段时间了解一下昨天社会上发生的事情,踏进机关或公司时,衣服口袋里的报纸上那些事都忘得精光,总而言之就是忙到如此程度。

我是冒着这些忙得仅有那么一点自由时间的人们对我的轻蔑来写的。

从去年开始,欧洲发生了大战^①。这场战争何时能结束,似乎无从估计。日本也是这场战争的一个局部参与者。战争一结束议会宣告解散^②,未来的大选,对于政界人士来说当然是大问题。米价太低,导致农家收入无着,所以到处呈现出贫困萧条的景象。往年这时候,例行的春季相扑行将开始。总而言之,成了多事之秋了。像我这种静静坐在玻璃窗里面的人,当然不会在报纸上抛头露面。要写的话,我就得压过政治

① 指1914年7月爆发的世界大战。同年8月,日本向德国宣战。

② 指1914年2月因增设陆军师团一案被否决,众议院宣告解散。

家、军人、企业家和相扑迷来写。但我实在没有这样的胆力。我只是因为有人怂恿我“在春天写点什么吧”，便写一些与别人没什么关系的无聊事。至于写到什么时候停下来，这要取决于我手中的笔的情况，以及编辑的版面安排，事先实难作出明确的预计。

二

有人打电话来，我拿起电话听筒询问有什么事。原来是某杂志社的人要我的照片，所以来电话询问什么时候登门拍摄为好。我回答：“拍照片有些困难。”

我同这家杂志没有什么关系。记得过去的三四年里曾收到过一两本这种杂志，它的特色是刊载着许多笑脸照片，除此以外，我就没有别的什么印象了。可是，杂志上矫揉造作的众多笑脸给我留下的憎恶感至今未消。这也是我要表示拒绝的原因。

杂志社的人说，想要在卯年的新年号上刊载一些卯年出生者的照片。我的确生于卯年。于是我说：

“你们为杂志需要拍的照片，不笑嘻嘻的不行吧？”

对方立即答到：“不，没有这种事。”仿佛我迄今为止一直记错了这杂志的特色。

“如果你们认为本来的面孔也可以，那就刊登一下也未尝不可。”

“哦，那好极了，多谢。”

我同对方约定日期后，挂断了电话。

隔了一天，在约定的时间里，这位打电话的人穿着漂亮的西装，带着照相机走进了我的书房。我跟他交谈了一会儿有关这本杂志的情况，然后，他给我照了两张相。一张是坐在写字台前的一贯姿势，另一张是站在寒冷的庭前霜地上，普普通通的姿态。书房里的光线不够亮，所以安置好照相机之后，点起了镁光灯。氧化镁燃烧起来之前，他把半边脸转向我，说道：“虽说我们有约在先，但您能不能稍微带点儿笑容呢？”我听，忽然感到滑稽，同时又感到这个人真蠢。我只说了句“这样就可以了吧”，没有理会对方的要求。他让我站在庭园的树丛前，把照相机镜头对准我。这时，他又像方才那样彬彬有礼地重复着那句话：“虽说我们有约在先，但您能不能稍微……”他这么一说，我更加没有笑的心情了。

过了四天吧，对方邮来了我的照片。照片上的我竟然确如对方要求的那样——带着笑容。于是，我颇感意外，仿佛面对素不相识的人一般凝视良久。因为我断定照片上的我的笑容是经过加工制造出来的。

出于慎重，我把这张照片给四五个来我家的人看过，他们的看法都同我一样，认定笑容是加工制造出来的。

有生以来，我曾经有过好多次不愿在人前笑而又装出笑容。看来，我的这种虚假行径，也许今天在这位摄影师的手下得到了报应。

他虽然把这张笑得尴尬的照片给我寄来了，却始终没有把刊有这张照片的杂志寄给我。

三

想起从 H 君^①那里要来赫克特^②，意识到此事不知不觉距今年已经三四年了。总觉得自己像在梦中。

当时，它还很小，刚刚断奶。H 君的门徒把它用包袱皮包起来，坐电车送到我家。当晚，我把它安置在后面堆物间的一角，让它睡在那里。我铺好了御寒的稻草，给它创造了一个尽量舒适的睡觉处，之后就关上了堆物间的门。天没黑它就叫起来了。整整一个晚上，它都在用爪子扒门，想破门而出。它大概是感到在黑暗之处独宿而寂寞难捱吧，好像一夜不曾合眼。

它的这种不安情绪延续了一个多星期后，它总算能在给它铺的稻草上安然入睡了。而在这一个多星期里，我一到晚上就惦记着它。我的孩子对它很珍爱，一有工夫就去逗弄它。不过没有给它起个名字，也就无法呼叫它。而与一个有生命的小动物做朋友、做游戏，他们无论如何得呼叫对方啊。于是，他们苦苦恳求我给它起个名字。我终于为孩子们的这位朋友起了个伟大的名字——赫克特。

赫克特是《伊利亚特》中一位特洛伊勇士。在特洛伊人同希腊人交战的时候，赫克特最后被阿契里斯杀死。阿契里

① 指宝生新(1870—1944)，能乐师。

② 狗名。取特洛伊战争中的勇将之名。

斯替死在赫克特手下的朋友报了仇。当阿契里斯怒气冲天地从希腊人那边杀出来的时候，只有赫克特一个人没有逃进城中。赫克特绕特洛伊城三圈，躲避阿契里斯的矛头。阿契里斯也绕特洛伊城三圈，紧紧追赶，终于用长矛刺杀了赫克特，然后把赫克特的尸体拴在自己的战车上，拖着这尸体绕特洛伊城转了三圈……

我给这只用包袱皮包着的小狗起了个这么伟大的名字。孩子当然一无所知，开始时嚷道：“真是怪名字啊。”但马上就习惯了。而小狗一听到有人呼叫“赫克特”，也高兴地摇摇尾巴。后来，连这个名字也同“约翰”，“乔治”等平凡的基督教信徒的名字一样，竟使我感觉不到丝毫的古典韵味了。与此同时，家里的人也渐渐地不像原来那么珍爱它了。

赫克特一度患过大多数狗都可能得的犬瘟病而进过医院。那时，孩子们常去探望它。我也去看望过它。我去的时候它显得很高兴地摇着尾巴，用依恋的眼神仰望着我。我便蹲下身子，把脸凑近它，用右手抚摩它的脑袋。作为一种答礼，它不停地想舔我的脸。那次，它当着我的面，第一次听从医生的吩咐而喝了一点牛奶。一直歪着脑袋望着它的医生就说：“照这种情况看来，也许不久就会痊愈了。”赫克特果真痊愈出院了。它回到家中，乱蹦乱跳，精神十足。

四

不到一天的时间，它交了两三个朋友。其中最亲近的就

是附近某医生家中的捣蛋鬼，它们大小差不多。这只捣蛋鬼名叫约翰，是典型的基督教徒的名字，但是它的品质远比异端者赫克特低劣，它爱随意咬人，最后终于被打死了。

赫克特把这个坏朋友领到家中的庭园里来，肆意糟蹋，大大地给我添了麻烦。它们不停地挖树根，为挖出了一个毫无用处的大洞而感到欣喜。它们故意在漂亮的花草上打滚，把花弄掉，把花茎弄倒。约翰被打死之后，无聊的赫克特学会了夜游和日游。我出去散步时，经常看到它在派出所旁晒太阳。可是它只要在家，总是盯住它认为可疑的人吠叫。其中有一个家住祖居附近的十岁左右的孩子，受它的攻击最甚。这个孩子总爱道一声“恭喜啦”而走进院子。如果不能从家人处讨得些面包皮或一分铜板，他是决不走的。因此，不论赫克特怎么吠叫，他也不逃。最后，往往是赫克特一边吠叫一边夹着尾巴退到堆物间去了。总之，赫克特是个无能之辈，从品行方面来说，也堕落到不亚于野狗的地步了。不过，它始终没有丢掉狗类共有的依恋人的本性，常常是一照面就摇着尾巴朝我跑来。有时把它的脊背往我的身上乱蹭。我的衣服和外套不知被它的泥爪子弄脏多少次了。

从去年夏天到秋天，我病了一场，大约有一个月没能同赫克特见面。等到病情总算有了好转而能够走出房门时，我才在暮色中看到它站在厅外的廊子上。我立即叫它的名字，但它一动不动地伏在树篱的根旁，不管我怎样呼喊它，它一点热情反应都没有。脑袋不动，尾巴不摆，宛如一块白色的东西粘在树篱的根部。想到一个来月没同它见面，它竟连主人的声

音都忘了，我不禁感到一丝淡淡的哀愁。

又到了秋天。这天晚上，所有房间的防雨窗都没有关上，为的是从屋里可以清晰地望见闪亮的星光。在我所站的饭厅外的廊子上有两三个家人。但当我一再呼叫赫克特时，他们连头都不回一下。就像我被赫克特忘却了一样，他们也早把赫克特的事丢在脑后了。

我默默地回到起居间，躺在铺着的被褥上。因为是病后，我穿着不合时令的黑绸领子的绵绸袍子。我嫌脱袍子麻烦，便和衣仰脸躺下，把手交叉着放在胸前，默默地凝视着天花板。

五

第二天早上，当我站在书房的廊子上环视眼前初秋时节
的庭园时，偶然间又认出它的白色身影出现在青苔上。我不愿意重复昨晚的失望，故意不呼唤它的名字，但我不能不站在那里，目不旁视地注意它的情况。只见它把脑袋伸到搁置在树根处的一只石头洗手盆里，咕嘟咕嘟喝盆中积下来的雨水。

我不知道这只洗手盆是何时何人拿来的。在我搬到这儿来的那时候，曾命卖花的把这只翻倒在后院角落的六角形洗手盆移至现在的地方，当时，盆上长满了青苔，刻在盆侧面的文字一点也看不清楚。不过，在搬动这只盆时，我记得自己曾把上面的文字读了一遍，内容是明了的。而具体的文字，我的脑海里没有什么印象了，只记得那些文字使我产生过一种奇

奇怪怪的感触,这一点,至今还留在我的心头,那内容中蕴涵着寺庙、佛和无常的气息。

赫克特神情沮丧地垂着尾巴,背对着我。在它离开洗手盆时,我看见它的嘴角流着口水。

“它病了,得设法给它治一治。”我说着,回头望了望女护士。因为当时我还雇着女护士。

第二天,我一眼就看到它睡在木贼草里。于是,我向女护士重复了昨天说过的话。但是赫克特此后就再没回家,踪影全无了。

“想带它去看医生,找来找去,哪儿也没有它的踪影。”

家里的仆人说,看看我的脸。我没有吭声,但是脑海里甚至涌现出刚得到它时的情景来,眼前也朦胧地浮现出交登记表时的滑稽事儿——在种类一栏里填了混血种,在颜色一栏里填了红斑点。

大概在它失踪了一星期之后,同我家相隔一两百米的某人家打发一名女仆来报信,说是他家庭院里的水池里漂着一条死狗,拖上来一看颈圈,见刻有我家的名字,就送信来了。女仆问道:“要不要就地埋了?”我立即命车夫去把狗领回来。

我不知道特意差遣女仆来的人家的宅子坐落在哪儿,只是估计大概是在我小时候就熟悉的那座古庙旁。那庙里有山鹿素行^①的墓,山门前有一株古老的朴树,仿佛在纪念着旧时

① 山鹿素行(1622—1685),江户前期的儒学家、兵法家。著有《圣教要录》、《武教要录》、《武家事纪》等。

的幕府时代。从我的书房北侧的廊子上,透过众多的屋顶,可以清晰地看到这株树。

车夫把赫克特的尸体裹在席子里带回来。我有意识地没走近它,打发人去买了一块小小的白木墓标,在墓标上题了这样的字:“埋汝于得闻秋风之土中。”我把墓标递给仆人,命他竖在赫克特长眠的土上。它的墓在猫的墓^①东北边,相距六尺左右。站在我书房北侧那数九寒天阳光照不到的廊子上,由玻璃窗户里观望遍地白霜的后院,两个墓都能看到。同墓标已经微微朽黑的猫墓的墓标相比,赫克特的墓标显得崭新而颇有光彩。不过,要不了多久,两块墓标都将朽成同样的颜色,也同样地不会引人注意了。

六

我同这位女子^②前后见过四五次。

她第一次来访时,我不在家。据说,传话的仆人提醒她“最好带个介绍信来”,但她说“找不到给写这种东西的”,就回去了。

过了一天,她写信来,开门见山地问我什么时候有空。我从信封上知道:她就住在我家附近,可说是近在咫尺。我立即写了回信,指定了会面日期。

① 夏目漱石名作《我是猫》中写的那只猫的墓。

② 吉永秀。《漱石全集》收有作者在1914年11月12日给她的两封信。

她按照约定的时间来了。我首先看到的是她穿着一件印有三片槲树叶花纹的色泽漂亮的丝绸短外褂。看来，她基本把我的作品读遍了，所以话题大多朝着这些方面延伸下去。初次见面就听对方一味赞赏自己的作品，令人非常感谢，但也实在不好意思。说实在话，当之有愧。隔了一个星期，她又来了。于是，又对我的作品赞赏了一番。但是我心里极想避开这个话题。她第三次来的时候，显得非常激动，从和服的袖子里掏出手绢，不住地擦眼泪。然后，她问我能不能帮帮忙，把她迄今为止所受的可悲经历写下来。因为我还没有听到具体内容，当然也就无法回答她了。我试着询问道：“嗯，一旦写出来，会不会给人增添什么麻烦呢？”她使用出奇的坚定口吻答道：“只要不用真名实姓，当然不碍事。”于是，我特意安排时间，听她讲述经历。

到了约定的那一天，她却带来了一位说是很想见见我的女子，希望把约定谈她经历的事改在下一次再谈。我当然没有那种责备她爽约的意思，同她们两人闲聊了一通之后，就道别了。

她最后一次到我的书房里来，是在次日的晚上。我缄默着。她在开始讲述可悲的身世之前，一边用黄铜的火筷子戳着放在自己面前的一只桐花手炉中的炉灰，一边对我这么说道：

“前一阵，我很兴奋，曾央求您把我的事写下来，这件事就作罢好啦。现在我只想请先生听一听，您就按这个考虑……”

对她这番话我这样回答：

“没有得到你的允诺，不论多么想写的题材，我也决不写。你放心好了。”

她见我作了确凿的保证，说了声“那么”之后，便讲起她七八年前开始的经历。我默默地望着她的脸。但她总是低垂着眼睑，注视着火盆里的火，并用漂亮的手指捏着黄铜的火筷子，拨弄着炉灰。

碰到听不明白的地方，我便向她提出简短的询问。她的回答很简单，然而又能使我领会。基本上是她一个人在讲，我只是凝神静听，仿佛一尊木头雕像。

不一会儿，她的脸颊热得泛起了红潮。大概是不曾擦粉的缘故吧，脸颊发热出现的红潮特别醒目。她俯首坐着，所以一头浓密的黑发自然地引起我的注目。

七

我在一旁听着她的自白，简直喘不过气来，因为内容非常悲苦。她向我提出这样的问题。

“要是由先生来写成小说，会怎么处理这个女主人公呢？”

我回答说：这两种结局我都能写。暗中窥视了一下她的神情。见她好像在恳求我给她一个更明确的答复，我只好回答说：

“如果从活着是人生的中心来考虑，女子就这么活下去

也未尝不可。但是,若把美和高尚作为唯一评价人生的标准,问题就可能不同了。”

“先生会选择哪一种呢?”

我又踌躇了,只好默默地听她说:

“我想到自己现在持有的美的心绪将随着时间的消失而渐渐淡薄,就觉得真是太可怕了。想到眼下的记忆消失后,未来的生活无非像失去了灵魂的空壳一样,我就感到痛苦异常,恐怖得不得了。”

我明白她在这个广阔世界中,孤苦伶仃,形单影只,处于连动一动都不可能的境地。我也明白她这种走投无路的境遇决不是我的力量使之摆脱得了的。我只能站在爱莫能助的旁观者立场上,凝视着她的苦痛。

为了不致错过服药的时间,我已经养成把怀表掏出来搁置在坐垫旁的习惯,即使有客在场,我也不忌讳的。

“已经十一点了,该回去了。”我终于对她这么说。她站起来,没有一点不高兴的样子。我又说道:“这么晚了,我送你吧。”便同她一起到门前的脱鞋处。

这时,皎洁的明月高悬,遍照着静谧的夜晚。来到大街上,在幽静中木屐踩在泥土上,几乎听不见一点声响。我把手揣在怀里,也没戴帽子,跟在她的后面一路走去。走到拐角处,她向我打招呼说:“承先生相送,实在罪过。”我答道:“说不上什么罪过。我们都是人嘛。”

当走到下一个拐角处,她又说道:“承先生相送,我感到不胜荣幸。”我很认真地问她:“你真的感到不胜荣幸吗?”她

明确地答道：“是的。”我便说：“那你别去死，活下去吧。”不过，我并不知道她是怎么理解我的这句话的。接着，我又送她走了大概一百米光景，就折回家中了。听了她泣诉的苦难经历，我这天晚上反而滋生了一个人本该有的好情绪，我已好久未曾有过这样的心情了。我发觉，这种情绪就如同读了文学艺术上的杰作之后一样。这不禁使我感到自己过去洋洋得意地出入于有乐座^①和帝国剧场^②的样子是很浅薄的。

八

我疲惫地在布满不快的人生道路上行走，心里时常在想着自己总有一天要到达死的境地。我坚信那死一定要比生快乐。有时我也把它想象成那时将是人类所能达到的至高无上的状态。

“死比生可贵。”

这话近来在我胸中不断地徘徊。

但是我现在仍然确实无误地活着。从我的父母、祖父母、曾祖父母渐次上溯一百年、两百年，乃至一千年、一万年，人们已养成了的习惯，我这一代不可能冲破，所以我也就依然执着于这个生了。

所以，要我给人以什么忠言，我一定不会越出以这个生字

① 日本第一所西式剧场，创办于1908年，毁于关东大地震。

② 创办于1911年。

所允许的范围。我认为,我必须在如何活下去这一狭窄的范围内,以人类的一员来应答人类的另一员。因为,既然承认自己已经活动于生的当中,又承认他人也是在这生的当中呼吸的,那么,不论如何苦,也不论如何丑,相互之间的根本大义当然得置于这生的基础上才行。

“如果活着很痛苦,那就莫如死了为好”。

即使是非常悲观地看待人生的人,也不至于说出这种话来的。医务人员面对安然临终的病人,会特意用注射等手段,想方设法地延长患者的痛苦,哪怕是片刻也好。纵然这种近于拷打的行为是人的道德所允许的,但也说明我们是多么顽强地执着于生这个字啊!我终于不能怂恿她去死。

她的心胸已受到了病入膏肓的严重创伤,与此同时,这创伤也给她带来了一种普通人没有经历过的美妙回忆,使她面目生辉。

她愿意像珍视宝石一样,郑重其事地把这一美妙的回忆永远紧紧包藏在内心深处。不幸的是,这一美妙回忆就是使她遭受比死还痛苦的创伤。这二者犹如纸的正反两面一样不可分割。

我对她说:“请你在能医治一切的‘时间’的流逝中听其自然吧。”她叹口气说:这样的话,我那宝贵的记忆也要渐渐地剥落了。

公正的“时间”会从她手中夺走那至贵的宝贝,但也会使她的创伤渐渐痊愈。它让炽烈的生的喜悦像梦一般朦胧,同时,它也是毫不松懈地排除随同喜悦而来的活生生的痛苦的

手段。

我想,即使打消她心中植根于恋爱的炽烈记忆,也要让“时间”抹掉从她的创伤处滴出来的鲜血。因为我认为“不管怎么平庸,活下去总比死好”,是适合她的情况的。

我这个一贯笃信死比生可贵的人所表示的希望和进言,终究无法超越那充满不愉快的生。而且这种做法明白无误地证明了我具体行动上是一个凡庸的自然主义者,我至今还在用半信半疑的眼光凝视着自己的内心深处。

九

我在高中求学的时候,同一位叫 O 的朋友^①交往比较密切。我那时没有很多的朋友,所以同 O 的往来自然频繁。我大概一星期去看他一次。有一年的暑假,我每天都到他租住公寓的真砂町去,邀他同往大川游泳场。

O 是东北地方的人,所以,嘴上的功夫同我们不一样,显得钝而慢,令人感到他的谈吐同他的气质真是像极了。我记得曾同他有过许多次争论,但始终没有看到他脸上出现过生气或激动的神情。光从这一点来说,他就是值得我尊敬的长者。

他的气概豁达大度,他的脑袋也比我大得多。他时常独

① O 指太田达人,岩手县人,第一高中毕业后进东京帝国大学物理系。1913 年后,在库页岛任中学校长。

自思索着一些我当时想都不曾想到的问题。他一开始就志愿学理科,但他却很喜欢读哲学方面的书。我现在还记得当时曾向他借过一本斯宾塞的《第一原理》。

在一碧如洗的秋高气爽的日子里,我俩经常联袂外出,一面闲聊一面信步而行。这时候,常常看到越过墙头、伸向街路的树枝上已泛黄色的小树叶,虽说一丝风都没有,它们却在簌簌地向下飞落。他偶然看到这种景象,曾低声叫到:“啊,我有所悟了。”我只觉得清空的秋色里运动的东西是多么美,所以他这蕴涵着某种哲理的言语,就像什么秘密符谶,把不寻常的响声传入了我的耳朵。“有所悟这玩意儿真是奇妙哪。”接着,他用平时那种慢吞吞的语调,自言自语似地作了说明。我听后,还是接不上话茬。

他是一个穷苦学生,在大观音^①附近租房住,自己烧饭吃。那时候他留我吃饭时,寒酸的饭桌上只能端上一碟烤大马哈鱼干。有时候去买点煮豆来代替粘糕,两人把包食物的竹叶打开就下筷了。

大学一毕业没过多久,他去了外地的中学任教。我为他感到惋惜。但是不了解他的大学老师为何会认为这对他是非常恰当的呢。他本人当然是毫无怨言。几年之后,他接受为期三年的合同,应聘去中国的某个学校任教。任期结束回来后,他立刻担任了国内某中学校长,由秋田迁居横手,现在在库页岛任校长。他去年有事到京城,顺便来看看我这个阔别

① 大观音是指东京市文京区蓬莱町光源寺内的观音像。

已久的朋友。我从传话的仆人手中接过他的名片，立即迈步朝会客室走去，像往常一样，比客人早一步入座。他顺着走廊来到房门外，一眼看到我端坐在坐垫上，立即嚷道：“你真会装模作样啊！”

当时也不知怎么搞的，他的话还没说完，我就脱口而出地答了句：“嗯。”我这种招呼不啻是在肯定对方的指责完全正确，而这样的回答怎么会如此自然、如此顺口、如此不费事地由我嘴里轻捷随便地滑出来的呢？看来，我当时的心境一定是完全透明的。

十

O 同我面对面坐下，我们先相互端详对方的脸。我看到他脸上还有昔日的遗痕，就像令人怀恋的旧梦留下的纪念，但又仿佛旧情被朦朦胧胧地揉进了新的气氛中，显得晦暗而迷离。我俩已不可能抗拒可畏的“时间”的威力而复返故态，现在，两人只好去回顾自分别以来到今日相见为止这一段时期里的奇妙经历。

O 从前有着红如苹果的脸颊，比常人大一倍的圆眼睛以及胖乎乎的像女子模样的脸庞。现在看来，他还是一个红脸颊、大眼睛、脸盘儿丰满的人，但是毕竟和从前不尽相同了。

我让他看我嘴上的胡子和鬓角。他也抚摩着自己的头让我看。我的鬓毛已经发白，他的头也已经谢顶了。

“人要去了库页岛，大概也就走到头了吧。”我揶揄地说。

他听后答道：“是啊。”接着谈了各种各样有关库页岛那边的情况，都是我前所未闻的事。不过，内容我现在已经全忘了，只记得一点——那里的夏天真是好极了。

我们阔别好几年后的头一次一起上街。他在礼服上套了一件宽袖的而显得轻飘飘的和服外衣。上了电车后，他一手抓着吊环，一手从衣袋里掏出一包用手绢扎好的东西给我看。我便问：“是什么呀？”他答道：“栗子馅包子。”这栗子馅包子是刚才在我家里时作为点心招待他的。不知他是什么时候包到手绢里去的，不免有些吃惊。

“你把那栗子馅包子带出来了？”

“好像是的吧。”

他的腔调仿佛在表示“真是少见多怪”，随即把这包子放回衣袋里。

当晚，我们去帝国剧场。我手中的两张票上写明由北边的入口进场，但我搞错了，竟往南边的入口转去。他便提醒我说：“不是那个入口。”我停步想了想，说：“真的。应该是在库页岛那个方向才对呀。”便折回指定的入口。

他一开始就说对帝国剧场很熟悉。但是吃过晚饭，要回到原来的座位上去时，他也像许多人一样，把二楼和一楼的入口搞错了，令我解颐。

他常常从衣袋里掏出金丝边眼镜，不时看看手中的说明书，又若无其事地照样戴着那眼镜望着远处的舞台。

“你这是老花镜吧？戴着它能看清远处？”

“嗯，家——普——岛——”

我一点也不明白这“家普岛”是什么意思。他便告诉我：这是中国话，是“差——不——多”。

我们当晚回去时，他在电车里同我告别，然后径自往又远又冷的日本北部的边缘地区去了。

我每次想起他，就会想到他的名字——达人。我觉得这个名字真是上帝特意替他起的，同时自然想到这位达人就在冰天雪地日本领土的最北端担任着中学校长。

十一

某夫人向我介绍一个女人。

“她想请您看一看她写的东西。”

听夫人这句话，使我的脑海里不禁想了许多事。迄今为止，曾有不少人到我这儿来，要我看看他们写的东西。其中还不乏长篇，稿子足有一二寸厚。只要时间允许，我是尽可能读的。我的想法很单纯，认为只要读过，也就完成受托的任务而心安理得了。不料对方往往接着就要我帮忙求报社、杂志社发表。看来，这些人中有不少人是以求人看看为手段达到获得稿费的目的。我便渐渐不愿真心实意地去看陌生人写的难读的东西了。

当然，同当老师的时候相比，我现在的的时间无疑是有些弹性的。不过，我一着手自己的事，脑子里就不大能顾及别的事了。连我凭着一股热情而说定替人看的稿子，有时也无法兑现。

我把我的想法如实地讲给那位夫人听。夫人充分理解我这番话的意思就回去了。被介绍来见我的女子走进我的会客室，坐在坐垫上的时候，是那位夫人走后没多久。我的视线越过玻璃窗，望着马上就要下起凄凉的冷雨的昏暗天空，对那女子说：

“这事可不是社交。如果你我之间光谈些好听的，那就永远不可能得到启发，也不可能有所受益。你要是不下决心直言，一切就等于零。你只有毫不掩饰地把一切向我公开，我才能看清你实际上站在何处、面向哪一方，届时我才能指导你。也可以这么说，我这种指导资格也是你给我的。因此，我若有所问，你肚子里确有所答的话，那就决不允许沉默不语。你要是顾虑自己这样答会被人笑话会丢丑，有失体统而惹人生气，于是只想把自己的原形抹得面目全非给对方看的话，我再怎么急不可耐地要使你得到好处，也只能是无的放矢。”

“这是我向你提出的要求。当然，我也决不隐瞒我这方面的情况。赤诚相见之外，我没有教你的途径。所以，当我的考虑出现什么漏洞，而这漏洞又被你识破的话，那就意味着我的弱点被你捏住了，那就一切宣告失败。认为只有求教者才有推心置腹的义务，显然是错误的。教人者也应该以赤诚示人。双方都要抛开社交的习气，肝胆相照。

所以，我此后读了你的东西，也许会很不客气地提出相当尖锐的批评，你可不能生气。因为，我并不是为了要伤害你的情感才这么做的。而你呢，若是有不理解的地方，请你只管刨根问底地询问。你是为了理解我的观点而质询，我决不会不

高兴。”

“总而言之，我们这种做法是和那些以维持现状为目的、以表面圆滑为主的社交根本不同的。你明白了吗？”

女子表示“明白了”之后，回家去了。

十二

有人找上门来要我题字写诗，并且没等我同意，就把诗笺和绢寄来了。起先，我不忍看来人因热望落空而扫兴，所以尽管我觉得我的字实在蹩脚，还是按对方要求写了。但是后来我意识到，这样的好意看来难以继续下去，我便渐渐地不随便答应众多的相求者了。

我有时候甚至想：所有的人无非是为了天天丢丑而生于斯世的，所以把蹩脚的字送人的做法，只要不管三七二十一地想干，也不是不能干的。不过，不舒服时，很忙时，或者我不想干这种应酬事的时候，依旧不断地要我写这写那，实在让我为难透了。我同这些人中的好多人都不认识，所以他们根本不考虑我把他们寄来的笺纸、绢再寄回去要耗费我多大工夫。

其中有一个人特别叫我感到不快，他姓岩崎，住在播州的坂越^①。我记得，此人在几年前经常写明信片来向我索要俳句，我每次都按他的要求写了寄去。后来，他又寄给我一只薄薄的方形小邮包。我连拆邮包都嫌麻烦，便原封未动地丢在

① 指当时的兵库县赤穗郡坂越村。

书房里。女仆打扫房间时，就把它夹在书与书之间了。这邮包也就这么颇体面地不见踪影了。

在这小邮包寄到之前或之后，我收到过名古屋寄来的罐装茶叶。而我一点也不明白这是谁、为了什么寄给我的。我不客气地把茶叶沏着喝了。没过多久，这个坂越人来信催我把《富士登山图》寄回去。我觉得自己根本没有收到过他这样的东西，也就不予理睬。然而，他再三再四地催我归还《富士登山图》，简直没完没了，我终于怀疑他的神经是否正常了。“很可能是个疯子。”我心里这样盘算，决定对他的催促置之不理。

又过了两三个月，我记得是在夏初季节。那天，我坐在杂乱不堪的书房里，觉得憋闷得难受，便一个人慢慢地把东西整理整理。我在整理书籍时，把那些随手掇在一起的字典和参考书一本一本本地分开，重新放好。想不到那个坂越人寄给我的小邮包在这时出现了。我看到眼前这件早已被我忘掉的东西时，也十分吃惊，赶紧解开来查看，只见里面是一张叠得很小的画。看到它就是《富士登山图》时，我又大吃一惊。

邮包里还附着一封信，信上的话是向我索求画赞，还写着“另寄茶叶为礼”。我见状，越发吃惊了。

其实那时候，我实在没有写什么《富士登山图》画赞的勇气。我的情绪离题字这一类事相距太远，根本没有思考如何写好和此图协调的俳句的时间。我感到胆怯，便写了一封谦虚恭谨的信，为自己的怠慢深致歉意，接着，感谢他寄送了茶叶。最后，我把《富士登山图》包好，寄回给他。

十三

我以为这事就此了结，从此便不再把坂越的人的事挂在心上。可是这回他又寄来了诗笺，这次是要我题写有关义士^①的词章。我回信表示“改日写好”，不料，后来一直无暇顾及，终于被搁置起来了，看来此人很会纠缠，他决不善罢甘休，开始了没完没了的催促。每星期或每两星期准催一次，每次都是写明信片，开头总是那句“拜启，谨请原谅……”渐渐地，我看到他寄来的明信片就感到不快。

与此同时，他的催促出现了我始所未料的奇妙特点。起初居然把这样的话写上了：不是给你寄过茶叶了吗？对此，我没有答理。他后来竟说：把那茶叶还给我。还茶叶倒是容易的，但我嫌麻烦，很想这样回复他：你若是来东京取，我当即还你。可我觉得这样写信给他，似乎有损我的人格，便耐着性子只好作罢了。对方见我没有回音，催得更凶了，说什么：不还茶叶也行，那茶叶作价一元，就把钱寄来好啦。这个人渐渐地惹我冒火了。最后，我终于克制不住自己，写信对他说：茶叶已经泡茶喝了，诗笺也找不到了，今后你不必再徒劳写明信片来了。我心里为遭遇到这种事感到异常地恼火。因为我觉得这个坂越人竟把我逼到可怕的地步，使我不得不使用非绅士

① 指赤穗义士的事。1703年1月，有47名武士为主人浅野长矩报仇，袭击了江户本所松坂町的吉良义央住宅。这些武士又被称为赤穗义士。

阶层的语言讲话。我想到自己不得不因为这种人去忍受品格和人格的堕落，这实在是太可悲了。

但是这坂越人却满不在乎。他又写明信片来，说道：茶叶已经喝了，诗笺也找不到了……这种讲法太那个了吧……而开头依然按老规矩写着：拜启，谨请原谅……

这时候，我决心不再理他。不过，我的决心丝毫没能改变他的态度。他照旧不停地催问，竟然说道：若能再替我写一次，我当再寄上茶叶，怎么样？后来又说：看在义士的份上，也该写一写吧。

我正纳闷为什么明信片有一阵不寄来了，他却改寄信了。当然，信封是用区公所使用的那种极便宜的灰色货，而且故意不贴邮票。他不在信封背面写上自己的姓名就寄出来，因此，我曾两度付出加倍的邮资。最后，我把他的姓名和住址告诉了邮差，让邮差原封不动地把信退回去。也许是因为他因此而白白花了六分钱^①吧，这才丢掉了催我的念头。

但是过了两个月光景，快过年了，他给我寄来一枚普通的贺年片。这事倒叫我有点感动，便在诗笺上题了字后寄给他了。但他并不因此而感到满足，竟不断写信来，说是“诗笺被折坏了，被弄脏了”，三番五次地求我重写。现在，也就是今年正月初七初八，又寄来了求索信：“谨请原谅……”

我有生以来还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人。

① 当时的信资是三分钱。

十四

最近,我比较详细地听到从前有个窃贼潜入我家的事。

那时,我的两个姐姐^①,还没有出嫁,所以论年代,大概是在我出生前后的那段时期吧。反正,当时正是流行“勤王”、“佐幕”这类叫得震天响的语言。

一天夜里,大姐半夜里起来小便后去洗手。她开了便门,看见在狭窄的中院的一角,那株快要压住院墙的古梅树的根部突然一亮。姐姐根本无暇好好思量,立即关上了便门,门关上后,她站在那里琢磨着方才出现在眼前的奇怪亮光。

曾铭刻在我幼小心坎上的这位姐姐的面孔,一回忆,就总是立刻活生生地浮现在我眼前。不过,姐姐留给我的幻象已是出嫁染黑了牙齿^②的形象,所以姐姐当时站在廊子上那副有所思虑的少女形象,我现在颇难通过想象描绘出来。

宽宽的前额,显得稍黑的皮肤,小巧却轮廓分明的鼻子,大子一般人的双眼皮大眼睛,外加阿泽这么个优雅的名字——我只能把这些情况综合在一起,想象着姐姐当时的形象。

她站在那里思考了一会儿,立刻想到莫非着火了?她不免担忧起来。于是,她下决心又打开小小的便门向外张望,说

① 夏目漱石的两个异母姐姐。

② 当时日本习俗。妇女出嫁后把牙齿染黑。

时迟那时快，只见一把光闪闪的出鞘刀从黑暗中嗖地朝方形的小门里杀来。姐姐吓了一跳，身子向后退缩。据说就在这一瞬间，手提孔明灯的蒙面人，手持出鞘的刀，由便门进入里面。听说强盗有八名之多。

他们胁迫我的父亲，说并不是为了杀人而来的，只要老老实实，不会加害，可是得借点钱作军费。父亲一口拒绝。但是强盗无论如何不答应，说：先前到路口上的小仓酒馆去过了，说你这儿有，所以才来的。你隐瞒也无济于事，我们就是不走。父亲无奈只好拿出几个金币放在强盗面前。强盗大概是嫌数目太少吧，依然赖着不肯走。于是一直躺着的母亲善意地提醒父亲：“就把你钱包里的钱给他们一了百了算了。”据说父亲的钱包里大概有五十两。强盗走后父亲大大发火申斥母亲：“真是个多嘴多舌的女人。”

发生了这件事后，家中决定采取在柱子上挖个洞藏匿金银的好办法。但是后来家中既没有什么钱财可藏匿，身着黑色夜行服的强盗也没有再来，所以我长大之后，根本不知道哪根柱子是挖了洞的。

据说强盗离去时曾夸奖地说：“这家人家门户真是严紧。”第二天之后，可以见到那个替强盗指点这家门户严紧的小仓酒馆的半兵卫头上有好几处伤。据说这是因为每表示一次“没有钱”，强盗就嚷着“不可能”而用刀尖往半兵卫头上戳戳点点造成的。但是半兵卫始终坚持着不改口，说道：“我这里实在没钱。后面夏目家很有钱，你们上那儿去吧。”结果是他家一文钱也没损失。

这件事,我是从妻子那儿听来的。妻子又是听我哥哥闲聊时说的。

十五

去年十一月,我在学习院演讲^①过之后,收到送来的一个写有“薄酬”字样的纸包。纸包外扎有送礼品才用的漂亮纸绳。我解开包一看,里面是两张五元的钞票。我本想把这钱赠给我的熟人——一位平生困顿的艺术家,便静静地盼他到来。但是这位艺术家到来之前,由于应该捐助的需要,我把这两张钞票花了。

一言蔽之,这钱对我决不会是无用的。按世俗的看法,无不认为这钱我花得实实在在心安理得。但是,从我竟然想把它送人这一主观思想来看,这钱上又不带着足以使人心安理得值得珍视的东西。按我的心情坦率地说,这种谢礼倒是不接受更叫我感到畅快。

在畔柳芥舟^②君为樗牛^③会的演讲事宜而来的时候,我作为话题谈了这件事,并谈了一通理由。

“那次我并不是去出卖劳力的。我诚心诚意地应命演讲,对方也只需以领情相报就行了。如果事先考虑到付酬,应

① 指1914年11月25日所作的《我的个人主义》的演讲。

② 畔柳都太郎,是夏目漱石在第一高级中学任教时的同事。

③ 评论家高山樗牛(1871—1902)死后,由姊崎嘲风、川临风、畔柳芥舟等人在1903年12月发起成立的团体。

该一开始就来人或者以别的方法说清楚具体数目。”

这时 K 君显出一副“不能同意”的神情，他回答说：

“不过，该怎么说呢？这十元钱并不意味着买了你的劳力，也可以看作是一种向你致谢的手段呀。不能这么认为吗？”

“如果是物品，也可以断然作此解释。不幸的是这谢礼乃是日常买卖东西用的钞票，所以，哪一种解释都讲得通的。”

“既然都讲得通，选择一个善意的解释不是挺好么？”

我也觉得他说得挺有道理。但我却回答：

“你当然知道，我是靠稿费生活的，当然谈不上什么富裕。但我好歹靠它维持到如今。所以，凡是不属于我职业范围之内的事，我总是想尽可能地替人做点好事。对方若理解我的好意，那就等于给了我最高的报酬。可是我收了金钱什么的，就会觉得那替人作点好事的可贵的余地——眼下，我的这种余地已经非常狭窄——受到了侵蚀。”

K 君听后，还是显出不能赞同的样子。我也坚持地说：

“要是去请岩崎^①或三井^②那样的大富豪演讲，事后是送十元钱去呢，还是登门致谢一下就算完事呢？我想，恐怕不会送钱去的吧？”

“嗯。”K 君就说了这一个字，没有明确的回答。我却还

① 当时日本的两大财阀。

② 当时日本的两大财阀。

有些言犹未尽：

“也许是我过于自负了，尽管我同三井、岩崎家不能相比，但我自信，我肯定比普通学生有钱得多。”

“这是当然啦。”K君表示首肯。

“要是给岩崎和三井送十元钱的报酬是失礼的话，那么，送十元钱的报酬给我也应该是失礼的吧？如这十元钱会给我的物质生活带来巨大的裨益，那是应该从另外的意义上来看这个问题的，但我现在甚至要把它送给别人——可见这十元钱对我眼下的经济生活来说，几乎没有什么明显的影响。”

“容我好好想想。”K君说过这话后，嘻嘻笑着回去了。

十六

走下屋前的缓坡，是一条差不多一丈宽的小河，河上架着桥。在桥对岸的左侧，有一家小小的理发铺。我在这家铺子只理过一次发。

理发铺平时总挂着细白布的窗帘，从马路上看不到玻璃窗里面的情况，因此，在我踏进铺子的堂屋坐在镜子前的座位上之前，根本不知道理发铺的老板是什么样儿的。

老板见我走进铺子，立即把手中的报纸一丢，和我打招呼。这时候，我简直敢肯定：我是在什么地方见过他的。所以，我等到他转到我身后喀嚓喀嚓响起剪子声开始理发的时候，便把话题引向这方面。果然不出所料，他曾在寺町的邮局旁开过铺子，他那时同现在一样，也是以经营理发店为生。

“我曾受到高田^①老爷的很多照应。”

我听了大吃一惊，因为这个高田乃是我的姐夫。

“哦？你认识高田？”

“何止认识！他一直带着夸赞的口气‘阿德、阿德’地叫我呢。”

像他这样的手艺人，能有这样的谈吐，毋宁说是很知礼的了。

“高田也去世了。”我这么一说，他立刻大吃一惊地“啊”了一声，接着说：“真是一位令人尊敬的老爷啊。太可惜了。他是什么时候去世的？”

“唔，也就是最近吧。到今天，整两个星期。”

于是，他向我谈起了种种有关我这位已故姐夫的往事。在结束的时候他说：“先生，想起来，日子也过得真快呀。我觉得这些都是昨天的事，想不到已经快三十年了。”

“哦，那时候您住在求友亭^②的胡同里吧……”“唔，是一所两层楼的房子吧。”老板补充道：

“对，是两层楼的房子。搬去住的时候，来祝贺的人多得数不清，热闹极了。你知道后来的情况吗？我是指迁到行愿寺之后的情况……”听了他的询问，我也答不上来。因为这些陈年旧事实在隔得太久，我也忘了。

“现在，那行愿寺内大概有了很大的变化吧。我后来也

① 指高田庄吉，是夏目漱石的二姐夫（同父异母的姐姐）。

② 求友亭是一所高级饭店，坐落在旧牛込区通寺町。

没再进去过，因为没有什么事要去办。”

“还谈什么变化不变化！喏，现在面目全非了，全是招妓的下处。”

我每次走过肴町，总看到通往行愿寺那条路的拐角一家袜子铺的小胡同口处，杂乱无章地挂着许多方形的檐灯。我没有什么兴趣数共有多少盏灯，所以老板说的那种情况，我是不曾留意过的。

“怪不得，从路上就能看到什么怜香馆^①一类的招牌哪。”

“唔，有好多这样的招牌哪。当然，想想是该大变啊。已经快三十年了嘛。先生你也一定知道，那个时候，寺里只有一处冶游处，叫做‘东家’。它恰好位于高田老爷家的正对面吧，那‘东家’门口的灯笼就垂在眼前……”

十七

说起这“东家”，我还记得很清楚。他同姐夫家门对门，所以两家的关系就成了：每次出出进进的时候，一旦照面，总要互相寒暄的。

当时，我的二哥^②住在姐夫家，成天东游西荡。这位二哥是个浪荡子，他有一个坏习气——经常把家中的字画或刀剑之类的东西偷出去，仨瓜俩枣钱就卖掉。当时我并不清楚他

①· 原文是“谁之袖”。此词出于《古今集》一首名歌中的“不羨艳色只怜香，何人挈袖拂梅花”。写不知谁的袖子拂掉了旅馆门前的梅花花瓣，清香扑鼻。

② 指荣之助(1858—1887)。

为什么跑到姐夫家来混日子,不过现在想来,也许他是干了这类事而被赶出家门的。除了这个二哥外,那时还有一个叫阿庄的人,也无所事事地住在姐夫家,也是我的姨表兄。

这些人总是聚集在一起,睡睡躺躺,坐在廊子上瞎聊,信口开河地乱说一气。而对面艺妓馆的竹格子窗户里时常会向他们发出“你们好”的招呼声。他们像是一心等待着这句话似的,嚷嚷着什么“请来一下,这儿有好东西”,招呼艺妓出来。艺妓在白天是大有富余时间的,所以三次中总会有一次高高兴兴地应邀出来玩的。

那时候我已经十七八岁了吧,以为这是和那些下流人打交道,即使我在场,我也不言不语地退避到一旁去。不过有一次事出偶然,我也曾同他们一起去艺妓馆里玩过纸牌。由于赌输的人必须请客,我吃过不少别人买回来的寿司^①和点心。

大概过了一个星期吧,我的这位东游西荡的哥哥又带着我去那艺妓馆里玩。这一次,恰巧那位阿庄也在场,于是谈得非常起劲。这时候名叫小松的年轻艺妓看着我的脸,说道:“再来玩一次纸牌吧。”我穿着小仓布做的裤裙,一副拘谨的样子,但怀里一分钱也没有。

“不来,我没有钱。”

“没关系,我有。”

她当时好像患着眼疾,只见她说话时,总是用漂亮的衬衣

① 寿司,把米饭先用醋和盐调味,然后再拌上或卷上鱼肉、青菜或紫菜等而制成的食品,可音译成“四喜饭”。

袖子揉擦她那微微发红的双眼皮。

后来，我在姐夫家听说“阿作跟着一位体面的客人从良了”。姐夫家的人提起她时，总叫她“阿作、阿作”，而不称“小松”。我听到这一消息时，心里想：恐怕再也遇不到阿作了。

但是，在过了相当长的时候之后，有一次我同前面谈到过的那位达人一起去芝地寺院内的劝工场^①时，竟在那遇见了阿作。我这时已是一身学生装束；她也变了，是一副贵妇人的模样，身旁还有一位先生同行……

理发铺老板说出的“东家”这一妓馆的名称，导致我眼前立刻浮现出这些埋在我心中的旧事。

“你知道当时住在那儿的那位阿作吗？”我问老板。

“不光是知道。她还是我的侄女哪。”

“是吗？”

我大吃一惊。

“那她现在在哪儿呀？”

“老爷，阿作已经去世了。”

“什么时候的事？”

“什么时候？已经成了陈年旧事了。那年，她是二十三岁。”

“哦！”

“是死在海参崴的。她的丈夫是和领事馆有关系的人，

^① 其组织结构和性质同劝业场相同。

就和她丈夫一起去了。去了没多久就死了。”

我回家后坐在玻璃窗户里，觉得现在只剩自己和那个理发铺老板还没有死了。

十八

一位青年女子进了我的会客室后问道：“我周围总是不能收拾得整整齐齐，真不知如何是好。您说该怎么办？”

我想到她现在客居在一位亲戚家中，亲戚家很小，又有孩子吵闹，所以我回答得很干脆：

“我看你可以找一家清静的人家租房住下。”

“哦，不，我不是说房子的事，是我的脑子里乱糟糟的，真伤脑筋。”

我意识到我误解了她的话，但我仍不明白她的意思，便请她说得稍微具体一点。

“外界的东西不论什么都往我头脑里钻，但是怎么也不能同我心里的中心结合在一起。”

“你所说的这心里的中心究竟是什么呢？”

“是什么？是笔直的直线。”

由此我知道她热衷于数学。不过，这“心里的中心是直线”究竟是什么意思，我当然一点也不懂。而且，所谓“中心”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我也弄不清楚。她这么对我说：

“大凡物体，不是都有一个中心吗？”

“这当然是指肉眼可以看到、用尺可以衡量的东西而言。

心里面也有形吗？既然有，那就请你把这个所谓中心的东西拿出来给我看看。”

她不说能否拿出来，只是时而向庭院望望，时而把两手在膝上擦擦。

“这所谓的直线，是你的一种比喻吧？如果是比喻那么说圆的或方的，不都一样吗？”

“也许是这么回事。不过，在形或色变化的过程中，总会有什么东西一点儿也不变的。”

“如果变化的东西同不变化的东西是两码事，那么心就该有两部分了，这能行吗？看来应该是：变化的东西就是那肯定不变化的东西。”

我对她这么说。把问题又拉回到原来的基点上了。

“一切外界的东西反映到头脑里来，头脑就能立即秩序井然地将它们归纳得有条不紊的人，恐怕是没有的。恕我失礼，从你的年龄、受过的教育和学问来看，你还不可能把事情处理得那么干净利索。如果不是这种意思，你想不凭借学问的力量就使思想彻底地条理井然，你来我这也是毫无收获的，应该到和尚那里去才对。”

于是，她望着我的脸，说道：

“我第一次拜见先生时，就觉得先生的心在这一方面具备着胜过常人的完善功能。”

“根本没这么回事。”

“不过，我是这么看的。我甚至深信先生连内脏的位置都能调节。”

“要是内脏都能如此随心所欲地调节，我就永远不会这样病不离身了。”

“我倒是没什么病。”这时，她突然说到了她自身。

“这就证明你比我伟大。”我也答了一句。

她离开坐垫，说了句“请多保重身体”后，回去了。

十九

我的旧居在马场下町，从现在住的地方再往里走四五百米。马场下这个町其实只能算个驿站，我从小就觉得它凄凉零落。本来，马场下的意思是指高田的马场之下，因此，看江户城地图的话，它肯定是一个位于红线^①边缘的地方。

即使如此，狭小的町内大概有三四所四面皆壁的库房式房子。顺坡路而上，右侧的近江屋传兵卫药材铺就是其中之一。从这里再下坡，下到底处有一家很大的店号为小仓的酒铺。当然，这酒铺不是那种库房式的房子。不过，这酒铺颇有来历，当年堀部安兵卫在高田的马场攻打敌人时，曾顺便到这儿来用量酒的升喝过酒。我从小就听到这种说法，但始终没有见过安兵卫的嘴沾过那收藏在那酒铺里的量酒的升。不过，我倒是时常听见她家姑娘阿北唱谣曲。那时候我年纪还小，也不懂她唱得是好是坏，只知道走出我家的门厅，站在通

① 江户时代，江户城地图画上红线表明红线之内为江户府内，红线之外为江户府外归郡管辖的地方。

往大门外的铺路石上而要往街上走去的时候，总能清晰地听到阿北的歌声。春天的下午，我总是茫然地靠在我家库房的白墙上一动不动，在明媚的春光里，精神恍恍惚惚之中像听又像没听地听阿北小姐练唱。所以，我也就不知不觉地记下了“旅人要穿竹叶衣”^①之类的唱词。

此外，还有一家卖木工工具和器具木柄的铺子和一家铁匠作坊。稍往八幡坂方向走走，还有一个菜市场，一大块水泥地，上有屋顶。家中的人把市场老板叫做“批发商仙太郎”。听说仙太郎同我的父亲好歹是远亲关系，但是说到交往，简直等于零，无非是在路上相遇时，能互道一声“天气真好”而已。我还记得听人讲过这仙太郎的独生女儿同说书先生真龙斋贞水相好，两个人难割难舍，要死要活，以至成了轰动一时的新闻，弄得满城风雨。不过具体情况，我现在一点印象也没有了。对我这个小孩子来说，相比之下，还是这样的场面有趣得多——仙太郎坐在高台上，手持笔和账本，威风凛凛地嚷道：“嗨，好东西！你要多少？”台下是人头济济。接着，会有二三十只手在台下一起高高举起，都朝着仙太郎老板的方向，像吵架似地用行话高喊：“六！”“五！”于是，姜啦、茄子啦、南瓜啦，经过他们那一双双骨节粗大而粗糙的手，一一搬运到什么地方去了，看着这种场面也觉得很有气势。

不论在什么偏僻的乡村，总能容易看得到豆腐铺子。本

① 这是歌舞伎剧目之一的《化缘簿》开篇第一句唱词。旅人要穿竹叶衣，是为了防止露水弄湿了身子。

街的这种豆腐铺一定挂着熏透了油味的绳帘，从门口流走的下水道的流水干净得简直可以流到京都去。顺着豆腐铺一拐弯，可以看到五十来米的前方有一个不太高的西闲寺寺门。漆成红色的门的后面是茂密的竹丛，由于遮得十分严密，所以从街上完全看不到门里面有什么。不过门里深处早晚传来的做佛事的钟声，至今仍在我的耳边回响。尤其是从多雾的秋季到朔风呼啸的冬季，这西闲寺的钟声，总是好像把什么使我的心为之悲怆的某种冰冷冷的东西敲打进我的心里一般，使幼年的我心情十分凄凉。

二十

我朦胧地记得，这升豆腐铺的近邻是一家说书场。也许是我觉得在这种偏僻的小地方不可能有什么游乐场所的想法给我的记忆蒙上了薄薄的轻纱吧，以致每想起这一情况，我总会产生一种奇异的感觉，与此同时，我就会瞪着颇觉不可思议的眼睛，回顾我那遥远的过去。

这家说书场的老板是本街的消防队队长，时常套一条藏青色棉布做的兜肚，上身穿一件印有名号的红条子短褂，脚上蹬着草屐之类的鞋子，常常在街上露面。他有一个女儿，名叫阿藤。我还记得家里的人总是把她的姿色挂在嘴边谈论。后来，她招了一个人赘女婿，而这位人赘女婿竟是个蓄有小胡髭的漂亮男子，所以我颇为之吃惊。阿藤也为得了这么个不同凡响的人赘女婿而得意洋洋，但是后来一打听，据说此人是在

哪个区政府里当秘书。

他到她家来入赘的时候，说书场早已关门，成了歇业户。而我是在那所房子的檐下还凄凉地挂着微微发黑的招牌时，就经常向母亲讨了钱来此听书了。记得说书先生的名字叫田边南麟。奇怪的是，除了这位田边南麟之外，再没有别人来这个书场说过书。

这位先生的家在哪里虽然不清楚，但是现在从他彼时到此说书时，一路上道路修得整齐，建筑物配套齐全来看，无疑不是一般的小户人家。加之听客老是十五至二十人，所以再怎么竭力想象，也觉得是梦境。那段不同寻常的说白——“喂，喂，大姐……八桥闻声，回过头来问是怎么回事时，刀光一闪顿时杀到眼前……”^①这很有魅力的台词，究竟是我当时从南麟那儿听熟的呢，还是后来从滑稽故事演员仿效说书先生的说书中听得的呢？这两者现在已混在一起，记不真切了。

当时，由我家到名副其实的町里去的话，必须通过没有人家的茶园林、竹林以及长长的田间小路。真要点什么东西的话，照例要到神乐坂才行，因此我经常在这些地方进进出出，已经习以为常，当然不感到怎么困难了。不过，走上矢来坂、通过藩主酒井家^②的消防瞭望楼而进入往寺町去的那条长五六百米的羊肠小道时，一路始终十分昏暗，天空发灰，即使在白天也是阴森森的。

① 这是取材于江户时代佐野的农民左卫门杀死吉原的妓女八桥的事件而改编的说书台本中的台词。

② 藩主酒井的宅邸。

土堤上足有两三抱粗的不计其数的大树，一字摆开，树与树之间是高大的竹丛，整天不见天日。能见到阳光的时间，一天之中也就只有一刻吧。若想到工商业区去而穿着晴天用的短齿木屐出发的话，肯定会寸步难行而倒大霉。那里的霜融化时，要比下雨飘雪还要可怕，我对这一点有很深的印象。

看来，在如此偏僻的地方也有发生火灾的危险，所以在本街的拐角上矗着高高的消防瞭望台，上面也照旧吊着老式的报警钟。这些情景使我时常缅怀起往昔。报警钟下面的小饭馆自然而然的也在我眼前浮现出来；酱油炖肉的热气和香味同烟气一起从绳帘的缝隙中飘到街上来，融入黄昏时的暮霭中。其中的情趣，令我永远难忘。正冈子规在世时，我曾经作过这样的诗句：“冬树高挺傍警钟。”这诗就是为纪念那报警钟而做的。

二十一

我记得我家的环境的确充溢着这种乡土气息，而且有一种轻微的寒酸感还留在我的记忆中的什么地方。所以，当我不久前听到至今健在的哥哥谈及家中的几位姐姐当年去看戏的情景时，颇感到吃惊，难道家中从前有过那么体面的日子？想到这一点，我只觉得自己像在做梦。

那时候，戏馆都集中在猿若町^①一带。在电车、洋车都有

① 在台东区浅草，天保改革时，江户市内的戏馆集中在这一带。

的年代，从高田的马场下出发，要在早晨赶到浅草的观音寺，并不容易。她们都得半夜起来作好准备。由于路上不太平，为了有备无患，据说一定要带一个男仆。

她们从筑土下行，由柿木横町去卸货码头，坐上早已向船主定好的带篷的船。我可以想象得出她们是如何怀着热望、悠哉游哉地从炮兵工厂通过御茶水^①，不停地划至柳桥，而且她们的行程决不可能到此结束，所以回想起昔日那些不受时间限制的情景，尤其令我神往。

据说船进入大川^②，逆行通过吾妻桥，到达今户的有明楼^③附近。她们在此上岸，走到戏馆前的茶室，然后进入戏馆，这才好不容易地坐在特设席上了。所谓特设席，就是指池座后面略高一些的观众席。这是一个可以使她们的衣着、容貌、发饰容易惹人注目的好地方，所以爱时髦的观众都竞相争抢这里的席位。

幕间休息时，演员的随从前来引路，邀她们去后台玩。于是她们跟在这个上身穿着有花纹的皱绸衣服、下身穿裤裙的随从后面，进入田之助^④或纳升^⑤等受她们崇拜的演员的屋里，请他们在扇子上作画什么的，然后出来。她们以此为荣。而这些荣耀当然得用金钱才能买到手。

① 东京都千代田区北部的地区名。

② 即现在的隅田川。

③ 有明楼是名胜之一，在隅田公园的浅草一侧。

④ 即泽村田之助，歌舞伎演员。

⑤ 即泽村纳升，歌舞伎演员。

回去时,她们乘上原来的船,由原路划至卸货码头。男仆说着“失迎了”,又点着灯笼来迎候。若用现在的钟点来衡量到家的时间,大概是零点左右。所以说,她们要半夜出发、半夜回家,才能看一次戏。

我听到这么奢华的旧事,简直怀疑这是不是真的发生在我家里的事。我总觉得这是在讲述某地富商巨贾家的历史。

当然,我家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户人家,无非是不得不同官府打交道神气活现的行政区代表之类的乡镇士绅阶层。据我所知,我的父亲是一个秃顶的老头子,据说他年轻时曾学过一中节^①,还给相好的艺妓送过足够成摞的皱绸被褥^②,在青山有田地,听说靠这些田地里收的米,就够家中人吃的。我听现今仍然健在的三哥说,当时的舂米声终日可闻。我记得,那时町里的人们都把我家呼做“门厅、门厅”^③,但是我不理解这是什么意思,现在想想,也许是这种设有威严的门厅,门厅下又有铺板^④的房子,在町内只有我们这一家的缘故。踏着铺板走上来,是挂有狼牙棒、钩竿、叉子^⑤以及陈旧了的马上灯笼^⑥的地方——这些旧时器物,我至今记忆犹新。

① 说唱曲艺净琉璃的一种。

② 这是吉原等冶游处的习俗,嫖客向相好的妓女赠送新的被褥,摆在门厅处。

③ 江户时代,只有管理行政的乡绅家才可建造门厅。

④ 原文是“式台”。指正门口迎送客人的地方,设有铺板,比正门口低下一级。

⑤ 这是江户时代捕犯人用的三种武器。

⑥ 一种长柄灯笼,乘在马上时可插在腰间。

二十二

这两三年来，我平时每年要病一场，而躺倒在床之后，大概要耗去一个月的时间，才能下床。

说起我这个病，总是胃不舒服，必要的话，除了绝食疗法别无办法。这不是因为必须遵守医生所嘱，而是疾病本身使我不得不绝食。所以从发病到渐次恢复健康的那段时期，我的身体瘦弱不堪，弱不禁风。竟要一个多月的时间才能恢复，主要也是这种衰弱造成的。

我起居自如后，带黑框的印刷品常常摆在我的桌上。我像一个对命运只好示以苦笑的人，戴着礼帽出席葬礼，乘人力车赶往追悼场所。死者中虽然大都为老头儿、老太太，但也夹杂着比我年轻、平时总以壮实自诩的人。

我回到家中，在桌子前坐下，觉得人的生死真是不可思议。我觉得奇怪：多病的我，怎么还活着？我思索着：那人为什么比我先死？

从我的情况来说，沉溺于这种默想毋宁说是必然的现象。不过，作为一个常常忘却自己的地位、身体、才能等等所有涉及自身存在的人，我又时常是在“我没有死是理所当然的事”中度过的。甚至在念经或焚香的时刻，我也时常会觉得“我这个形骸在已死的人之后仍然留在世上，这一点也不奇怪”。

有人曾经对我说过这样的话：“我觉得别人的死似乎是

当然的事，唯有自己的死是不可想象的。”我曾问一位上过战场的人：“你看到队里的人那么接二连三地死去，但心里仍认为唯有自己是不会死的吗？”他答道：“是的，大概死之前总以为自己不会死的吧。”后来，我记得对一位大学理科方面的人问及乘飞机的问题时，我俩之间有过这样的一段问答：

“要是经常那么失事、死人的话，后来乘飞机的人要害怕了吧。他们会觉得这一次大概要轮到我了。是不是这样？”

“但是我看不是这样。”

“为什么？”

“说起为什么来嘛，我看很可能是受完全相反的心理状态支配的。当事人还是会认为：别人坠机丧命了，我该没有什么危险了。”

我大概是这种人的心情，所以也显得泰然处之。应该说，这一说法也有其道理，因为死之前谁都是活着的。

奇怪的是，我卧病在床的时候，几乎没有带黑框的通知送来。去年秋季，也是在病愈之后，就去参加的三四起葬礼。这三四个人中，有一位就是社里的佐藤君。我不禁回想起在一次宴席上，佐藤君手持社里给的银制酒杯向我敬酒的事。他当时表演的莫名其妙的舞蹈，我至今记得还很清楚。我去参加了这位精力特别充沛的人的葬礼，所以心里老是想：他死了，我还活着，这并没有什么不可思议的。不过有时候也想，心里也滋生出一种“自己还活在世上好像是不自然”的情绪。进而怀疑，会不会是命运在故意作弄我？

二十三

在我现在的居处附近,有一个名叫喜久井町的街道。因为这是我的出生之地,所以要比别人更熟悉这里一些。但是在我离家四处漂泊之后回来时,发现这喜久井町扩大了许多,不知不觉之中已经扩大到根来^①这块地方。

也许是因为我和此地渊源很深,从小就听熟了这个地名的缘故吧,这个镇名一点也不能诱发我缅怀往日的情思。不过当我用手支着下巴在书房里独坐,让心像顺流而下的船一样自由漂流时,便时常联想到喜久井町这四个字,心情在此暂时低徊于往事。

在东京尚称江户的遥远往昔,可能并没有这么个町。至少可以肯定,它是在我父亲手中诞生的,具体的年代已不可考,也许是在江户改称东京的时候,也许还要晚一些。

我听说,由于我家的家徽是井字形花纹上画着菊花,因此就以菊花加井来命名这个地方,这就成了喜久井町^②。我记不清这是听父亲说的呢,还是别人告诉我的,反正这个说法至今仍留在我的耳际。在地方行政首脑死去之后,父亲一时成了一区之长,所以父亲是可能有这种职权上的自由的。不过现在再来想想父亲的这种骄矜的虚荣心,我心里的不快情绪

① 即现在的新宿区弁天町。

② 在日语里,“菊”同“喜久”发音相同。

早已不在，只想报以微笑而已。

父亲还以自己“夏目”这个姓命名一条从我家门前往南去时非登不可的长长坡路。可惜它不像喜久井町那么有名，只是一条通常的坡路而已。但是不久前，有人按图索骥地来这一带调查地名，说是有一个夏目坡。据此推测，父亲当年起的这个名称也许至今还没有湮灭。

我回到早稻田居住，是在我离开东京好几年之后的事了。我把家搬到现在的住处之前，也不知是为了找到了合适的房子呢，还是因为远足回来顺路的关系，我偶然走到了阔别已久的旧居附近。其实，我从大门外看到了二楼的旧瓦，就知道旧居依然存在。这次我就这么走过去了。

移居早稻田之后，我再次从旧居的大门前走过。由门外看，我总觉得旧居依然没有什么变化，不过门上倒是挂有我始料不及的“旅社”的招牌。我想看看昔日的早稻田田园，但是这里早就变成市街了。我想看一眼根来的茶田和竹丛，但是到处都找不到它们的痕迹，我只好估计大概在那儿，至于估计得对不对，那就不得而知了。

我茫然而立，心里在想：为什么只有我的老家还像陈旧的残骸那样存在着呢？我希望它能够尽快崩溃。

时间就是力量。去年我往高田方向散步时，无意中顺路从那儿走过，我看到故居被拆得干干净净，这一地点正在盖一所新的旅社，旁边还盖起了当铺，当铺前还立起了围栏，里面栽了些庭园里可见的花木。三棵松树被剪得面目全非，简直像畸形儿一样。但是我总觉得好像在哪儿见过它们。心想：

从前的那句诗“松影参差，月夜之下有三株”，也许就是描写这松树的吧。我这么一路想着回到了家中。

二十四

“在那个地方长大，太太平平直到今天。”

“啊，总算是太太平平地过来了。”

我们所用的这个“太太平平”一词，意思是说没有滋生出男女之间的那种恋情波澜，这是指恋情遭到干涉，但是我这爱盘根究底的心用这么一句简单的答话是满足不了的。

“人们常说，在点心铺做事，即使非常爱吃甜食的人也会对点心感到腻味。秋分时节在家中看看室外的胡枝子不就一清二楚了吗？眼睛所见全是胡枝子，这就不免令人面露烦腻的神色了。你的情况也该属于这一类吧？”

“好像不尽如此。总而言之，我在二十岁以前是并不在意的。”

从这一意义上来说，他是个出色的男子。

“即使你不在意，对方不一定也不在乎吧。在这样的情况下，对方一定要来约你，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事。”

“现在回头想想，时常会有所悟——难怪她当时会那么说那么做，许许多多的事猜个正着也不是没有的！”

“你当时完全没有留意到？”

“唔，是的。后来有一件事我也留意到了，但是我的心无论如何不能被对方拉过去呀。”

我想,话大概是谈到这里为止了。我俩面前摆着新年的餐桌。来客滴酒不饮,我也几乎没摸一下酒杯,所以根本没有敬酒碰杯。

“您就这么生活过来的?”我边喝汤边问了这么一句。结果是来客突然对我说出这样一番话来:

“早在我给人当雇工的时候,就同一个女人来往了两年。当然,她已经不是姑娘了。不过她现在也已经去世了,是上吊死的,当时才十九岁。我有十天没有见到她,她竟然离开了人世。她伺候着两个老爷。这两个老爷意气用事,争着要出钱赎她出来,两人去笼络老鸨,要挟女子跟自己而不许跟对方走……”

“您没有去搭救她吗?”

“我当时是个年幼无知的小学徒,实在无能为力呀。”

“但是这位艺妓为你而死了,是不是?”

“这……也许是她不能同时归属两个老爷……不过,我同她之间确实约定过无论如何也不变心。”

“可见,是您间接地要了她的命呢。”

“也许是这么回事吧。”

“您晚上睡不好觉了吧?”

“睡得很不好。”

元旦这天,我的会客室宾客不断,第二天却静得近于寂寞了。在这寂寞的新春期间,我听着这位来贺年的客人讲述这一令人不胜同情的故事。来客是一个认真朴实的人,所以谈话之间措词朴素,根本没有艳词谰语。

二十五

这还是我住在千駄木时候的事，所以按年数而论，可算是相当遥远的旧事了。

一天，我从切通坡方向散步回来，没有走本乡四丁目拐角这条路，而是从眼前另一条小路向北拐去。当时，这个拐角上有一条牛肉铺，铺子旁边一直挂着块标明是曲艺场的招牌。

那天下着雨，我打着雨伞，这是一把八根骨子的绿褐色大布伞，伞顶处漏下来的水滴顺着木质伞柄，自然而然地渐渐濡湿了我的手。这条小路上的行人很少，雨水仿佛把泥水全部冲刷掉了似的，屐齿上几乎不沾有什么污物。然而仰头望望，一片灰暗；俯首看看，一片寂寥。也许是经常走的关系吧，我的周围没有一样惹我注目的东西。我的心情同这天气及周围的气氛很协调。我总感到胸中积郁着一块令我不快的腐蚀着我心的东西。我表情抑郁地在雨中茫然地走着。

我来到日荫町的曲艺场前，忽然遇上一辆带篷的人力车。我同人力车之间没有任何遮挡，所以从远处就看到车里坐着一个女人。当时还没有赛璐珞之类的车窗，因此我从远处就能望见车上那女子白皙的脸。

我觉得这张白脸非常美。我在雨中走着，目不转睛地盯着她。与此同时，我估计她是个艺妓的想法，仿佛确实在我心中发生了作用。当车子距我两三米的时候，我忽然看到车中的美人向我恭恭敬敬地致意，车子随之从我身边通过。在看

到这伴着微笑向我打招呼的人,我立刻就知道她原来是大家楠绪^①。

大概是过了好几天之后吧,我又同她见面了。楠绪对我说:“那天失礼了。”

我听了之后,心怎么想就怎么说:“说实在的,我还以为是何方的美人,心想大概是一位艺妓吧。”

楠绪当时是怎么回答的,我记不真切了。不过她确实一点也没有因此而脸红。后来也没有不愉快的神情。我想,她大概是完全理解我的话了。

过了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后。一天,楠绪特意到早稻田来拜访我。很不巧,我当时正在同妻子吵架。我一脸怒气地坐在书房里没有动。

楠绪同我妻子谈了十分钟左右便回去了。

这天就这么过去了,不久我就去西片町向她致歉。

“老实说,那天正赶上我和妻子吵架,我妻子也一定没有好脸色吧,我再一脸不高兴地出现在你眼前,实在有失体统,所以有意躲起来了。”

至于楠绪听后是怎么回答的,由于时隔太久,我现在竭力追忆也没法想起来,已经沉淀于记忆底层了。

我接到楠绪去世的讣闻是在我患肠胃病住院的时候。我还记得有电话来征求我的意见,说可不可以治丧公告里列

^① 大家楠绪(1875—1910),日本小说家、诗人。夏目漱石的朋友大家保治的夫人。

上我的名字。我在医院里为悼念楠绪而作了首挽俳：“菊花有几多？尽数投棺中。”后来，有一个俳句爱好者酷爱这首俳句，特意来央求我为他写在诗笺上去——这事距今也有很久了。

二十六

我不明白，阿益何以落魄到如此地步。我认识的阿益是个邮差。阿益的弟弟阿庄也把家产糟蹋光，跑到我这儿当食客，不过社会地位要比阿益高。阿庄总爱这么说：“我小时候在本町的药品店沙丁鱼号当学徒时，横滨的西洋人很喜欢我，要带我到外国去，但我拒绝了。现在想来真是遗憾哪。”

这两个人都是我的表兄，所以阿益为了看看他兄弟，也为了向我父亲表示敬意，大概每月要到牛込区深处的我家走一趟，来时总带着袋装的薄脆饼干之类的简单礼品。

阿益当时好像在芝的郊外或品川一带安了家。他过着无牵无挂的生活，所以每次来到我家，总要住几天。有时想立即回去，我的几个哥哥便围上来吓唬他：“不能放你走。”

当时我的二哥和三哥还在南校^①求学。这南校的位置相当于现在的高等商业学校^②，由南校毕业后，就有人开成学校即今天的大学的资格了。两个哥哥一到晚上，便在门厅处摆

① 东京大学的前身。1871 年曾称南校。

② 一桥大学的前身，当时坐落在神田区一桥通町。

好桐木桌子,预习第二天的功课。当时的预习,同现在的学生们的做法可大不一样,要把古德里奇^①所著的什么《英国史》一节一节地读过,并把书面朝下合在桌子上,口里背诵方才读过的章节。

这种预习完事后,会渐渐觉得很需要阿益了。阿庄也会在不知不觉中出现眼前。我的大哥^②情绪好的时候,也特意从里面到门厅来。于是大家在一起,开始逗弄阿益了。

“阿益你也给洋人送过信的吧?”

“那是我的差事,不乐意也得干,当然送过的。”

“阿益,你也能讲英语吗?”

“要是会讲英语,我也就不用干那低三下四的差事了。”

“但是,你总得大声喊叫什么‘有信’之类的话吧?”

“这个嘛,用日语就行了。外国人现在也懂日语。”

“哦,那么对方也说些什么?”

“当然说的。那位叫什么贝罗利的夫人就用日语向我打招呼:‘太感谢您了。’”

大家把阿益逗到这一步,都忍俊不禁了。接着又重复地问道:“阿益那位夫人是怎么说的?”想让这令人发笑的话题经久不衰。阿益最后也苦笑笑,不再重复那句“太感谢您了”。于是有人提出:“阿益,那么你讲讲‘原野孤杉’吧。”

① 古德里奇(1793—1860),美国作家,以笔名彼特·派列发表地理、历史、传记、科学等方面的少年儿童读物。所著《世界史》是明治时代的日本学生的普及读物。

② 夏目大一(1856—1887)。

“我会讲也不能这样说讲就讲啊。”

“唔，那有什么不行呢？你讲讲吧……终于来到原野孤杉处……”

阿益依然嘻嘻笑着，没有讲。我终于没能听到阿益讲的“原野孤杉”。现在看来，那大概是什么说书节目或言情故事中的一节吧。

我长大成人后，没见阿益再到我家来过。他大概是死了，如果还活着，总该有什么消息的。不过，即使死了，我也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死的。

二十七

我对戏剧这玩意儿没多大兴趣，旧剧^①更不懂。这大概是由于我不了解演艺在发展进化的历史过程中所形成的一些程式，因此我对舞台演出上所展开的特定世界就缺乏共鸣的能力了。但不仅如此。我看旧剧时，感到最可怪的现象就是演员既自然又不自然地在台上晃晃悠悠地走步。这是理所当然地引起我对那种坐不像坐、站不像站的不宁情绪。

但当舞台上出现孩子之类的角色，以高八度的嗓音道出令人怜悯的故事时，连我也会不知不觉的眼泪汪汪了。于是我随即后悔不已：啊，我受骗了！我想，我怎么会轻易落泪呢。

“不管怎么说，想到是受骗而淌泪，我心里很不快。”我对

① 即歌舞伎。话剧则称为新剧。

某人这么说。对方是一位爱好戏剧的人，他提醒我：“那恐怕才是先生的正常面目吧。而平时故作矜持，忍泪不弹，这不反而是你的矫情的表现吗？”

对于他的话我不能接受，便从各个方面来论说，想使对方理解，就在这个过程中，话题不知不觉地转移到绘画方面去了。这个汉子谈到他非常喜爱、不久前作为参考品在美术协会^①展出的皇室珍品——若冲的画^②，而他写的有关评论文章将在某杂志上刊出。我对那群鸡的图很不感兴趣，所以两个人这时又发生了性质与戏剧问题类似的争论。

“你根本没有资格论画。”我终于很不客气地申斥他了。于是，这句话导致他谈了一番艺术一元论的观点。他的主张简言之无非是这样一种道理：一切艺术产生于同一源泉，所以一旦理解了其中的一种，其他当然能自通了。在座者之中确有不少人同意他的观点。

“那么，会写小说的人，柔道自然也会高明的啰？”我半开玩笑地说。

“柔道并不是艺术呀！”对方笑着答道。

艺术不是从平等观起步发展的。即使从那里起步，进入差别观之后才开花结实，所以，追本溯源的话，绘画、雕刻和文章就根本不存在了。既然如此，哪里还有共同之处呢？即使有，也没有现实意义，因为不可能找出彼此互通的具体东西。

① 1887年把878年创立的龙池会改为日本美术协会，此后，每年春秋两季在上野公园举办展览会。

② 若冲，即伊藤若冲。这里提到的“若冲的画”，是指他的《群鸡图》。

这是我当时所持的论点，而这种论点也决不是全面的。我本来有以进一步采集对方的论点，作出更周全的余地。

然而，当时有一位在座者突然引用了我的论点驳难对方，我也觉得再说就过于啰嗦，就置之不理了。不过这位代替我说话的人醉意颇浓，只听他不住地辨析着艺术是怎么回事，文艺是怎么回事，很不得要领，甚至措辞都带着点醉态。先前觉得事情颇有趣而为之解颐的人们，这时也终于默不作声了。

“行，那就出去绝交吧，怎么样？”醉汉征求对方的意见，但是那位对手没有动，于是事情就这么不了了之。

这是今年元旦发生的事。这醉汉后来还时常来我这，不过他绝口没提那次吵架的事。

二十八

某人看到我家的猫，问我：“这猫是第几代啦？”我脱口而出答道：“是第二代。”后来一想，第二代已经过去了，这只猫是第三代。

第一代那只猫虽然没有留下来，但从某种意义来说它是人所共知的了。与之相反，第二代那只猫竟是那么短命，连主人都把它忘了。不清楚它是由谁、从哪儿弄来的，但我现在还记得：当时它娇小玲珑，可以抓起夹放在手掌上，而且还在手掌上爬来爬去。不料有一天早晨，仆人拾掇床铺时不慎把这只可怜的小动物踩死了。当时听得“咕——”的一声呻吟，立即把它从被褥下拖出来，想方设法抢救，但是已经不济事了。

过了一两天，它终于死去。打那以后来的才是现在这只浑身乌黑的猫。

我对于这只猫，谈不上喜欢也谈不上讨厌。它也只是在家中东游西荡，从来没有要特意靠近我表现出亲昵一番。

有一次，它钻进厨房的厨子里，因此掉进锅里。这锅里盛满了芝麻油，所以它全身像涂了一层发蜡，变得油亮油亮的。它这油光光的身体睡在我的稿纸上，油渗到纸上，使我倒了大霉。

去年，在我病倒之前不久，它突然得了皮肤病，脸部到额头的毫毛渐渐脱落。它用爪子不住地挠，脸上的疮痂簌簌地往下掉，露出鲜红的肉。一天吃饭时，我看到它这种难看的样子不禁有些生气。

“啊，这疮痂飞落得到处都是，传染给孩子可不行！趁早带它去医院治一治。”

我虽然对仆人这么说，心里却想：照这种情况看，恐怕难以治好。我从前认识一个洋人，他从一位伯爵处得来条好狗，钟爱异常，但是不知什么原因，这狗患了这种皮肤病，他不忍心看着它受罪，就央求医生把狗杀了。这件事，到现在我还记得很清楚。

“用三氯甲烷什么的把它药死，反而能使它解脱痛苦。”

这句话，我已经重复了三四次了，不料，猫的病情不曾被我言中，我自己却一下子病倒了。在这段时期里，我始终没机会看到它。也许是因为我被自己的病所缠吧，已经顾不上想它的病怎样怎样了。

进入十月，我总算能起床了。于是，我照例去看那只黑猫。说来真不可思议，它那又丑又红的皮肤上已长出了和早先一样的黑毛。

“啊，皮肤病好啦？”

因为病后无聊，我的眼睛常常注视着它。随着我的身体渐渐康复，它身上的毛也日益变厚了。完全恢复正常时，它比以前更胖了。

我试着把自己的患病过程同它的患病过程作了比较，总感到其中潜伏着某种因缘。但我随即又觉得太荒唐，不禁微笑。猫呢，它只是“咪呦、咪呦”地叫，至于它是什么心情我就根本无从得知了。

二十九

我是父母在进入暮年时生下来的所谓“老末”。母亲生的时候曾说过，年纪这么大了还怀孕，真是难为情之类的话，至今还有人常常提起。

看来不光是因为这层原因，反正在我出生后不久，我的双亲就把我送到乡下老家去了。我的记忆里根本不存在这么一个乡下老家，但是长大成人后一打听才知道，原来是靠买卖旧器具为生的贫困夫妇。

这夫妇把我和废旧货一起装在小小的筐箩中，每晚在四谷大街的夜摊上摆出来。有一天晚上，我的姐姐因事顺便从夜摊路过时发现了，她大概可怜我吧，把我揣在怀里带回家

了。据说当天夜晚我怎么也睡不着，整整哭闹了一夜，姐姐为此受到了父亲的严厉训斥。我不知道我什么时候从乡下老家领回来的，但不久又被送到某人家当了养子^①。我记得这是我四岁时的事情。我在那里长到八九岁，开始懂事了。这时养父养母发生了不寻常的纠纷，致使我再次回到自己的家中。

从浅草搬家到牛込，我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回到了家中，我依旧把自己的双亲还像以前那样当成祖父母。照旧极其自然地称他俩“爷爷、奶奶”。他俩大概觉得一下子改正往日的习惯很别扭吧，所以听我那么称呼也没有什么不愉快的表现。

我不像一般的老末那样深得双亲的钟爱。这是多种原因造成的，比如因为我生性倔强，或者因为我长久远离双亲。至今我还有这样的印象：父亲对待我的态度可以说是苛刻的。不过也不知为什么，当时从浅草搬家到牛込的时候，我是非常高兴的。而我的这种喜悦之情表现的极为明显，谁都能一眼看出来。

我那时真糊涂，一直把自己的亲生父母当作了祖父母，空过了那么久。问我具体有多长时间，我可实在无法回答。不过有天夜晚发生这样一件事——

我一个人在房间里睡觉，听得枕旁有人轻声地叫我的名字。我惊醒了，但见周围一片漆黑，所以颇难判断是谁蹲在我的枕边。我当时还是个孩子，便静听对方听些什么。听着听着，我听出对方是家中的女仆。这女仆在黑暗里对我耳语似

① 夏日漱石在1896年当了盐原昌之助的养子。

地说道：

“你心目中的爷爷奶奶，其实是你的亲生父母啊。先前，我曾听得两个人在私下里议论说：很可能是因为这个关系在作祟，他才如此喜欢这们这个家庭啊，真是妙不可言呀！所以我偷偷来告诉你。你千万不要对别人讲呀，明白吗？”

当时，我只答了句：“我决不对别人说。”但我心里感到高兴极了。不过这种喜悦并不是有人把事实真相告诉了我，而仅仅是由于女仆对我如此亲热的原因。不可思议的是，我把这位使我感到异常喜悦的女仆的名字和面貌都忘却了。而我所记得的，就是她的那种亲切劲儿。

三十

我在书房里这么坐着时，来客见我多半会问：“病已经完全好了吗？”我屡次听到这样的询问，又屡次不知如何回答好。最后，我只好反反复复这么答：“唔，好歹还活着。”这句话不啻成了我的变相寒暄用语了。

好歹还活着——我有很长一段时间常常是把这句话挂在嘴边。不过每次使用这句话时，我的心绪总是那么不宁，所以自己也不打算再这么说了，但是除此而外也很难找到可以用来表明我的健康状况的适当词汇。

一天，T君光临。我和他谈及此事，说道：既不能说好了，也不能说病没好，不知该怎么作答才好。T君听后，立即告诉我这么答复：

“那就别说病好了。唔，说是常常犯。就说：哦，旧病还在继续。”

听到这继续一词，我感到获益匪浅。此后，我不再说什么“好歹还活着”，而改说“病还在继续”。而碰到需对这“继续”作一番注解时，是免不了把欧洲大乱扯在一起的。

“我同病魔的战争，就好比德国人同联盟军的战争。今天我同你这样相对而坐，这并不意味着天下太平了，所以得进入战壕，密切监视病情的发展。我的身体就好比是乱世，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发生什么变乱了。”

有人听了我的说明后，感到很有趣而哈哈大笑。有人则默不做声，还有人显出了怜悯的神情。

客人回去后，我又想到继续之中的东西，恐怕不光是我的病情吧。听了我的举例说明，觉得这是开玩笑而笑的人，不解其意而不做声的人，被同情感所驱使而感到怜悯的人——在这些人的内心深处，难道没有什么我不了解、连他们本人都没意识到的继续中的什么吗？要是这继续的什么一旦在震撼他们的心弦的巨大响声下破裂，他们究竟会作何感想？他们的记忆早就不再向他们说什么了吧，过去的主观感觉早已消失殆尽了。当这些不承认现在同从前、乃至同更远的从前有着某些因果关系的人们最后陷于这样的结果时，他们会作出怎样的解释呢？总而言之，我们不都是紧抱着自己在睡梦中制造出来的炸弹，无一例外地一边谈笑着一边朝着远处的葬身之地走去吗？只不过没人知道抱的是什么。别人不知道，本人也不知道，所以还以为是幸福呢。

当我意识到自己的病情还在继续，不禁联想到欧洲大战恐怕也是好几世纪以前继续下来的吧。不过它从哪里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又经过什么曲折而前进等等问题，我就一窍不通了。所以，看到那些不解“继续”这词的一般人，我反而羡慕不已。

三十一

我上小学的时候，同一个名叫阿喜^①的朋友很要好。阿喜当时住在中町的叔叔家里，离我家相当远，当然很难每天去见他。一般说来，我不大去找他，而是在家里等他。我一直不去看阿喜，阿喜也不会计较，准会上门来看我。来了之后，总是到借居在我家平房、以卖纸笔为生的阿松处落脚。

阿喜好像没有父母。不过我小时候一点也没因此而感到奇怪，恐怕问都不曾问过呢。所以阿喜为什么要到阿松处落脚，我当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直到很久以后我才听说，阿喜的父亲从前当过银座^②的什么官吏，因有伪造钱币的嫌疑而入狱，后来死在狱中。于是，他妻子把孩子阿喜送至婆家，自己改嫁，进了阿松的门。因此阿喜时常来看亲生母亲，这也是理所当然的。

我本来什么也不知道，听到这一情况后也没有特别的感

① 指桑原喜市，是夏日漱石在市谷小学时的好朋友。

② 即江户幕府的钱币铸造所。

情,当我同阿喜一起胡闹的时候,从来没有想到过他的这些境遇。

阿喜同我都很喜欢汉学,尽管不甚了了,却时常对某一文章大发议论很感有兴趣。他常常说出一些艰深的汉籍名字,也不知道他是从哪儿听来的还是查考来的,常常叫我为之吃惊。

有一天,他走进我的房间门厅里侧,从怀里拿出两卷书给我看。看上去好像是抄本,而且是用汉字写的。我从阿喜手中接过书,漫不经心地反复翻看着。老实说,那上面写的什么名堂,我是一点也不懂。不过阿喜并没有露骨地表现出“你懂吗?”的神态。

“这是太田南亩^①的手迹呀。我的朋友想卖,我便拿来给你看看,你买不?”

我并不知道这太田南亩是何许人也。

“这太田南亩,究竟是谁呀?”

“就是蜀山人^②,大名鼎鼎的蜀山人呀。”

我不学无术,从来没听说过蜀山人这个名字。不过听阿喜这么说,总觉得这书是什么珍本。

“要价多少?”我问道。

“说是想卖五毛钱。怎么样?”

我想了想,认定反正还还价准没错。

① 太田南亩(1749—1823),日本的曲艺人。

② 太田南亩的别号。

“要是两毛五分，我可以买下来。”

“那就两毛五吧，卖给你。”

阿喜这么说着，从我手中接过两毛五分钱，又不住地大谈这书的优点。我因为不懂其中的奥妙，所以不觉得有什么值得高兴的。使我感到很满足的是，反正没有吃亏。当晚，我把这《南亩莠言》^①——我记得好像是这个书名——放在桌子上后就去睡觉了。

三十二

第二天，阿喜又溜溜达达地来了。

“他说，你昨天买下那书的事……”

阿喜说着，看着我的脸，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我看了一眼桌上的书。

“是那书吗，那书怎么啦？”

“不瞒你说，那边的老头知道此事后，怒不可遏。求我无论如何把书要回来。我已把书卖给你了，当然不愿遵命，但又毫无办法，只好再来找你。”

“是来取书的吗？”

“谈不上是什么来取书，只是你不在意的话，是不是把书还给我。因为卖两毛五，毕竟太贱了呀。”

听了这最后一句话，我开始清清楚楚地意识到：在我买到

^① 是太田南亩的随笔集，1817年刊行问世。

了便宜货的满足感里朦朦胧胧地潜伏着不愉快的成分——一种因行为不善而引起的不愉快。我一方面为自己的狡狴而生气，另一方面又对阿喜同意以两毛五卖掉而生气。怎样才能使这两种愤怒同时平静下来呢？我满脸不愉快地沉默了一会儿。

对于我的这种心理状态，我现在通过对童年时代的回忆来剖析，所以能够较明确地描绘出来，但在当时，我是莫名其妙的。我那时除了愁眉苦脸，不可能出现别的感觉，因此更不用说阿喜了。毋庸置疑，他是决不可能理解的。也许这是应该放在括号里说的事。我到了这般年纪的今日，还时常会有这种现象发生呢！因此总要被人误解。

阿喜看看我的脸，说道：“两毛五分钱，实在是太贱了呀。”

我猛然拿起那放在桌上的书，伸到阿喜眼前。

“好吧，还给你。”

“实在对不起了。因为这毕竟不是安公的东西，没有办法。他把老头子房里的旧货偷偷地卖掉，说是弄点零花钱。”

我怒气冲冲，什么也没回答。阿喜从怀里掏出两毛五分钱放在我的面前，但我碰都不想碰。

“这钱我不想要了。”

“为什么？”

“不为什么也不要了。”

“是吗？你把书白白地还给对方，不是不值得吗？既然把书给他了，两毛五分钱就该收下。”

我忍无可忍了。

“书是我的！一旦由我买下了，当然就是我的东西，这不是非常清楚的事吗？”

“这是当然的。当然归当然，但是那边也实在难交代，所以……”

“所以我同意还给他呀！不过我不收书钱。”

“你别说这种莫名其妙的话，喏，请收下吧。”

“我奉送了。书当然是我的，既然想要，我就奉送了。既然奉送了，就把书拿去得了，这还不行吗？”

“是吗？那就这么办啦。”

阿喜终于光把书拿走了。我白白地损失了两毛五分的零花钱。

三十三

作为一个生活于世的人，我当然不能完全孤立地生存，有时会因为某些事情与人接触。对我这个不论怎么甘于生活恬淡的人来说，要想摆脱那些季节性的问候、商谈事情，甚至更复杂一些的交流，都是非常困难的。

我对于别人的言论和行为，为什么非得毫不怀疑地接受、非得从正面来理解不可呢？要是我不留意自己这种生性单纯的性格，大概常常会受莫名其妙的人物之骗的。结果当然被愚弄、被奚落。严重的时候，说不定自己当场承受令人难以忍受的侮辱。

于是，我一心认定别人是混迹江湖的骗子，一开始就不相

信对方的话,警惕别上当,有时光从反面去玩味对方的潜台词,并把它牢记在心,自己评价自己才够得上是聪明人,能从这种地方找到乐土吗?于是,我有时难免误解别人。更有甚者,我还不得不一开始就作好自己犯下了严重过错的假设。有时造成的必然结果是:如果不准备好一副厚脸皮以便侮辱无辜的他人,事情就很难办。

要是在这两种情况中选择一种作为我应持的态度,我心里便会产生另一种苦闷。我不愿意相信坏人,又想一点也不要伤着好人。于是我既不认为出现在我眼前的人都是坏人,也不认为都是好人。我的态度也只能按对方的具体情况而作出不同的变化以求适应。

我想,谁都需要这种变化,而且谁都在付之行动的吧。但是能否真正炉火纯青地掌握得恰到好处,不偏不倚地走在完全吻合对方实际表现的线路上呢?我常常被这一大疑问缠得不能脱身。

先撇开我的偏执不论,我有过以往屡次受人愚弄的痛苦记忆,同时我也好像有过很多这样的情况:故意不照表面现象来理解对方的言行,而是私下里悄悄地作着有损对方品行、有辱对方人格的解释。

我对待人的态度,首先来自我迄今为止的经验积累。其次取决于前后的关系和周围的实际情形。最后嘛,说来可能有点玄了,那就是上天赋予我的直感也起着相当的作用。于是,或我被对方瞧不起,或者我也瞧不起对方,偶尔也有给对方恰如其分的“待遇”的时候。

我迄今为止的所谓经验，貌似广褒，其实是相当狭窄。若把在社会的某一局部积累起来的经验用到社会的另一个局部去，多数根本无法通用。由于前后关联和周围情况本是千差万别的，其应用范围不仅受到限制，还必须对这种千差万别认真考虑才行，不然毫无用处。然而，思虑的时间和材料往往是得不到保证的。

因此，我时常是在不了解事实是否存在的情况下，以自己非常模糊的直感为主体来判断别人的。至于我的直感究竟可靠与否，我只能这么说，我往往得不到根据客观事实来核准情况的机会。我的疑虑始终像覆盖着的雾霭，使我的心处在痛苦之中。

要是世上真有全知全能的神，我就要跪倒在这神的面前，求神赐给我明察秋毫的直觉，求神把我从这样的苦闷中解脱出来。要不，就求神能赐福给我——让那些同我这个不开化者接触的人都变得玲珑剔透，使我能同他们气质吻合地相处。我觉得，自己现在是处在或者因愚昧而受人骗，或者因抱有很深的疑虑而容不得人的境地。我感到非常不安、不清晰和不愉快。人如果这样生活一世，该是多么不幸啊。

三十四

我在大学^①任教时曾经教过的某文学研究者跑来对我

① 即东京帝国大学。夏日漱石自1903年4月起，在该校任教过四年。

说：“听说先生最近在高等工业学校作过演讲。”我答道：“唔，做过的。”他告诉我：“好像什么都没听懂呢。”

迄今为止，我从来没在这方面替自己的演讲操过什么心，所以一听对方的话，颇感意外。

“你怎么知道的？”

对于我提的这个问题他作的说明是很简单的。不知是他的亲戚还是朋友，反正是一个同他有关系的某家的青年吧，正是那所学校的学生。这青年听了我那天的演讲，把听了之后的效果告诉他说“一点儿也不懂”。

“你究竟演讲了一些什么内容啊？”

我当即把演讲的大致内容向他复述了一遍。

“好像没有什么特别难懂的内容嘛，你说是不是？怎么会听不懂呢？”

“听不懂，反正是听不懂嘛。”

他回答得这么肯定，使我听了感到不胜诧异。不过，更强烈地震撼着我的，乃是“今后可以休矣”的后悔念头。说心里话，这所学校曾屡次请我去演讲，都被我拒绝了。所以，当我最后接受邀请时，心里是抱着这样的希望：无论如何也要努力使前来听演讲的人们获得一些相当的裨益才行。我的希望被他简简单单的一句话——“反正听不懂”——击得粉碎。由此看来，我不能不认为最近根本没有必要特意到高等工业学校去。

说起来，那已是一两年前的旧事了。去年秋天，我碍于情面，无论如何得去某学校作一次演讲，否则说不过去。当我去

了那里时，忽然想起前年那件使我很后悔的事。所以考虑到自己那时演讲^①题目有容易使年轻听众产生误解的内容，便在走下讲台时这么说道：

“我估计不会有大的误解，不过，诸位要是对我今天的演讲内容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欢迎到我家中来，我打算尽可能地解释得使诸位感到满意。”

我的这番话会引起怎样的反响，这是我当时很难预料得到的。过了四五天后，真有三个青年到我书房里来找我了，其中的两个人先打电话来问过我方便不方便。另一个人事先写了封恭恭敬敬的信来，预约了会面的时间。

我很愉快地接待了这几位青年，并询问了他们的来意。有一个人完全如我所料，是来就我的演讲内容提出询问的。另两个人却是我始料未及的，他们是来就他们的朋友对家庭应该采取的方针问题，征求我意见。也就是说，他们带来了摆在他们眼前的具体问题——怎样把我的意见有效地应用于现实社会。

我主观上认为，我是努力向他们三人谈了我该说的话，作了我该作的说明。我的看法事实上能使他们有多少获益呢？我也说不出结果会如何。但是我对此已感到满足了。这远比只反映“据说你的演讲很不好懂”感到满足了。

（这篇文章在报纸上刊出两三天后，我收到高等工业学校的学生给我寄来的四五封信。来信都是听过我那次演讲的

^① 指1914年11月在学习院作的演讲《我的个人主义》。

人，他们都是作为一种反证——否定我的文中谈到的令我深感失望的事实——给我写来的。所以来信都充盈着好意，根本没有向我提出类似“为什么要把某一个学生说的话立即断为全体听众的意见”的责问。因此我想在这里作一公开的补充说明：我为自己的不明深感歉意，与此同时，我向亲切地纠正了我的误解的人们表示由衷的感谢。）

三十五

我小时候经常到日本桥瓷器街的一家名叫伊势本的书场去听书。在现在的三越所在地对面，那时老是挂着白天说书节目的广告牌子，拐过这个街角，走不了二三十米远，右侧就有一个书场。

每到晚上，这个书场只演曲艺、杂耍之类的节目，所以除了白天，我是不进这个书场的。不过论次数，这倒是我去得最多的地方。当然，我家当时不在高田的马场下。纵然颇得地利之便，可我怎么会有那么多的时间去听书呢？至今想来仍不可思议。

这也许因为我是在回顾年代久远的往事吧，我的印象中，这个书场简直是一处陶冶来客高尚情操的地方。演坛的右侧圈出两个类似商店账桌围栏的地方，围栏里边设常年订座。然后是在演坛后面就是走廊，它前面还是庭园。庭园里的老梅树斜向伸到井口木框的上方。从廊道上可以给人以寥廓之感的太空正笼罩着空余的地面。向庭园的东面望去，可以看

到一所像是离开正室的客厅。

坐在常年订座席位的人们，是既有闲又有钱的人，所以无不穿戴着与其身份相应的讲究服饰，从衣袖里摸出小镊子，不时悠闲、耐心地拔着鼻毛。在这种晴朗的日子里，我的心情宛如黄莺飞到了庭园的老梅树上歌唱一样。

幕间休息时，卖茶的人带着盛点心的匣子来场内兜售，这是该书场的惯例。匣子呈浅浅的长方体，摆得非常好，有人想拿，伸手就拿到。点心的数目，我记得好像是一匣十个，吃的人自便，吃过后把该付的钱放在匣子里，这是约定俗成的规矩。我当时是以珍惜这种习俗的喜悦心情来看待它的，如今，无论到什么游乐场所，恐怕再也不可能体会到如此从容大度的气氛了。想到这一点，实在令人怀念不已。

我在这种典雅寂寥的气氛中，听各流各派的说书先生说着古老故事的书。内容都是古色古香的。其中有一位说书先生爱用一些奇妙的词汇：“嘶托托克”、“浓浓”、“滋滋”。据说他叫田边南龙，原来是在某个说书场门口管鞋子的^①，他的嘶托托克口头禅驰名远近，但无一人能理解它的涵义。看来他只是把它们作为一种形容军队威风凛凛的形容词来使用而已。

这位南龙早就去世了。当时的其他一些人也大多去世了。那里后来怎样了呢，我一无所知。在那些当时给我的生活带来快乐的人中，现在到底还有几个人活在世上，我完全不

① 来客进门时脱鞋。

得而知了。

然而在一次美音会^①的年终会上，一看那节目单，只见上面列有在吉原妓馆街的帮闲、茶房等待者的名字，其中有一个是我当时的朋友。我到新富座剧场去，看到了这个人，还听到了他的歌。他的面貌和歌喉同昔日完全一样，颇为吃惊。他说起书来，也同从前一样，没有进步，也没有退步。我可怕地意识到自己和自己周围的这种 20 世纪时代的急剧变化。我面对他而坐，沉浸在一种默想里，心中不断地把他和我作着比较。

他年轻时名琴凌，曾因宝井马琴的关系而在伊势本做南龙的前场侍者。

三十六

我的长兄在未人大学之前的开成学校求学时患了肺病，以致中途退学。他的年龄同我相差很多，所以我们两人之间，与其说是手足之情的关系，倒不如说是大人和小孩的关系给我留下的印象更深。尤其是他对我生气发火的时候，这种感觉强烈地刺激着我。

长兄有着白皙的肤色和挺拔的鼻梁，称得上很俊。不过他的脸相和神情生来就有些威严，一种不能随意亲近的气氛

① 是田中正平博士创办的演奏会，演奏的日本古典乐曲中吸收了西方音乐的优点。

在咄咄逼人。

长兄上学的那个时期，地方举荐人才入学的贡进士^①制度还照旧存在。一些不是当今的青年能够想象的风气在校内各处残存着。长兄曾告诉我，他收到过一个高年级学生写来的情书，这是个男学生，年龄好像要比我长兄大得多。长兄是在不时兴这种习俗的东京长大的，不知他最后是如何处置这封情书的。他曾告诉我，后来每次在学校的澡堂里遇见那个学生时，一定会引起极不愉快的想法。

他从学校毕业后，一本正经到了极点，总是板着面孔，所以父母对他也多少有点敬而远之。此外，也许是他有病的关系吧，时常脸色阴沉地闭门不出。

不久，他的脾气有所缓和，人也自然而然地变得和蔼了。他总爱穿一身进口的竖条纹棉布服，系一条窄幅的男式腰带，傍晚后出门。他时常把画满了紫色六角形图案的龟清^②团扇之类的东西丢弃在饭厅里。光这样还算好的呢，他居然坐到长火盆前，咿咿呀呀地吼叫，家里的人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反应。我当然也不当回事。在用假嗓子哼叫的同时，他又要划拳了。但是这项内容一定要有对手。他虽然不是每晚都要划拳，却总是热衷于此道，把笨拙的手抬起放下，怪模怪样地忙得不亦乐乎。划拳的对手主要由我的三哥担当。我不过是神情严肃地在一旁观看而已。

① 1870年，经地方诸藩选拔而送入大学的学生。

② 龟清是台东区柳桥的有名饭馆。

长兄后来终于死于肺病。我记得他好像是明治二十年时死的。等到葬仪、守灵都完事而进入最后料理阶段时，有一个女子找上门来了。三哥出去接待，女子便向三哥询问道：

“令兄去世之前，没有娶妻吧？”

长兄因为有病，一生没娶。

“没娶，直到最后，都是独自一人生活。”

“听您这么说，我总算放心了。像我这样的人，不嫁人是活不下去的，实在不得已呀……”

她获悉我的这位长兄埋骨在什么寺院后，就回去了。她是特意从甲州赶来的。我这时才第一次听说，她早在柳桥当艺妓的时候，就同我的长兄有来往了。

我时常闪过这样的念头：去见见她，谈谈有关长兄的事情。但是我想：一旦见面，想必她已成为老太婆，早已面目全非了吧。我又想：她的心恐怕也同她的脸一样布满皱纹而干透了吧。如果真是这样，她现在会晤我这个死者的弟弟，也许反而会使她悲不自胜呢。

三十七

我很想在这儿写些纪念母亲的东西，但是可惜，我对于母亲的情况了解很少，母亲没有给我留下什么过多的印象。

母亲名千枝。千枝这个词至今仍是我最感亲切的词汇之一。所以我有这样的感觉——千枝就是我母亲的名字而决不是别的女人的名字。幸好我也不曾遇到过除母亲之外也叫千

枝的女子。

母亲是在我十三四岁的时候去世的，但是我现在即使顺着记忆这条线走多远，眼前只会出现一个老妇人的形象。母亲是晚年生的我，所以我没能得到留下她那光彩照人的形象的特权。

我印象中的母亲，是老戴着一副大眼镜在做针线活儿。我记得那眼镜是老式的，铁制的镜架，镜片的直径有两寸以上。母亲戴着眼镜，不时把下颚低向领子盯着我看，我当时并不知道这是老花眼的特点，而只认作那是母亲的毛病。想到她这副眼镜的同时，总会联想到那一直是母亲背景的一两米宽的隔扇。我的眼前也会清晰地浮现出那挂着旧字画中，还有“生死事大 无常迅速”字样的拓片。

到了夏天，母亲老是穿一身没有花纹的藏青色薄罗衣，系一条狭窄的黑色缎带。说来很奇怪，一涉及我记忆中的母亲形象，脑际就会浮现出她在盛夏时节的这身装束。要是撇开母亲那没有花纹的藏青薄罗衣和狭窄的黑色缎带，那么留下的只有她的脸了。母亲曾经在廊檐的尽头处同我哥哥下棋，她和他下棋的这一图景，乃是她俩铭刻在我胸中唯一的纪念形象。而在这一图景中，她的形象也是穿着那身藏青薄罗衣，系着那条缎带的。

我从来没有去过母亲的老家，所以长期以来，我是在不知母亲由何处嫁过来的情况下长大的。我却没有一点要主动打听一下的好奇心理。因此在这件事上，我只是模模糊糊的。不过，母亲出生在四谷大番町这一点，我好像听人说过，我记

得曾经有人对我说过，母亲的娘家是开当铺的，仓库就有好几所。但我到了今天这把年纪，一次也没有去过那个叫大番町的地方，所以连这么一点细节也几乎忘光了。即使上面这些情况是事实，在我对母亲的怀念情景中，也决不会出现什么带库房的宅邸。大概它们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垮台了。

我还依稀记得有人说过我母亲在嫁给我父亲之前，曾在某诸侯府邸当过佣人。不过我不知道那诸侯府邸在何处，她在那里做佣人又做了多久。而且，我连那是什么性质的仆人不明白。对我来说，这情况宛如留下淡淡的香味而焚尽了的线香，是一种简直无从确认的事实。

不过我曾经在库房里看到过，彩色版画上画的诸侯府邸女仆穿的礼服那样华美图案的和服。用红绸子作里子的面料上，染满了樱花、梅花，许多地方有金线和银线的刺绣，这也许是当时的女礼服吧。但是母亲穿着它又是什么形象呢？不论我怎么努力想象，都无法浮现在眼前。我心目中的母亲形象，首先就是那老戴着大花镜的老妇人，其次是我曾看见的这件美丽的女礼服，后来被改制成了薄棉睡衣盖在家中病人的身上。

三十八

我记得，当我在大学里受教的一位西洋人教师离开日本时，我想赠物以作纪念，便去库房取出那只带有粉红色屈子的描金漆器的信件匣子，这件事距今也已相当久了。当时拿着匣子去父亲面前讨取的时候，我一点也不觉得什么，如今提起

笔来,不禁觉得这信件匣也同改成了薄棉睡衣的红绸里的女礼服一样,凝聚着母亲年轻时的风貌。据说父亲一生没有给母亲做过衣服。难道母亲的陪嫁很多,以至不需要父亲给她做什么衣服了?难道映在我心中的那件没有花纹的藏青薄罗衣和那条窄缎带,也是母亲出嫁时放在衣橱中带来的?我真想再看到母亲,亲口把种种事情问个清楚。

我调皮、倔强,完全不像别的家庭中老生子那样受到母亲的溺爱。不过全家就数母亲最疼爱我,她的那种强烈的温情感永远充溢在我对母亲的回忆中。即使把个人的爱憎之情撇开想一想,母亲也无疑是个典雅而亲切的女人。而且谁都能一眼看出,母亲比父亲聪明。连言行乖戾的哥哥也只敬畏母亲。

“母亲虽然什么也不说,却有一种可畏之处。”

我以为,哥哥对母亲下的这番评语,至今我还能从昏暗的内心深处准确无误地拉出来,然而它不过是些稍纵即逝的记忆片段而已。至于母亲的其他情况,对我说来都等于是梦。尽管我竭力搜罗母亲那断断续续在我脑际的形象,但是母亲的整体形象无论怎么也浮现不出来。而昔日那断断续续的印象,有一大半已经淡漠得无法准确地抓住。

有一次,我一个人跑到楼上睡午觉。

那时,我一睡午觉就被怪物所扰:我的拇指会越长越大,没有终止的时候;或者,我仰望着的天花板会慢慢地掉下来,压在我胸前;我睁开眼,见眼前的环境同平时一模一样,但是唯有身子部分被睡魔所擒,不论我怎么挣扎,手和脚都无法动

弹一下。事后想想,我也常常搞不清楚那究竟是在梦里还是并非梦里。而我这次独自午睡,也被这类怪物魇住了。

我也不清楚自己是何时何地犯下了罪过,反正我花了一笔不小的、却不属于我所有的钱。至于派什么用处、怎么花掉的等等,我也说不出名堂来。不过像我这么个孩子是无论如何还不清这笔债的,这就使我这个尚未见过世面的胆小孩子在午睡中十分痛苦。我终于大声呼喊楼下的母亲了。

紧靠楼梯那挂有“生死事大 无常迅速”的拓片——它总是同母亲的大花镜形影不离地出现在我的脑际。母亲听见喊声,立即跑上楼来。她站在那里望着我,我便把痛苦讲了出来,央求母亲替我想想办法。母亲听后微笑着安慰我:“你不用担心啦。不管多少,我替你还掉就是了。”我听了喜不自禁,于是安下心来,静静地入梦了。

这次发生的事究竟都是梦境呢,还是有一半是真的?我至今仍在怀疑。但是不论怎么说,我心里只认为:我实际上是向母亲大声呼救,而母亲也确实出现了并说了安慰我的话。我记得母亲当时的穿着,正与我平时所看到的一样,照旧是没有花纹的藏青薄罗衣,外系那条黑色的窄缎带。

三十九

今天是星期天,孩子们不上学,所以女仆也轻松了,比往常起得晚。而我起床时,已过了七点十五分。我洗漱之后,照例吃了烤面包、牛奶和半熟的鸡蛋。正想去厕所,却见掏粪的

来了,我便移步朝好久没去的后院走去。看到花匠在放东西的小屋里清理物件,火在擦起的废旧炭包下烧得正旺,周围有三个女孩在烤火取暖,显得非常快活。她们引起了我的注意。

“这样烤火,脸要被烤黑啦。”

我这么一说,年纪最小得女孩子答道:“没关系!”

我的视线越过石墙,看见远处屋瓦上的霜已融化,那瓦变湿了。我望了望映在旭日下的闪亮色彩后,又折回屋里。

一个亲戚的孩子正在准备整理打扫后的书房,我打算等他整理完再进去,便把桌子搬到廊道上,那里的阳光很好,我把身子靠在栏杆上,以手支颐地思索着,纹丝不动,让灵魂自由地驰骋一番。

风不时地轻轻吹动着盆栽九花兰的长叶子。庭园的树上不时传来黄莺很不熟练的鸣啭。天天坐在窗户里面的我,想着:“现在还是冬天,还是冬天”时,春天竟不知不觉地开始摇荡我的心了。

我在这里坐多久,冥思也不会结晶。想提笔写下来吧,又觉得要写的东西无穷无尽,写那个,还是写这个?无所适从的时候,又涌起不管写什么也都是不成器的东西的懒散想法。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过了一会儿,又滋生出以往写的东西全是没有意义的想法。于是,为什么写那种东西呢的矛盾心理开始嘲弄起自己来了。幸亏我的神经镇静。驾着这种嘲弄向高处的冥思领域飘摇而去,是我最大的愉快。我从云层上俯视自己的笨拙,忍俊不禁,我不过是个睡在摇篮里,在自己蔑视自己的气氛中飘荡的孩子。

我杂乱无章地写着别人的事和我自己的事。写别人的事情时,我只是注意尽可能不要给对方带来什么麻烦。写我自己的事情时,我反而能在比较自由的气氛中呼吸。不过即使如此我还是达不到脱俗的境界。虽然我没有以欺世盗名来自我炫耀的想法,但我终于没有披露自己那些更卑劣、更丑恶、更有失体统的缺点。有人曾经这么说过:不论你如何顺着圣奥古斯丁^①的忏悔、卢梭^②的忏悔、德·昆西^③的忏悔去竭力探寻,真正的事实绝非人力所能讲述得出来的。何况我写的东西还不是忏悔呢!我的罪孽——要是可以称之为罪孽的话——大概就在于我光注意从明亮处表现吧。这会给有的人带来不快的感受,但是我自己正骑在这种不快上,环视着人类而微笑。我也用同样的视线纵观迄今为止写了那么些无聊文章的自己,怀着自己仿佛成了别人似的感觉,脸上也现着微笑。

黄莺还在庭园里不时鸣啭。春风时常像有所醒悟似的摇曳着九花兰的叶子。猫歪着脑袋晒太阳,让它那不知在何处被咬痛了的太阳穴冲着日光,暖洋洋地打瞌睡。先前在庭园里吵吵闹闹地放气球玩的孩子们,这时一起去看电影了。家

① 圣奥古斯丁(354—430),基督教神学家、哲学家,拉丁教父的主要代表。主要著作有《忏悔录》等。

② 卢梭(1712—1778),法国启蒙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文学家。主要著作有《忏悔录》等。

③ 德·昆西(1785—1859),英国散文家、文学批评家。1821年发表《一个英国鸦片服用者的自白》,以他的自身经验和想象,描写了主人公的心理和潜意识活动。

中和心中都静极了,我在这样的气氛中打开玻璃窗户,沐浴在静谧的春光下,神不守舍地写完此稿。接下来,我打算在这廊道上曲肱而眠了。

(大正四年^①一月十三日——二月二十三日)

① 即1915年。

我的个人主义

大正三年^①十一月十五日于学习院辅仁会讲演

今天我第一次来到学习院。这和我以前心目中对学习院的估计究竟有无出入就不知道了。进入学习院内部,当然是头一次。

正如刚才冈田先生介绍我时顺便约略提到的,学校曾约请我今年春天到他们那里做一次讲演,到了春天,我有些不方便,没有去——冈田先生比我记得清楚。他说为了请你理解,现在要先说明一番,反正请你暂时无论如何不要去了。但是,空口说不去就不去,未免有失礼貌,便临时加了个条件等下次请务必光临。当时我为了周到起见,便问冈田先生,这下次是什么时候?他回答说:今年十月。所以,我心里就大致计算了一下从春天到十月的日数,以为有这么多天,在这期间总会有时间的,回答了一声好吧,就接受下来了。但是不知道是幸运

① 公元1914年。

还是不幸,后来得了病,九月份整整一个月卧病在床,紧接着就到了约定的十月。十月份虽然没有躺在床上,可是身体虚弱,站着尚且打晃,当然无法讲演。不过不能忘记有约在先的讲演,所以心里一直嘀咕和害怕,心想说不定现在就有人传什么话来。

在这期间,身体衰弱也终于好了,不过,我这里等到十月底也没有接到任何消息,一晃十月就过去了。当然,我也没有把我闹病的事通知对方,因为有两三家报纸登过我闹病的消息,所以我推测,他们也许已经知道我闹病的事,说不定有谁已经替我做了讲演,而且为此放了心。但是没有料到冈田先生突然来访。可能是雨天的关系吧,冈田特意穿着长统靴子来的。他如此打扮远道来到早稻田的腹地,结果是他提出以前约定的讲演延期到十一月底举行,请我务必践约等等。我已经感到自己似乎有意爽约,所以他的来访使我有些吃惊。不过还有一个月的充足时间,在这期间总会有办法的,便一口答应下来。

情况如上所述,从今年春天到十月,又从十月底到十一月二十五日,在这期间,多次准备了足够系统地谈一谈的时间,不过因为情绪有些不好,一思考这类事就感到非常麻烦。盲目估计大致十一月二十五日到来之前不要紧,所以就拖拖拉拉一天一天地拖了下来。眼看日期越来越近,快到期的两三天前,意识到必须有所考虑才行了,但是,依然是一思考就情绪别扭,终于用绘画来消磨时间。谈起绘画,听起来好像说不定能画出什么了不起的东西,实际上画的都是不成样的东西,

把它贴在墙上,只是独自一个人茫然地望它两三天而已。大概是昨天吧,有人来了,他说这画很有趣——说并不是说画有趣,而是说看得出作者画此画的时候情绪极好。于是我就说,我可不是愉快时画的,而是觉得心里不愉快才画的。这样,把我的心态告诉了他。像人世间那些把因为不愉快感到别扭而沉下心来的结果画成画,用书法把它化为字,或者把它敷衍成文的人一样,因为不愉快,才想什么办法让自己的心情好些,于是拿起笔来画成画,或者写成文章。这样,不可思议的是看看这两种心态的结果所表现的,大多是非常一致的。但这仅仅是我顺便提到的事,并不是和话题有关系的问题,所以不必深入下去。因为,我毕竟只是茫然地望着那奇奇怪怪的画,一点也没有用它来结构讲演的内容而生活过来的。

这期间,二十五日说话之间就到了,不管愿意与否,必须到这里来了,所以,今天早上把思考整理了一番,看来所做的准备是不够的。内容可能达不到能够完全满足大家要求的水平,预先请大家给以谅解。

我不知道这个会从什么时候开始一直延续到今天,我认为,每次你们都邀外边的人来请他讲演,按一般惯例来说,我认为丝毫也没有什么不妥之处。其次,从另一方面来看,你们那么热烈希望的有趣讲演,我以为并不能够随便从什么地方拉来,或者拉来多少人以及拉来什么样的人就能容易达到。你们大概不是只觉得外来的人稀奇就以为可以的吧?

我从单口相声表演家那里听过的故事中,有个讽刺性很强的段子。它说的是:

从前,有两位诸侯去目黑那一带捕鹰,跑了许多地方之后,觉得肚子饿了。很不巧,来时没有准备盒饭,又和随从们走散,所以也就拿不到他们带来的干粮,没有办法,只好跑进很脏的农家,说什么东西都行,请费心让我们吃一顿。于是那农家的老头子和老太太非常同情他俩,家里只有现成的梭鱼,便决定给他俩烤梭鱼,做麦饭招待他们。两人吃饱之后说那烤梭鱼非常香。离开农家,到了第二天仍旧感到昨天的烤鱼香味扑鼻,无论如何也忘不掉那鱼香味。结果其中一个诸侯在招待客人时就决定用烤梭鱼招待贵客。接到这个命令使诸侯的近侍大吃一惊,但是,主人的命令就是这样,当然不能违背,就命令厨子把梭鱼哪怕最细小的鱼刺也一根一根地剔出来,用料酒泡好,然后用最佳的火候炸,以飨来客和主人。但是,客人和主人肚子不饿,加上烹调技术过于细致,梭鱼的诱人美味全弄跑了,主人和客人用筷子夹了些尝尝,认为一点也不好吃。于是两个人面面相觑,几乎同时发出一致的结论是:要吃梭鱼,除了目黑以外其他地方的一概不行!这就是这个相声段子的精彩结尾。就我来看,这学习院是一所优秀学校,受教于这所学校优秀教师的诸位同学,从春等到秋,一直等着听我的讲演,我以为可能是和吃腻了太牢^①的美味,想尝尝目黑的梭鱼一样的心理。

在场的大森教授是和我同一年或者前后差不多久从大学

① 古代帝王、诸侯祭祀社稷时,牛、羊、豕三牲全备为太牢,也称大牢。这里指的是美食的总称。

毕业的，大森老师曾经跟我说，最近学生不好好听他的课，真让人头疼。他对我还谈了其他不合适的事。他这番评论，不是专指这个学校的学生，我记得是针对某私立大学的学生说的。我对当时的大森老师说了些不礼貌的话。

把当时说过的话在这里重复一遍，尽管确实难为情，但是我不得不重复。我当时对他说，怀着感激心情听你这位老师讲课的学生，哪个国家有啊？当时的大森老师也许没有理解我的意思，所以利用这个机会作一番预防误解，因为在我们当书生的年代，和你们年龄相仿或者年龄稍大的年代，比你们还懒，几乎可以说根本就没听过老师的课。当然，这是以我自己为标准而谈的，也许不适用于圈外，不过，以现在的我回眸以往，就不能不产生这种想法。现在我所看到的学生，表面上好像很温厚、老实，但其本质决非认真听课之辈。始终怠于学，游手好闲。按这种记忆看现在认真学习的学生，一定像大森老师那样，没有攻击他们的勇气。从这种意义上来说，终于对大森老师说了极其粗暴的话。我今天不是为了向大森老师道歉而特意到这里来的，但我想顺便在大家面前预先谢罪。

话说的离了题，回到原本上来，条分缕析地说一说，那情况归根结底就是这样的。

你们进著名大学，受著名教授指导学业，每天从这些老师那里接受专业和一般的课的教育。尽管如此，还要从别处找来我这样的人到学校来讲演，我以为这就和我方才说的诸侯特别赏识目黑一带的梭鱼一样，也就是说，和只是为了好奇想尝一口的想法是一样的。老实说，和我这样的人所说的话比

起来,我想,你们每天总要见面的聘任教授的话更有益处,而且更有趣。即使我当了这所大学的教授,单凭没有新的刺激这一点,就不能聚集这么多人听我的讲演,出于热心也罢,出于好奇心也罢,都不可能聚集这么多人,你们说是不?

我为什么作这种假定?说起来,是因为我从前曾经想当这个学习院的教师。不过我根本没有为这事活动过,是我那位供职于这个学校的朋友推荐的。那时的我,是个马上就要毕业的学生,可是直到当时还是个不知道想什么办法谋个衣食之途的愚昧者。但是走上社会一看才知道,如果双手往怀里一揣等候职业找我,首先是房租钱就没有着落,能不能当个教员的问题先别考虑,反正首先必须找个地方呆下来,所以终于按照朋友所说,开始了在这个学校谋一枝栖之地的活动。那时候我有一个竞争这一席位的手,也就是敌人。但是我的朋友不断给我鼓劲,说事情似乎稳操胜券,所以我情绪上仿佛业已走马上任一般,就向人家打听当了老师必须穿什么衣服才行。那位老兄说,不穿礼服是上不了课堂的,因此,差事还没有决定我就订做了礼服。而且,我竟然还不知道学习院在什么地方,应该说这实在够荒唐的了。订做的礼服做好了,没有料到本来指望十拿九稳的学习院的教员一席,唐然确确实实名落孙山。结果是我那竞争对手填补了英语教师的空位。他叫什么名字,现在已经忘了个精光。我倒没有感到如何遗憾。听说那人是从美国回来的。如果那时从美国回来的人不被采用,我歪打正着地当了学习院的教师,而且一直当到今天,也许像这么郑重地接受学习院的邀请,站在这么高的地

方和你们大家谈话的机会,也就永远不会来。我此番讲演让你们大家从春天一直等到十一月才听到,完全是我报考学习院教师名落孙山的结果,从而成了你们得以品尝目黑的梭鱼的论据。

我现在开始简略谈谈我没有考上学习院教师之后的情况。这比按讲演的顺序讲应该说更有意义,希望大家把它当作我今天讲演的一个必要的组成部分来听。

我报考学习院教师,不幸名落孙山,只好光穿这身礼服了。因为除此之外没有可穿的西装,实在没法子,也只好如此。你们猜我穿那身礼服去了哪里?那时候和现在不同,找工作还是很容易的。使你感到,不论你面向哪个方向,好像大门都朝你开着。总而言之,因为到处都缺人的缘故。即使像我这样的人,高等学校和高等师范几乎同时采用我,同我联系。我对替我向高等学校斡旋的前辈同学给予半承诺的同时,对于高等师范那边也周旋得恰到好处,所以事情就出现了奇妙的情况。本来因为我年轻,办事不牢靠,考虑不周倒是难免的,想不到自己被它所累,想起来似乎是没办法的事,结果弄得我很不够面子。我被我的前辈同学在高等学校执教多年的教授叫了去,他谴责我说,你一方面跟我说要到这里来,又和高等师范那边随便打招呼,你脚踩两只船,让我这介绍人伤透脑筋了。我因为年轻,肝火特别旺,心想,干脆两边都不去总行了吧?于是办了不应聘手续。这样一来,有一天接到当时的高等学校校长,现在的京都理科大学校长久原先生的通知,让我到他们学校去一下,跑去一看,高等学校校长嘉纳治

五郎在那里。嘉纳校长和给我介绍工作的我那前辈同学当场商量好,对我的忠告是:不必顾虑这里如何如何,去高等师范好吧。我当然不能说不愿意,所以就答应下来了。但心里却不能不想,这实在是一件麻烦事。想起来都觉得本来是很不应该的事,因为我对高等师范的职位并不觉得多么向往。我第一次见到嘉纳校长的时候,我就对他说,像你一样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成为学生的模范,我是很难做到,因而逡巡不前。嘉纳先生是杰出人物,他说,既然你这么坦率,我就更加希望你到我们那里去工作了。看起来他坚持己见。因此还没有成熟的我,尽管没有贪而无厌打算身兼两校,但最后还是由于有关人士过分操心,我终于去了高等师范。

可是我根本还没有取得一个教育工作者的资格就以为多么神气,所以我觉得很拘束,感到诚惶诚恐。嘉纳先生甚至说,你这人诚实得过了头可就实在不妙了,狡猾一些也许好点。但是我即使想狡猾些也无奈做不到。打开窗户说亮话,那时的我活像个给菜馆或点心铺打杂的。

一年之后,我终于去了乡村中学。那是伊预地方位于松山的一所中学。你们一听松山中学就要笑,但是,你们大家大概都读过我写的《少爷》吧?《少爷》里有个外号叫“红衬衫”的人,那时候常常有人问我,写的到底是谁呀?要说写的是谁的事,我要说,当时那个中学只有我一个文学士,如果把《少爷》中的每一个人物都找出现实中确实存在的人,那么红衬衫就肯定是我了,所以,就我来说那是应该实在感激不尽的。

我在松山也不过只呆了一年。我要走的时候,某知事出

面挽留,因为我和那个将要去的单位有约在先,我不得不婉言辞谢而告别了那里。于是在熊本的高等学校站定脚跟。我就是从中学到高中,再从高中到大学,按这个顺序取得教学经验的,所差的只是没有教过小学和女子中学而已。

我在熊本呆的时间很长。教育部征询我是否有意去英国留学,那是我到了熊本之后很久的事了。当时我想拒绝留学。因为我想,像我这样的人,没有任何目的,只是说去过外国,对于国家并没有什么用处。然而掌握教育部明确意图的副院长说,你说的这些,部里对你未必没有考虑,你没必要对自己再做评价,反正按命令行事岂不很好?他这么一说,我也觉得没有坚持不去的理由,也就遵照命令去了英国。果然不出所料,到了那里简直什么事也没有。

为了说清楚这件事,必须把直到这一时期为止的我这个人说个明白才行。这一部分就构成我今天讲演的一部分内容,希望大家按照我这个说明来听。

我在大学学的是英国文学。也许有人问,这个英国文学是什么东西呀?我专门干了这么多年,它究竟是什么,迄今为止我仍然朦朦胧胧。那时,一个名叫杰克逊的老师,这位老师让我在他面前读诗或者读文章,我作文时把冠词漏掉因而遭到训斥,或者发音有误也惹得他大发脾气。考试时竟出这类题目:华兹华斯^①是哪年生人哪年去世?莎士比亚

① 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 1770—1850),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湖畔派的代表,1843年封为桂冠诗人。

亚的版本有几种？或者按年代为序把司各特的作品列出来，等等。即使像你们这样的年轻人也能想象到，这究竟是不是英国文学？暂且把英国文学放在一边，首先是什么才算文学还没有弄明白，照这样学下去根本无法弄懂。既然如此，自学是不是能行呢？说起来就像俗话所说的瞎子窥篱笆孔一样劳而无功。进了图书馆也是四顾茫然，无从下手。这不仅是自己力量不足，而我以为这方面的书也不足。总而言之，学了三年始终也不懂文学。所以说，我烦闷的根源也在于此。

与其说我是以马马虎虎的态度走上社会，终于当了老师，倒不如说我被打扮成了一名教师更合适。侥幸的是虽然说话怪腔怪调，但总算对付过去了，每天倒是平安无事，但心里空虚自是难免的。既然空虚，也许下定决心就能好，但某些不愉快的难以言喻的冷漠东西，潜藏于各处，让人实在受不了。另一方面也是我对当一个教师毫无兴趣。自己缺乏教育工作者的素质这一点，我早就知道，单单在课堂上教英语，就让我感到麻烦的厉害。我始终以半立半坐的姿态工作，心里光想着，一旦有机会我就飞往我本来行当的领地。但是属于本来行当的领地，好像有又好像没有，不论面朝哪个方向，都无法下决心飞到那里去。

我知道，既然生在这个世上就必须干点什么，但是干什么好呢？却是一点主意也没有。我像封闭在雾里的孤独人一般，呆立于原地不敢动弹。心里想，与其希望从哪个方面射来一束日光，倒不如自己用聚光灯哪怕照出一条光也能

靠它看清前方。然而不幸的是，无论朝哪个方向望去，无不模糊一片。也可以说四顾茫然。那情绪，就好像被装在口袋里无法挣脱一样。万分着急，总想手里哪怕有一只锥子，我也会扎破一个地方。不幸的是这锥子别人不会给，自己也找不到，只是心里不断地思考，终日过着心情阴郁的生活。

我怀着如此这般的不安心情终于大学毕业了，并带着同样的惴惴不安去了松山，又从这里迁到熊本，随后把同样的不安像叠衣服一样叠起来收在内心深处而远涉重洋去了外国。但是，一旦去了外国留学，新的自觉精神必然会使自己或多或少地意识到应负的责任。于是我就尽可能作最大的努力，为了作出某些成绩而努力了。但不论读什么书，自己照旧不能从口袋里钻出来。冲破这个口袋的锥子找遍了伦敦也没有找到。我在公寓的一间屋子里开始思考了。觉得这实在无聊。我意识到无论读多少书也不能果腹的时候，就死了这分心。与此同时，连我也照旧不明白为什么要读书了。

从这时候我开始醒悟了，文学究竟是什么，除了基本靠自己的力量创造出它的概念之外，没有救自己的道路。好不容易才发觉，直到现在为止，完全是他人本位，像无根的浮萍一样，漂漂摇摇，终究不行。我这里说的“他人本位”，就是请别人喝自己造的酒，然后听他的品评，以这个品评所定的是非为是非地模仿他人。因为简而言之全是混帐话，也许以为谁也不会把那样模仿别人认为奇怪，事实决不是那样。最近流行

的柏格森^①也好,欧肯^②也好,西方人动不动就提他们,日本人也就不管什么一律盲从,跟着起哄。况且那个年代只要说这是西洋人说的,那就不管什么一律盲从,还自以为神气得很。所以,随随便便排列起用楷体字母写的人名^③,向别人大肆吹嘘而洋洋自得的人比比皆是,实在无聊之至。我这不是骂人,实际情况就是这样。比如读了西洋人甲评论西洋人乙的作品时,不管评论得对与不对,也不想自己是否消化,便鹦鹉学舌般地随随便便传扬。总而言之,说他囫圇吞枣也好,说那是知识机械也可,反正不是有血有肉的东西,而是把别人的话当作自己的意见重复一遍,毫无生气,也毫无新意。然而时代就是那样的时代,大家对此依旧给以夸奖。

但是尽管受到人们的夸奖,毕竟是借别人的衣服把自己打扮起来的,虽然神气一阵子,却难免心虚,忐忑不安。因为毫不费事拔下孔雀翎插在自己身上虚张声势,到后来终于意识到,再不去掉浮华而力求真挚,自己的心将无法放下来。

比如,即使西洋人说这是很好的诗,韵调极佳,那只是西洋人的见解,即使对我不无参考价值。我如果不这么想,那也没有必要重复别人的话。我是一个独立的日本人,绝对不是英国人的奴婢,这是作为国民一分子必备的素质。单从世界

① 柏格森(Henri Bergson, 1859—1941),法国哲学家。1927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② 欧肯(Royd Eucken, 1846—1926),德国哲学家。1908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③ 指日本人用楷体字音译西洋人的名字。今天依然用这种方法。

互通重视道义这一点来说，我也坚持我的意见，决不让步。

不过，我的专业是英国文学。地道的评论家说的话和我的观点发生矛盾时，一般情况下我甘居下风。然而也不能不考虑这样的矛盾从哪里产生的。比如，风格、人情、习惯一直上溯到国民性，肯定都是矛盾的原因。一般学者往往把它和文学、科学混同起来，以为甲国国民中意的东西一定会得到乙国国民的赞赏，错误地认为包括了这样的必然性。必须指出，这是错误的。即使不可能融合这个矛盾，但还是能够说明的。于是，即使仅仅这个说明，也足以给日本文坛投下一道光明。那时我就是这样领悟的。我这话说晚了，不胜惭愧之至，因为是事实，我不能不实话实说。

其次，为了巩固我在文艺上的立足之地，与其说巩固，倒不如说为了建立新的，开始读和文艺根本无关的书。好不容易才想到“自我本位”这四个字，为了证实这自我本位，才认真地进行科学研究和哲学思考。现在时势不同了，凡是头脑多少灵活的人都明白，然而那时的我不仅幼稚，而且社会也没有进步，我的做法实在是不得已的。

从把“自我本位”这句话紧紧掌握在自己手心之后，我比从前强大多了。有了“他们算得了什么”的气概。使过去一直处于茫然与自失的我，站在这里，给自己下命令：必须从这条道路往前走下去，实际上就是“自我本位”这四个字。

如果让我自白，我要说：我是从这四个字重新起步的。这样，就从现在习见的只是盲从，跟在别人后面空喊、起哄，心里没底，以为不接触西洋人反倒好，以为这些似乎是不可动摇的

理由。我想在他们面前抖落给他们一看,我以为自己一定愉快,别人也喜欢,于是就想,凭着著书或其他手段,以取得我的成就,以此作为我一生的事业。

那时,我的忐忑不安完全消失了。我以轻松的心情纵目观看阴郁的伦敦。打个比喻来说,我就像多年懊恼的结果,好不容易用自己的十字镐一下子掘到矿脉上了,或者说,那就像过去被封闭在雾里的人居然找到了方向,从而凭着这个判断明白了自己前进的道路。

我受到这样的启发时,已经是留学以来过了一年多的时间了。我知道,在外国很难完成我的事业,反正先收集好材料,回国后再好好整理。和出国的时候比起来,回国的时候尽管偶然,我确实得到了某种力量。

但是,还没有决定回不回去的时候,很快发生了为衣食而奔走的问题。我去高中教过书,也去过大学。后来因为钱不够用就找了一个私立学校。这时不得不给杂志创作些不太像样子的作品弄些稿酬。由于各种情况,我计划的事业终于半途而废。我写的文学论,与其说它是我事业的纪念,倒不如说是失败的骸骨,而且是个畸形儿的遗骸。或者说它是一个建筑群还没有建成就遭遇地震而成了一片废墟。

然而“自我本位”是在那个时候我所得出的结论,现在依然在继续中,不,应该说是随着光阴的飞逝越来越感到它的强劲。作为著作事业来说,虽然以失败告终,但那时确实掌握着的自己是主,而其他不过是宾而已,这一信念,给了今天的我以非常的自信与安心。我迄今仍旧继续下去,那心情是以此

表明我一直在活动。实际上站在这样高高的讲台上向大家讲演,也许靠的就是这个力量。

以上所说的话,总算把我的经验交代了一番,我讲这些话的意思,完全出于供你们参考的好心。你们这就要离开学校走上社会。有的同学还要等上好长时间毕业才能离开,有的人不久就要活跃在实业界,不论活跃在哪个领域,可以预料都有可能重复我经历过的烦闷(尽管种类不同)。也可能像我一样急着要冲出去但无论如何也冲不出去,想抓住什么,然而总像抓秃头一样,溜光得什么也抓不住,以致心急火燎,类似这样的人总会有的。如果你们之中有人已经全凭自己的力量打开了一条道路,那是例外,或者跟在别人后面就心满意足,遵循一条老路走下去的人,我决不说这样不好(如果自己心安理得而且满怀自信地追随下去也无不可),但是,如果并不是这样,那就无论如何也得用自己那把十字镐开掘下去,一直掘到矿脉才能停下,不然就不行。我这里用了“不行”二字,原因是自己掘不到矿脉,这个人的一生就不可能愉快,比别人始终矮一截,在这个世界上只能彷徨徘徊。对于这一点我之所以特别强调,原因只在于此,决不是让别人把我当作模范。即使像我这样不成器的人,如果有自己朝着自己打开的道路前进的自觉,从你们大家的角度看来即使那条道路没什么出息,那是你们的评论和观察,对于我没有丝毫损害,我将满足于自己这种状态。不过我决没有想过,自己因此而有了自信与安心,这条道路也就当然成了你们的模范之路,所以请不要误解。

按我的判断,我所经历的烦闷,你们肯定会常常遇到,是否如此?如果确实如此,在解决之前,做学问的人,受教育的人,把它当作一生的工作,或者把它当作十年或二十年的工作,难道不是很必要的吗?啊,这里有我前进的道路!好不容易掘出了这条路!当这样的感叹词从内心深处喊出来的时候,你的心才会一块石头落地的吧?不容易被瓦解的自信,难道不是随着这种喊声响起而眼睁睁地抬起头来的么?已经达到这种地步的人也许已达多数,如果有途中遇到雾霭而懊恼的人,我想,不论付出多大牺牲,也应该挖掘到矿床之处才住手。不一定只是为了国家才这么坚决地干,我也不说为了你家老小才这样干,我说为了你自身的幸福,绝对必须这样努力。假如走了我所走过的道路而且走过了头,那是没办法的,但是某处出了障碍,那就必须把障碍粉碎后继续前进。说起前进,却不知如何前进,这就难免到什么地方碰到什么。我可根本没有对你们提什么忠告硬让你们接受的意思,而是想到那也许是你们将来的一种幸福,就无法沉默了。心里犹犹豫豫,不彻底,此刻是这样,转眼又是那样,怀着海参一般什么都怕的精神,茫然地面对一切,这完全是不知道这将使自己很不愉快。只要说一声并不是不愉快,这也好,或者说一声那种不愉快已经走过来了也行。我祈祷谁都能顺畅地走过来。但是,我这个人离开学校已经三十多年还没有走过来。这种痛苦当然是钝器击伤之痛,不过这 and 年年岁岁感到的痛苦没有什么区别。所以在座的有人得了我这种病,我非常希望他勇敢地前进。如果走到那里,他就会发现事实上这里才有我屁

股落座的地方。我以为这样就能使自己掌握了一生的自信并从而安下心来。

以上所说的问题,相当于这个讲演的第一部分,下面我讲的将是第二部分。学习院这个学校,在一般人的心目中是社会地位较高的人才进得来的学校。贫穷之民无力到这里来,这大概是事实。如果我的推断不错,也就是说,在这里上学的全是上流社会的子弟,那么,在你们后面蜂涌而来的许许多多的东西之中,必须首先列举的就是权力。换言之,你们一旦走上社会,就比贫民立足于社会时使用了更多的权力。前面所说的你们工作中前进到挖掘出什么东西的地方,是为了你的幸福,为了让你们放心,这是不错的,那么它为什么能带来幸福和安宁,说起来,就是你们与生俱来的个性在这种情况下,就使你们意识到,在那里坐了下来。而且是屁股坐定之后渐渐前进时,那个性就更加发展。这是在你意识到这里有我安住的地位,意识到你的工作和你的个性完全契合时才能谈到它。

与此具有相同的意义是,把方才说的权力品味一下就会发现,所谓权力,就是把方才所说的自己的个性不管三七二十一硬往别人头上压的工具。如果明确地说它是工具不好,那就称它为能够使用这种工具的利器也可以。

次于权力的是钱力。这也是你们比穷人掌握得更多的。从同样的意义来看这个钱力,在为了扩大个性上,把它当作诱惑他人的武器使用时,是非常宝贵的。

由此可见,所谓权力和钱力,在把自己的个性比穷人更多

地强加于他人头上,或者把别人引诱到这方面来的这一点上,必须承认它是非常方便的工具。因为有这两个力,使用者就显得伟大了,然而,实际上是很危险的。方才说的个性,主要是指学问或者文艺、趣味方面,自己应该落地归根的地方才有了发展说的,关于它的应用还是非常广阔的,并不仅仅限于文艺。我所知道的一对兄弟,弟弟龟缩在家里,喜欢读他的书,哥哥与他相反,多愁之身却不顾一切地留恋于钓鱼。于是这个哥哥就千方百计地想把弟弟拉过来,他认为,老是把自己关在家里是非常要不得的,堪称大忌。他的结论是:弟弟不钓鱼所以才成了那样的厌世者,于是就想强制把弟弟从家里拉出来。弟弟对于哥哥这种强加于人的做法非常不快,简直无法忍受。但处于哥哥高压姿态之下,只好扛着钓竿、提着鱼笼,跟在哥哥后面前往钓鱼池。因为兄命难违,只好闭着眼睛钓,钓几条倒霉的鲫鱼垂头丧气愁眉苦脸地回来。因此,哥哥说,终于按照他的方案改变了弟弟的性格。实际上绝非这样,而是使弟弟对于钓鱼更加反感,从而坚决反抗了。总而言之,大概因为哥哥的性格和钓鱼完全吻合,没有间隙,就是说,哥哥和弟弟没有任何感情上的交流。这本来不是钱力的例子,是权力威慑其他方面的说明。因为哥哥的个性压迫弟弟,强制他钓鱼。本来有的时候——比如上课的时候,当兵的时候,或者即使住的是学生宿舍,却是以军队生活为主——只有在这种场合下,难免或多或少地采用高压手段。不过我主要是以某人独自走上社会的情况说的,所以请你们只能以这个准则理解我说的话。

如上所述,凡是自己喜欢的事,自己以为很好的事,合乎自己性格的事,侥幸之余碰上了这些得以发展自己个性的事,在这个过程当中忘记了自我和他人的区别,于是就有了“为什么不把那家伙拉进来人伙呢”的想法。那时候,前面说过有权力的兄弟那样奇怪的关系成立了,其次,也有钱力,把钱广为抛撒,把别人造就成自己一样的人。也就是把钱作为诱惑的工具,用诱惑的力量使别人变成对自己满意的人。这两种情况,不论哪一种都会发生严重的危险。

因此我常常这样想,你们应该落脚在使自己个性能够发展的地方,充分认识到,在发现符合自己的工作之前如果不奋勇前进,那就会造成一生的不幸。但是,为了使自己的个性得到尊重,而且得到社会的允许,那么,也要承认别人的个性,尊重他们的倾向,自然是理所当然的了。我只能把这看成既是必要的也是正当的事。我想,我天性向右看,可是那家伙却向左,以为这就不像话,这实在是很不妥当的。本来,一遇到复杂的善恶或邪正之类的问题,假如不借用深入的解剖之力,岂不是无话可说么?同这些问题不发生关系的时候,即使有了关系而并不麻烦的时候,只要是自己从别人那里享受自由,你那就应该坚信对于别人也要给予同等高度的自由。

最近,高唱自我或者自觉的极多。他们嘴上不断地说着始终尊重自己和自我,至于他人的自我却一点也不承认。假如具有公平的眼光和正义的观念,那么,我确信不疑的是:为了自己的幸福而发展自己的个性的同时,就必须把这种自由也给予别人。我们没有正当理由是绝对不能妨碍别人为了自

己的幸福随意发展自己的个性。我为什么在这里使用“妨碍”二字？原因是你们之中的大多数将来就要站在能够妨碍他人的地位。你们之中，有能够运用权力的人，至于能运用钱力的人那就更多了。

认真地说，人世间根本没有不附带义务的权力。像我这样，站在高高的讲台上俯视着你们大家，我既然有让你们安安静静地听一两个钟头话的权力，那么，我就应该有足以让你们大家安安静静地听下去的演讲内容，也就是义务，就算是很平常的演讲吧，我的态度、姿势必须足以让你们大家始终保持礼貌周到。仅仅因为我是客人，你们是主人，所以你们必须规规矩矩地听我讲话，话要是这么说也不是不可以。然而那只是表面的礼节，和精神没有任何关系的所谓因袭的表现，根据不在议论之列。如果试举别的例子，那就可以列举这样的例子：你们在课堂上常常挨老师的申斥。但是世间如果有只会申斥学生的老师，那个老师当然也就是个没有资格讲课的人。申斥学生的另一面就是苦口婆心地给学生上好课，这是定不可移无须多说的。因为有申斥学生权力的老师也就是有教好学生的义务的老师。老师为了坚持规矩必须得到广泛遵守，为了秩序井然，他要充分地行使赋予他的权力。另一方面，如果不克尽和权力不可分的义务，也就没有尽教师的职责。

关于钱力也是一样。按我的意见来说，不知道责任是什么意思的“钱力家”，人世间是不该有这种人的。它的原因用一句话就能说明白。金钱是非常重要的东西，无论到哪，它都能自由自在地通融，比如我现在投机倒把赚了十万，我能用这

十万元建住宅,也能买书,也能在花柳界好好逍遥一番,总而言之,可以变着花样搞得有声有色。其中能够用它作为收买人的精神的手段,难道它不是可怕的么?也就是说,大把花钱,确实能买人的良心,也能成为使人类灵魂堕落的工具。投机赚的钱如果对于伦理道德具有巨大的威力从而发挥作用,那就是钱的用途不当了。虽然不当,但钱就是这么通用的,所以这也是毫无办法的事。只能希望有钱的人有相当水平的道德良心,按道德良心行事,不用它干损害道德之事,除此之外,根本没有防止人心腐败的途径。所以我要说,钱必须给它加上责任才行。比如我现在有这么多的财富,这笔财富用在这方面,就会出现这种结果,在那种社会用在那方面,就会产生那种影响,首先必须养成吃透如此等等的见识。不仅如此,还要配合这种见识,以负责精神处理自己的财富,不如此就对不住社会。不仅对不住社会,连自己也难以面对。

把以上的论点集中摘要一番,那就是:第一,如果想达到发展自己个性的目的,那就必须同时尊重他人的个性。第二,要想使用属于自己的权力,那就必须记住相伴而来的义务。第三,要想显示自己的财力,就必须重视相伴而来的责任。总而言之,许多问题都能归纳到这三条里来。

如果把这些问题用别的语言来表达一下,那就是:如果不是伦理道德上有一定修养的人,也就没有发展个性的价值,也没有使用权力的价值,当然也没有使用钱力的价值。再换一个说法,那就是:为了自由地享受这三者的自由并体会到它的乐趣,那就必须接受这三者背后应有的以人格为主的实际。

如果没有人格的人打算盲目地发展个性,那就一定会妨碍他人,想用权力时,必然滥用权力,如果动用钱力,自然会带来腐败。以致呈现出相当危险的现象。这三种事物,是你们将来最容易接近的事物,所以我以为,你们无论如何必须成为有高尚人格的体面人才行。

话说得离题远了些。众所周知,英国这个国家是个很尊重自由的国家。尽管它非常爱自由,但是却没有哪个国家像英国那样秩序良好。老实说,我是不喜欢英国的,我讨厌它。但事实确实如此,我没法不实话实说。那么热爱自由,而且那么秩序井然的国家,世界上恐怕找不出第二个。日本毕竟无法和它相比。但是它们还不仅仅是自由,他们爱自己的自由,同时也尊重别人的自由,人们从儿童时代就受到这种社会教育。所以,他们自由的背后一定伴有义务观念。“英国期待每个人履行他们的责任”,这著名的纳尔逊格言,其意义决不限于当时,而是和他们的自由互为表里地发展到今天,肯定是根底很深的思想。

他们感到不平时往往举行示威运动,而政府决不干涉,只是不理不睬。但是搞示威运动的也很能掌握分寸,决不随便给政府添麻烦,或者胡作非为。最近女权扩张论者很不守规矩,报纸上有所指责,算是一桩例外了。说它是例外,但为数不少,然而即使为数很多,也仅仅止于这个程度,除了把它看作例外也没有别的办法。嫁不出去啦,找不到职业啦,再加上从最早就养成的尊重妇女的风气,这些加在一起,就出现了好像不是英国人平生的态度。撕破油画,监狱里绝食,刁难监狱

法警,先把自己的身体绑在议会的长椅上,再大嚷大叫,如此等等,这是意外的现象么?也许是源于妇女不论干什么,男人们都心存客气概不干涉所造成的结果。不过,不管出于什么理由,总让人觉得有些反常。一般所说的英国风度,总是如方才所说,在概不脱离义务的程度热爱自由的。

这样说,我的本意并不是无论什么都以英国为榜样。总而言之,没有义务心的自由并不是真正的自由。因为,那种唯我独尊随心所欲的自由,在社会上决不能存在下去。即使暂时得以存在,也一定很快遭到排斥,遭到践踏。我热烈地希望你们大家有充分的自由,同时也热烈地盼望着你们大家深刻地理解义务。从这种意义上说,我公然扬言我是个人主义者而且毫无忌憚。

对于我说的这个个人主义请不要误解。特别是对你们这样的年轻人灌输可能给以误解的东西,那是应该说对不起的,所以希望你们注意。时间紧迫,我尽可能说得简单些。关于个人的自由,正如以前所说的话,在个性发展上是非常必要的,这样的个性发展与你们的幸福关系十分密切,所以,在不影响别人的情况下,凡是我向左而你们即使向右也与我没什么妨碍的自由,由自己掌握,不必追随别人。这就是我所说的个人主义。在权力、钱力这一点上也是如此,我不喜欢的家伙我就不理睬,因为他不合我的脾性,所以我就必须把他打倒,对方根本没做坏事,我就滥用权力,结果会如何?那样,人的个性就全都被破坏了,与此同时,人的不幸也从此开始。比如,我根本没干什么坏事,只因为我对政府不满意,警察总监

就派警察包围了我的家。也许，警察有这种权力，然而道义上却不允许他使用这种权力。其次，三井或者岩崎等等富商巨贾，只是因为讨厌我，就收买我家佣人，唆使他事无大小一律反抗我，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如果他们的钱力背后还多多少少有点人格，他们就决不会无法无天地这么干。

这种弊害，完全是因为没有理解道义上的个人主义。只是利用权力和钱力把自己无限地膨胀，一切都要唯我独尊，除此之外没有别的。所以，个人主义、我这里说的个人主义，决不是俗人想的那样，对国家造成危害，它尊重别人的存在，同时也尊重自己的存在，这就是我的解释，所以我认为它是个很好的主义。

如果说得更简明些，那就是：没有党派之心而只有是非的主义。不结成朋党也不创造团体，不为权力和钱力盲动。所以，它内在的东西不为人知，因而潜藏着不为人知的寂寞。既然不是党派，我就只按我应该走的路任意地走下去，与此同时，因为不妨碍他人应该走的道路，所以，某个时候某一场合人必须是散沙般地存在。这时就显得寂寞冷清了。我主持《朝日新闻》文艺栏的时候，记不得谁写文章说三宅雪岭的坏话，当然不是人身攻击，不过是批评而已。而且，全文仅仅两三行。是什么时候登出来的呢，尽管我负责该栏，可能是我闹病的时候，或者不是在病中。也许我认为发表也行。总而言之，那批评文章登在《朝日新闻》的文艺栏。结果，“日本和日本人”的伙计们大为恼火。虽然没有直接跑到我的家里来，可是找到当时给我当助手的人告诉他：要撤消那篇文章。三

宅雪岭本人没有来，他的徒弟辈的人——说徒弟辈的人好像赌场里的称呼一般，似乎可笑——大概是同人吧，他说，无论如何也得撤下来。如果事实上应该撤消，那当然要撤，只是批评性质的文章为什么要撤下来？我这里除了说这是我们的自由以外也没有别的办法。而且，提出要撤消的“日本和日本人”的一部分人，在每期的杂志上发表文章骂人，这就更让人吃惊了。我没有直接参加谈判，但是间接听到那些话的时候，觉得十分奇怪，因为，我是以个人为主对待此事，而对方却是以党派的名义展开活动的。当时我对于以恶评对待我的作品文章，我照旧在我主持的文艺栏登出来，他们所说的同人，是曾经有一次对雪岭的评语说是不满意而发了怒，这让人吃惊，同时也使人感到奇怪。很抱歉，我以为这态度太落后于时代了。这使我想起了封建时代人们的团体。但是，我想到这个问题的同时，终于意识到自己还没有摆脱一种冷漠。因为我想到，意见分歧，即使彼此关系密切也无法弥补这种裂痕，所以，对于出入我家的年轻人虽然劝解过，但是足以抑制那些人们发表意见的事，只要没有其他重大理由，那是坚决不干的。我对于别人的存在是那么重视，也就是给了别人那么大的自由。所以，对方既然不感兴趣，那就不管我感到受了多大侮辱，我也决不以此为助力而心存依赖。这就是个人主义的凄凉所在，个人主义把人作为目标而决定对其向背之前，首先要弄清是非，决定去就，所以，有的时候只有孤零零的一个人，以至心境凄凉。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罗汉松树枝如果成了捆，它的中心也显得特别结实。

还有,为了预防误解我要先把话说在前头,这就是,一说个人主义就像反对国家主义似的,决心把国家主义破坏掉,实际上这种道理根本不能成立。说实话什么什么主义,我是不喜欢的,我想,人不能那么简单地归结到一个主义了事,为了说个明白,这里不得已只好在主义二字下面谈各种各样具体的事。有人说,今天的日本如果不实行国家主义就无法维持下去,这么说的也是这么想的。也有人倡导,如果不把个人主义踩碎,国家就会灭亡。事实上决不会有这种混帐事。实际上我们也是国家主义的,世界主义的,同时也是个人主义的。

构成个人幸福基础的个人主义,毫无疑问是以个人主义自由为其内容的,个人享有的自由,是依据国家的安危,像寒暑表一样升升降降。也许,与其说这是理论,倒不如说它是事实创造出的理论更合适,总而言之,自然状态就是这样。国家处在危难之中,个人自由的幅度就被缩小,国家太平之时,个人自由就膨胀起来,这是不言而喻的。既然存在人格,那么,强调得不当,在国家像亡又不像亡的时候,出于判断错误,仍然一味地追求个性发展的人是不可能有的。请考虑一下,我所说的个人主义之中,也包括对那些火灾已经扑灭,仍然强调必须照旧戴着防火头巾,本来无事却白白弄得浑身别扭的人的忠告。还有一个例子就是,从前我上高中的时候,曾经创立了一个什么会。会名以及它的方针,详细情况已经忘了,只记得它是个标榜国家主义的会。当然,它并不是个做坏事的会。当时的校长木下广次先生出力不小。会员的胸前都挂着徽章,只有我一个人没挂,然而我仍然是会员。当然,因为我不

是发起人,所以对于我的意见分歧很大,最后是“让他人会也没什么了不起吧”的意见占了上风我才入会的。但是,在礼堂举行成立大会时,不知什么机缘,一个会员走上讲台发表演说。尽管他是会员,对于我的大部分意见表示反对,所以使我想起,在这之前我曾经攻击过这个会的主张。然而等到成立大会时,我听一听方才登台的这个人的演说,才明白内容不过是对我的意见反驳而已。是故意呢还是偶然。虽然还不知道,但看其气势我是非答辩不可的。我没有办法,只好紧随其后上了讲台。我当时的态度,举止,我想肯定是难看的。不过我还是简明扼要地只说了该说的几句话便退下来了。也许你们要问那时我讲了什么,我讲的非常简明。我说:也许攻击十分重要,但是,从早到晚国家国家地嚷个不休,仿佛被国家迷上了似的,那无论如何也不是我们干得出来的。行止坐卧,除了国家大事以外绝对不想干别的事的人也许确实有,但是,不间断地只想干一件事的人,事实上是不可能有的。卖豆腐的边走边吆喝着卖豆腐,然而他们决不是为国家边走边卖的。根本的主意是为了得到衣食之资。但是,不管他本人如何,就其结果来说在供应了社会必需之物这一点上,也许间接成了国家的利益。和此事相同,今天午饭我吃了三碗,晚上增加到四碗,这也未必是为国家增减的。坦率地说是胃的情况作出的决定。不过,这些即使间接而又间接地说,也不一定对天下毫无影响,不,根据某种观点,说不定和世界大势有几分关系。但是,重要的是本人考虑这些事,为了国家受命吃饭,为国家而洗脸,还有,为国家而去厕所,如果这样,那可不得了。奖励

国家主义,无论怎么样都没关系,但是,把事实上做不到的事装成好像为国家而做,这是虚伪——我的答辩就是这样。国家到了危急关头,没有一个人不关心国家安否的。国家强,战争之忧就少,遭受外敌侵犯之忧少到几乎没有的程度。国家观念也越来越淡薄,为了补充这种空虚,个人主义乘虚而入自然是理所当然的了。今天的日本并非平安无事吧?国家不仅贫穷而且小。所以,何时发生什么事,都很难预料。从这种意义上说,我们不能不考虑国家大事。但是,这个日本既然处于说话之间就惨遭垮台、灭亡的厄运之中,那么也就没有国家国家地到处大呼小叫的必要。这和发生火灾之前就把按救火的那套服装道具装束打扮起来,弄得浑身很不自在地在街上东奔西跑一个样。这种事情事实上是个程度如何的问题,说什么已经到了战争即将爆发的时候啦,已经到了危急存亡之秋啦,如果真的到了这个时候,思考这些问题的人,对这些问题不能不考虑的,那些人格高尚之人,一定自然而然地面对这个方向,主动约束个人自由,减少个人活动,为国家效忠尽力,这当然是天经地义的事。所以,我相信这两个主义绝对不是任何时候永远矛盾、永远你死我活地互相杀戮的。关于这一点,我本想更详细地说一说,因为没有时间了所以只说到这里吧。我提请注意的只是,国家的道德和个人的道德相比,是远远处于低段位的。本来,国与国之间即使词令上冠冕堂皇,道德良心却是另一回事。欺诈、蒙骗、糊弄,什么缺德事都干。所以,凡是把国家当作标准,把国家看作一个整体,本来应该甘于低级道德,面对坏事完全心平气和才对,但是看看个人主

义的基础,必须把它看作很高才行。所以,国家在平稳的时候,对于道义心高的个人主义仍旧予以重视,我认为无论如何也是理所当然的。关于这个问题,因为没有时间,今天就不再多说了。

我好不容易受到邀请,今天应邀前来,想尽可能地把和你们大家相伴一生的个人主义的必要性解释明白。我认为这对你们走上社会之后很有参考价值。我不知道,我所说的话你们是否真正理解,对于我说的话如果意思不明白之处,那是我没有把话说明白,这是很不好的。如果有不清楚的地方,不要将就凑合着理解,请到舍下问我,我将尽可能地解释明白,而且请不要考虑时间合适与否。如果对于我的本意能充分理解,我将十分满意。耽误了大家很长时间,我的话完了。

往事种种(节录)

—

好不容易又回到医院来了。回想起来,在这里送走闷热的早晨与傍晚以来,已经是三个月之久的往事了。那时候,从二楼的房檐伸出六尺多长的遮阳苇帘,使闷热的走廊暗了一些。那走廊上摆着是公先生送给我的枫树盆景,以及常常有人探病带来的草花盆景,既可解闷,又可消暑。对面高高的旅馆屋顶上晒衣服处有两个一丝不挂的男人,根本不把毒太阳当回事,在横杆上走来走去,或者故意仰面朝天躺在精细的木杆上,我看着他们边干活边嬉戏的样子,羡慕不已地想,自己什么时候也有那么一副好身体该多好啊。现在一切都成过去。在不能再现于眼前的不尽如人意这一点上,完全是梦幻一样的过去。

我出院的时候,曾下决心遵从医生劝说转地疗养。但是,没想到,在转地疗养的地方又得了病,只好躺着回到东京。更

没有想到，我的命运却是，回了东京也没有进过家门，而是躺在担架上又回到原来的医院。

回到东京的那一天，和从修善寺出发那天一样，也下雨。大家帮忙把我从火车上弄下来的时候，特意跑到车站迎接我的那些人，其中有一半的面孔我没有看到。我对来迎者能行注目礼作为答谢的，只有两三个人而已。还没容我想和到站迎接的人打打招呼，我就被放在担架上了。为了防备傍晚的雨淋着我，担架蒙上了桐油布。我觉得仿佛躺在坑里一般，在不见光亮的黑暗中常常睁开眼睛，鼻子闻到的全是桐油味，耳朵听到的是雨打在桐油布的滴答声，以及扶着担架的断断续续的人声。但是我的眼睛什么也看不到。森成先生在火车里把一棵野菊花插在枕头旁边的布提袋里，下火车时在忙乱中把花梗弄断了。

我是一直躺在这个担架上被抬到医院二楼病房，然后被放在三个月前睡习惯了的白色病床上，这才舒展开我那瘦弱的手臂和腿。这是个雨声不断喧嚣的平静之夜。因为我这排病房只有三四个病人，人声被雨声盖住，在这秋季里，此处反例比修善寺更安静。

在这安静的黑夜里，我心情沉静地在白绒毯里躺了两个小时后，护士送来两封电报。一封写的是“祝平安返京”，发报人是在满洲的中村是公。打开第二封一看，和前一封一字不差，也是“祝平安返京”。我颇感兴趣地望着电文上的暗号，猜想着这封是谁打来的，同时查看发报人的名字。但是只有发报局是在名古屋，琢磨半天才弄明白。这发报局是用铃

木祯次和铃木时子的英文字头组成的,是妻子和妹妹与她丈夫。我把两封电报叠在一起,打定主意,等明天早晨妻子再来的时候,首先和她谈这个话题。

病房里的草席是青的。隔扇也重新裱糊过了。墙也是刚刚粉刷过的。这些足以使人调整好长期住下去的心态。这使我立即想起杉本副院长再次前来修善寺诊病的时候曾对妻说过的话:换上新的草席,恭候他前来。屈指计算约定的日子,已经是第六七天了,那青青的草席似乎很久以来就一直等待着客人。

蟋蟀高歌几夜

只为恭迎贵客

从这夜开始,我暂时又把这个病房当作第二个家了。

二

回到医院的第十一个晚上,我问巡诊的后藤大夫:最近院长的病状如何?他回答说:近来一个时期很好,但是最近天气冷了些……我就说,等见到他的时候,请代我问候。那天晚上对这事没再介意便睡了。可第二天早上妻子来的时候,在我枕旁还没有坐定便说:实际上是瞒着您,长与先生上月五日就去世了。参加丧礼的事就请东先生代理。据说从八月底开始病重,正是你病危的时候。我此时才明白陪床的人把院长病

逝的消息对我秘而不宣,以及秘而不宣的意图。他那时把幸而活下来的我和去世的院长似乎做了一番比较,略显茫然之后便沉默不语。

院长从今年春天开始健康状况就不佳,我上次入院的时候,竟然有六星期没有见到他的面。他传过话来说,他听到我闹病的消息时,觉得很遗憾,只要最近健康上支撑得住,一定尽力给以治疗云云。后来也常常通过副院长传话问候。

在修善寺回想养病期间的事,报社^①为了照顾我的病,特别关照森成先生前来。他说,按医院的规矩来说,住院时间太长将如何如何。就在这天晚上,院长特意给森成先生直接拍来电报,说是他将尽可能地给以照顾。那电文我没看到,因为当时我正在睡梦当中。但是,单凭坐在我枕旁的雪乌若读给我听的声音,直到现在我还记得那诚挚的情意,大有言犹在耳之感。那电文的意思是:“请森成君留在那里,做好护理工作。”对于森成先生来说,这好像是一道庄严的命令。

院长的病情趋于恶化,据说和我的病危时间大致相同。我曾大量吐血,在场的人都认为很可能没有恢复的希望了。就在这种情况下之后的两三天,森成先生说因为医院的事得再次回一趟东京,那大概就是为了参加院长的葬礼吧?

① 这里提到的报社是指“朝日新闻社”,1907年夏日漱石以著名作家身分任该新闻社记者。第一部连载小说为《虞美人》。

院长从一开始就对我表示热情，在治疗上间接地给以关怀，在他一步一步地走向死亡期间，我生命的幅度却不可思议地越来越宽，从几乎微如游丝之细的状态中渐渐地闯了过来。当院长之死用一座墓碑作为永久标志矗立在墓前时，顽强地缠绕在骨头上的我那生命之根，居然能够侥幸在冰冷的骨头周围开始营造起流通血液的新鲜细胞了。供在院长墓前的花，几度枯萎，几度更新，从胡枝子、桔梗、女儿红，直到白菊、黄菊，入秋的一个多月之后，我因为旧病复发，又住了一个多月的医院，再次回到院长特意建起的胃肠病专科医院。但是直到这个时候我仍不知道院长业已去世。回来的第二天早上妻子来了，她实话实说这个那个地讲了一番，这时我才明白，在这之前我还一直相信，我的病情院长在东京就能一清二楚。所以我一直想，等恢复之后去一趟医院，要对他深致谢意。

鸿雁为逝者而来

也为存留者而至

细想起来，我平安无事地回到东京实在是老天的照顾。以为这样的结果是理所当然，那不过是因为仍然活着而胆子大了而已。脑子里不该老是想着自己有幸延命，也想一想走生命钢丝绳而一脚踩偏的人们那种惨象，如果不把他们和幸福的自己做对比想一想，那就不会知道自己的命运，也不知道对别人的厄运应该同情。

雁来明月夜

惜乎仅一只

三

听到长与院长逝世消息的第二天早上，接到了杰姆斯教授逝世的讣告。拿到刚刚进口的外国杂志，翻了五六页便出乎意料地看到教授的名字，心想，又是新著作出版了吧？便读了下去。其实是个意外，原来是报道教授永眠的消息。那本杂志是九月初出版的，报道中提到，教授是上周星期天，终年六十九岁辞世的，所以屈指算来，恰好是院长病情逐渐走向恶化，他周围的人们不分昼夜疾首蹙额的时候。细想起来，教授停止呼吸的时候，可能也正是我生命的脉搏在我那精瘦的腕子上呈若有若无的状态，使护理的人处于手足无措的日子吧。

我是今年夏天开始读教授的最后著作《多元的宇宙》。去修善寺的时候，想把它带到那边去，把没有读完的部分读完，于是就把它和别的五六本书一起塞进提包。但是从到那里的第二天开始，心情不好，简直到了不能出户的程度了。不过，躺在旅舍二楼也在一两天的时间内读了一些。当然随着病势恶化，必须彻底停止读下去了。直到教授死的那天，我再也没有拾起教授那本书的机会了。

尽管身卧病床，曾三次拿起教授的《多元的宇宙》，但记不得那是教授死后第几天了。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我已经

到了可怕的衰弱程度。仰面朝天地躺着,两肘还得用棉被支上,那种情况下仍旧坚持着看书,那是非常吃力的。还不到五分钟,因为贫血,手就麻木了,必须换个拿法,或者摩擦一下手背。但是脑袋并没有疲劳,所以并不感到辛苦就能理解书上的内容。只有脑袋还能用,类似这种自信的产生,就是从大吐血之后的这个时候开始的。我为此特别高兴,便把妻子喊来,告诉她:和躯体比较起来,我的脑袋还算结实。可是妻却说,原因就在你的脑袋结实得过了头,所以,病危的两三天内,护理得不好,使您的健康受到很大的打击。

没有读完的《多元的宇宙》,只花了三天的时间就轻轻松松地读完了,觉得很有趣。特别是从自己这样一个文学家的立场来看,教授不靠别的什么外力,只以具体事实为基础,以类推的方法切入哲学领域的篇章,读来特别有趣。我并不讨厌辩证法,也不憎恶唯理智主义。只是自己坚持文学上的意见,以及考虑到教授关于哲学方面的见解,觉得通过新的气脉达到了彼此相依相靠的心境,而且为此觉得精神愉快。特别是教授介绍法国哲学家柏格森学说的那部分,读来就像车子从高坡往下滑一样,俯冲而下,车轮如飞,势不可挡,痛快淋漓,对于头部血液尚未充分循环的我来说,舒畅与高兴简直无法形容。我对教授的文章心悦诚服,就是从这时候开始的。

即使现在我也记得十分清楚。

我特意把邻居东先生叫到枕旁,告诉他说,杰姆斯的确是写文章的高手。当时东先生并没有明确地回答。

相当于教授兄弟的亨利,是一位著名的小说家,但他也是

专写非常艰涩文章的人。社会上有人说：亨利写哲学一般的小说，威廉却是专写小说一般的哲学。都说亨利的作品非常难读，然而教授的文章却非常易读，内容非常明快。查一查他病中的日记，九月二十三日这一天写着：“上午读杰姆斯的书。我认为我读到一本好书。”他用不整齐的字这样写着。读了不被作者名声和标题所骗的书时，当然不会有什么遗憾。这日记正好是这个结论很好的佐证。

对于我的病，在治疗上给以种种关怀的长与院长，竟然在我毫无所知的情况下溘然长逝。在我卧病期间，向我空漠的头脑里投入陆离光彩的杰姆斯教授，也在我病中仙逝。唯有对这两位应该深致谢意的我这个人却仍然活在世上。

菊花之雨

赋我病中闲情

菊花之缘

依旧相顾今朝

（杰姆斯教授的哲学思考，从文学方面来看如何有趣，这里没有详说的余地，我颇以为憾。其次，教授热情推举的柏格森著作之中的第一卷英译本，最近终于译出，由松纳出版公司出版。书名定为《时间与自由意志》。著作的立场当然和教授一致，也是反理智派的。）

四

从病重的时候开始,那就成了活一天是一天的日子。而且那样的日子天天不同。自己心里很明白,自己的心像水一样流去。如果自我坦白,像云一样且去且来的我脑子里的现象,是非常平凡的。而且我的自我感觉也是如此。自己一生之中一两次大病的相应经验,既谈不到多深多厚,也不把它当作难为情的事,而且在天真无邪地重复着变化下去的过程中,为了供以后参考,而记下每天的心绪。那时候的我,当然手很笨。而且日子过得极快。刚觉得天黑了,却立刻觉得天亮了。于是我头脑中一掠而过的心灵波纹,仿佛随之而起。又仿佛随之而消。我遥望着那淡落的记忆与渺茫中远去的影子,即使在睡梦中也想把它招呼回来。名叫敏斯太尔堡的学者的家里去了小偷,为了给此事作证,有一天他被传唤到法庭的时候,他的陈述差不多和事实完全不符。即使以准确为原则讲究一丝不苟的学者,竟然这样不可靠。“往事种种”之中的往事,日子相隔越久,色彩褪得越厉害,就是理所当然的了。在我的手变得很笨之前,丢失的东西已经很多了。我的手获得运笔之力以前,散逸的东西也不少。这样说决不是谎言。我想把我得病的经过,以及病的过程中伴之而起的内心生活,即使杂乱无章,只能记下片段,也想把它记下来,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朋友们之中,有的听说已经好到这种程度而为之高兴。也有人以为可能因此轻举妄动,别把事情办糟才好。因为他

们担心。

其中为此事最愁眉苦脸的是池边三山君。他听说我又写稿子了,不问是否属实,立刻大动肝火叱责,说简直是多此一举,而且那嗓门粗暴之极。我是得到医生同意的,所以辩解,就看成普通人了解闷,这大概可以吧?可是三山君见面的寒暄之词却说:医生同意是理所当然的,没有得到朋友的许可却绝对不行。事情过了两三天,三山君见了宫本博士的时候提起此事,博士说,不错,人一感到无聊,就得担心胃酸往上涌,那样,反倒对身体不好。如此这般地给以调停,我这才得救了。这时我写了这样的诗赠三山君:

遗却新诗无处寻	嗒然隔牖对遥林
斜阳满径照僧远	黄叶一村藏寺深
悬偈壁间焚佛意	见云天上抱琴心
人间至乐江湖老	犬吠鸡鸣共好音

诗的工拙姑且不说。我住在病房里,不可能透过窗户遥望寺庙,病房里也没必要摆上琴,肯定地说,这诗和实况完全相反,只是它恰好吟咏出我当时的心境。宫本博士说,感到无聊的时候胃酸越积越多,可是我亲身的经历却是一忙得手忙脚乱时就会胃酸过多。归根结底,我以为人不能处于闲适之境界是不幸的,所以,把这种闲适对于现在希望得到的人得到它时的那种兴奋和高兴,这首七言律诗把它形象地转化成这五十六个字了。

当然,从趣味来说这的确是旧的情趣。说它既没有什么奇,也谈不到什么新。实际上既不是高尔基,也不是安德列夫,既不是易卜生,也不是萧伯纳。然而这种情趣却是他们这些作家还不知道的。而且肯定存在与和他们绝对无关的境地。就像现在的我们被苦恼的文学缠住,也是令人无奈的可悲事实,实际上被“现代风气”煽惑,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之间,如果日不旁视地注视着人世,那么,一定会看得出,人世上一一定是憋憋屈屈,而且凄凄凉凉的吧。如果偶尔接触一下古老的情趣,也许反倒使我们的内在生活中产生别有一番情趣的新意。我因为病才得到这种陈旧的兴奋和烂熟的宽裕,这才有从外国回来面对着平凡的米饭时那样从容的心境。

“往事种种”是因为可能忘掉才时时回想它。好不容易活了下来而回到东京的我,很快就要失掉因病才享受到的这份闲适心境。我很挂念现在刚刚离开病床,腰腿还不能动作自如的期间写给三山君的诗,可能已经成了歌颂这太平之趣的最后作品。“往事种种”不过是平凡、低调的个人病中述怀与叙事而已。但是,我以为把珍奇的东西大部分包括进去了,所以我很快地回忆,也很快地把它写出来,然后想和现在的新人们以及现在处于苦恼之中的人们一起,品味这古老的芳香。

五

在修善寺的时候,仰面躺着尚能作俳句,于是把它写进日记里。甚至常常寻求颇感麻烦的平仄作起汉诗来。而且把这

些汉诗一篇不漏地作为未定稿写进日记。我是近年来对于俳句渐渐重视起来的。至于汉诗,可以说一开始就是门外汉。诗也好,俳句也好,病中完成的,不论它是病中的本人多么得意之作,谁也不能设想,作品在专家眼里的考察(特别是现代性的考察)之下,都不可能是无懈可击的。

但是,我在病中作的俳句和汉诗,它的价值,从我自己这方面来说,根本和好坏没有关系。我的平生不论心绪如何不佳,我总自信有足以堪当俗事的健康,而且深得有此健康人们的赞许,所以,我是面对日夜面对生存竞争而处于恶战状态之中的人。如果用佛语形容,也就是不停地受火灾之苦,甚至在梦中也焦躁不安。有时曾为某事受到人们的奖励,偶尔自己也主动地干些事,兴之所至也摆一摆十七个字^①,看一看文采如何。但是,有时也难免起承转合四个句子搭配不妥,情绪上却觉得说不清哪个地方有游离的间隙,于是感到放心不下,觉得不能把这种遗憾留在诗和俳句之中。这也许是因为嫉妒欢乐的实际生活,或者为俳句、烂熟于胸的诗而发狂,于是被俳句和诗拨弄,以致被不该焦躁的风流造成令人焦躁的结果。因此,无论作成多么好的俳句与好诗,获得者本人的愉快却只是限于二三同好的评论,如果把这评论撤掉,剩下的必然是大量的不安和痛苦。

但是,一旦有了病,那情趣就大大不同了。卧病的时候,总觉得自己一下子就脱离了现世。人们也以为自己一下子远

① 指俳句。因为俳句是由五字、七字、五字三个句子组成的。

离了社会而原谅了自己。自己大可放心,干不了自己那份工作也没什么说不过去的,对方也顾虑到,把自己当作一个完好的人来看待,又觉得过意不去,确实应该同情。于是,健康的时候很不希望的悠闲春天来到了。这平静的心就是我的俳句,我的诗。所以,成就如何姑且不论,对于把作品作为太平纪念的本人来说,不知把它看作多么高贵。病中所得的俳句和诗,是为了排遣无聊,而不是在闲适的情况下被迫所作的工作。从实际生活的压迫之下逃脱出来的心,跳回原来的自由上去,当它得到充足时间的那一刻,那就是油然而生和膨胀而起自天而降的彩色花纹。无意识的兴奋,令人非常高兴。即兴横竖推敲,掰开揉碎,把它作成俳句或者作成诗,这个顺序和过程也是令人高兴的。将近完成的时候,无形的情趣非常清楚地出现于眼前,这样,完成后的心情会更加令人高兴。看看是否果然有我的独特情趣,以及我的独特形状的真正价值,还是不遑一顾?

病中,各方的同情者通过我认识的和不认识的人,给以恳切的同情。病弱之身对于各位的厚意隆情一一复信致谢,并详细陈明,今后一定不负众望,同时也不能不把自己终于未死以迄今日的过程向大家作一报告。《往事种种》就是为了这个才在病状中开始写的。也是为了把本应该一一说给别人而寄发的话省略下来,只刊载在文艺栏的一角,向那些对于我这样的人始终关怀而非常值得感谢的人们,报告一下我的近况。

所以,“往事种种”之中之所以夹杂着诗和俳句,并非

出于仅仅要求别人把我看作诗人、俳人的打算。老实说,我甚至想到,这些事的是是非非倒应该毫不介意,一切随它去好了。只是当时的我是在如此情调支配之下生活着的消息,迅速到仿佛一转瞬般地传达到读者的心上,我就以为满足了。

江上秋光好
打桩声声如波涛
响声干云霄

这是活过来之后大约十天左右出乎意外而成的俳句。万里无云碧空如洗的秋空之下,是那辽阔的江,从遥远之外传来打桩声,符合这三种事项的情调,不停地在我头脑中悄悄地徘徊不去的情况,我现在依然记得。

秋空成浅黄
万里澄澈好风光
斧斫青杉忙

这也是把同样的情致用不同的语言表达出来的。

别梦了无痕
敢问醒来何所见
一条天之川

什么意义呢,当时我也不知道,即使现在也不明白,我想,或者可能是告别东洋城的时候,突然生出什么联想,在头脑里转个不停,于是恍惚之间出现的句子。

当时的我,只偏爱西洋语言里几乎看不到的风流这个词的情趣。即使在这种风流之中我也只偏爱这里举出的俳句所表现的一种情趣。

秋尽飒飒风
偶染风寒要见重
喉节已红肿

这样的句子尽管属于实际情况,但是总觉得它杀气颇浓,含蓄不足,说出口的时候就已经有了令人颇感奇怪的心情。

风流人未死 病里领清闲
日日山中事 朝朝见碧山

没有圈点的诗,像冷清寂寞得仿佛拉窗上没有糊纸一般,所以自己画上圆圈。像我这样一向不谙平仄,韵脚也只是朦朦胧胧地记得一些,如果问我是不是像中国人那样,只对他们自己才有些用处的诗下了那么大的功夫,老实说连我自己也说不清道不明。但是(平仄韵字姑且不论),诗的情趣在封建王朝之后的传习早就日本化,以至今日。所以,从我们这般年纪的日本人头脑中并不能轻而易举地把它清除掉。我的生涯

中从来就是被工作追赶着,连个简单的俳句也作不出来。至于说到诗,觉得麻烦,也懒得动手。只是这样远远地望着现实,也只有平静的心上没有丝毫盘根错节的时候,句子自然涌现出来,诗也乘兴在种种形式之下浮上来。作一番回顾之后发现,那是自己的生涯中最幸福的时期。应该装满风流之器,对于并不整齐划一的十七字俳句,除了佶屈聱牙的汉字以外,只知道其他全是日本发明的,或者我在这个时候,这种场合,总是忍耐着它的不整齐划一,佶屈聱牙,钻进其中欣赏它,而且乐此不疲,这样,决不想一想日本从来就没有恰当的诗形,而且引以为憾。

六

开始萌发读书欲望的时候,是东京的玄耳君以邮包的形式给我寄来《剑扫醉古堂》和《列仙传》之后开始的。《列仙传》是装在书套里的中国版本,翻页的手稍微用力,那纸就刷刷拉拉地快要破的样子。版本固然古老,但让人不痛快的是它已经脏了。我是躺着看这部脏书的。对于插图中的仙人个个都看得特别认真。而且很感兴趣地比较仙人胡须样式,头的外形等等。忘记了源于那时候画工各自的笔法而形成的各自特色,猜想:如果他们的头不是这样扁平,那就没有当仙人的资格了吧?或者估计着这稀疏的胡须风吹不起来,也不可能加入仙人的行列等等。总而言之,我对他们表现于体貌的骨相没完没了的端详。当然也看了文章。我是在平生

性情急躁找不到前进之路的时候，自以为可喜可贺地意识到必须心境悠远的时候读它。我以为现在的青年之中，有勇气和时间读一页《列仙传》的一个也没有。上了年纪的我，说实话，也只是从这个时候开始读了这本书的。

但是，可惜的是正文不如插图雅。业已羽化的仙人之中，仍有欲望的灵魂依旧活跃。即使如此，在读它的过程中，多少中意的东西一定会有。我以为最容易的而且可笑的，你猜是什么？不是别的，正是把手垢和鼻涕塞子团成药丸那么大，说是灵丹妙药给人服下去的那些吊儿郎当的仙人，那仙人叫什么名字，如今已经忘了。

不过，比插图和正文更引起我注意的，是卷尾的附录。说轻松些，这些都是被当作长寿法、养生训从各个方面搜集来，从而编辑成册的。原来，为成仙的特别注意事项，和普通的深呼吸、冷水浴不同，是一些很抽象、实际上用让人似懂非懂不易理解其意的文字组成的。对于病中的我来说，读起来很有趣，甚至于把其中的两三个故事特意摘录到日记里。翻翻日记看看，那上面写的是：“如以静为性，心必在其中，如以动为心，性必在其中，如心生，性必灭，如性灭则性必生”，如此这般令人难懂的、佶屈聱牙的汉文占了大半页。

那时候，我对于抓着自来水笔端沾着墨水写字，感到相当别扭。这样做实际上比健康人一只手拿着六尺橡木棒舞弄还要费力气。即使那么严重衰弱的时候，心里仍有特意写这么艰深句子的精力，现在回想起来也是挺愉快的。想起儿童时

代去圣堂图书馆,拼命地摹写荻生徂徠^①的《藁园十笔》的往昔年代,就仿佛有了一生一次的心情。正如从前我的作品除了模仿以外根本没有什么意义一样,病后我的作品也差不多一样没有意义。然而,在那无意义之处我找到一种价值因而为此高兴。向人们提长生之道的《列仙传》,在说不定难以长生的心绪之下,之所以使病后的我如此这般心悦诚服地受它摆布,对于我来说完全出于偶然,也是未必能再遇的奇缘。

法国老画家阿尔匹尼已经是九十一二高龄的人了,但是看起来他仍然有一般人那股力气。当时出版的杂志上,十分醒目的木炭画就发表了十种。《国朝六家诗钞》的卷首有沈德潜写的序,那上面写的“乾隆丁亥夏五月沈德潜书”表明,此时的沈德潜是九十有五。他特意把年龄写上了。长生是不言而喻的好事。既长生又像这两个人一样脑子还中用,那就更可喜可贺了。刚过不惑之年就要死去活来幸而得救的我,从此以后能活到什么时候,这是根本无法得知的。细想起来,人活于世,如果多活一天,这一天就很好。多活两天,这两天就更好。而且如果他的脑袋还好使,那就应该说很难得的了。海泽^②,据说还阳过两次。一次是请他的朋友写好了悼诗,他却活过来了。当时我也从某报纸上读到 he 逝世的消息。他却没死。我是读着《列仙传》,尽力重复着儿童时代的那种天真无邪而活到现在。仅仅这一点,就使体质素来软弱的我感到

① 荻生徂徠(1666—1728),江户中期的名儒。家茂卿,号藁园。初习朱子学,后倡导古文辞学。代表作有《藁园十笔》、《论语微》、《政谈》、《太平策》等。

② 海泽(Heyse,Pauli Von,1830—1914),德国作家,1910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非常幸福。最近收到一位素不相识的人写给我的问候信，信上说，先生千万别死。我为了能读《列仙传》一直活到如今，并且为此高兴，同时也为给我以同情的青年而活下去高兴不已。

七

沃德^①在他所著的《社会学》一书的书名前，特意冠以“力学的”(dynamic)这一形容词。我以为作者特意预先告诉读者，这不是普通的社会学，而是从力学角度论述的。但是，俄罗斯翻译家把它翻译成俄文之后，俄国当局立刻宣布禁止出售此书。著者不相信会有这等事，就向在俄国的朋友打听。朋友回信说，他自己也不知究竟为什么，恐怕是标题上的“力学的”几个字和“社会学”联系在一起了，所以当局立刻想到(dynamite)和社会学，害怕炸药和社会主义有什么关系便立刻粗暴地决定不准出版了。

这回不是俄罗斯当局，我就是曾经对“力学的”这个词花费了不少注意力的人之一。一般学者从一开始就不注意这个词，好像没有动作的死东西一般，研究手头大量的研究材料，不仅若无其事而又常常看不够似地看着它。而和自己有密切关系的文艺上的议论特别容易陷于这种弊病，而且我正在陷进去，对此我表示遗憾并予以批判。所以，为了参考，真想把

① 沃德(Ward James, 1843—1925)，英国心理学家、哲学家。

这个曾被俄罗斯当局深感恐怖的力学的社会学(Sociology)好好地读一遍。实际这等于自白自我之耻,很不体面。然而这决不是新书,从装帧的规格来说,和业已出版的斯宾塞的综合哲学相仿,古色古香。但是,它也是一部厚得怕人的著作,分上下两卷,足有一千五百页的大厚书,所以,不用说四五天,就是一周也读不完。于是我想,万不得已等以后有机会再读,便把它收进书柜,后来突然想起,因为对小说失掉了兴趣,读读这类读物大概比较合适,于是就从家里拿来,结果是在医院里开始了研究《力学的社会学》。

但是,读起来之后发觉,这是一部前言性文章太长的书。而且,一谈到重要的社会学,却显得相当的不完备,本来应该占主要部分的所谓力学,实在是粗糙得令人不敢相信它的可靠性。现在仍对沃德的著作给以批判,那不是我的目的,只是顺便这样提一提而已。我只是想着:现在会出现真正力学的社会学了吧?现在会出现高潮式的力学的社会学了吧?怀着始终信赖著者的心情,终于读完这部一千五百页大书的最后一页,当任何篇章始终也没有出现值得期待的东西时,就像哈雷彗星应该以其彗尾包围地球的当天,实际上没有任何变化,就和太平无事地过了这一天的心情一模一样。

不过,在这条路上实在不能不心有旁骛,正因为这个关系才感到多趣多样而觉得很有意思。当翻到宇宙创造论这个严肃的标题时,不由得唤醒了我从前上学时的老师讲授的星云说的记忆,不由得脸上浮现微笑。同时也不由得想起了许多往事。

自己现在从危险的病中好不容易开始恢复过来,当然因此感到非常幸运而高兴。在逐渐康复的过程中,也就不能不为业已去世的知名人士惋惜,因而由衷地希望他们多活些日子。因此,对于那些关照过自己的人,比如妻子、医生、护士以及其他的年轻人们,怀有感激之情。对自己曾关照过的朋友,前来探病的众多人们,也感激不已。因此也深信,正是这些地方恰好才使人相信这里潜藏着人间本色的东西。它的证据就是,这些地方使人深刻地、强烈地、愉快地、饱满地体会到人生意义。

然而这是人的相互关系。好,即使我们不把自己看作宇宙本位,但是除了现在的我们以外,没有谁把头伸出来看看世界周围的情况,而是急急于内部争斗。经过三代的整个生物进化论,特别是由于物理的原因,以无情无意地力图发展的太阳系历史为基础,只要稍加考虑软弱无力地营生于此间的人类,就不能不注意到,像我们这样的一喜一忧,甚至于会使你想说这事实上是毫无意义的。

经过难以计数的星辰,开始凝固的地球表面得到热力而熔解,依旧膨胀变形为瓦斯。与此同时,其他的天体也受到同样的革命,直到今天之前一直分离运行的轨道和轨道之间被填充得没有缝隙的时候,现在很有秩序的太阳系,大概就失掉了日月星辰的区别,像一团大火云那样灿烂地盘旋吧?更进一步逆向思维这个星云失掉热量而收缩,收缩的同时在旋转,边旋转行进边把外部的边甩掉的情况,得出的结论必然是海、陆、空气井然有序的我们从前的地球,不过是一团燃烧的瓦斯而已。从今天追溯上去,把科学的法则与难以想象的远古拉

扯在一起，那么，一丝不乱的普遍真理必然表明，山就是山，水就是水，一定不错，但是，这山、这水、这空气和全仗太阳的存在而生息的我们人类的命运，是我们应该生存下来的条件刚刚具备的瞬时之间——不过是从必须展开永劫的宇宙历史的长度来看的瞬时之间——而已，与其说那是虚幻无常，也许说成偶然的生命更准确。

我们的一生只是以人为对手而生活的。为了活着而用的空气，那是当然有的，这是从来没有人想过的事。如果究其根源，似乎无非是源于这样的观点：我们既然生下来，没有空气是绝对不行的。正因为有了空气人才能生存下来，老实说，空气并不是为了人的生存而存在的，而是有了空气才存在人。即使现在，如果这空气的成分多少发生变化——地球的历史已经使人类开始思考这种变化——活性氧和地上的固体物结合逐渐减少下去，如果炭素被植物吸收而运送到黑煤层，就像月球表面一个样。如果我们的世界也彻底冷却了，那么，我们就必定全部死亡。我也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庆祝自己活到今天，哀悼远逝的人们，怀念朋友憎恶敌人，也未必能够甘于活动范围之内的生活而洋洋得意过日子。

再进一步通过动植物观察这些进化历史的时候，人类必然自我满足地以为自己已经百尺竿头达到顶端，但没有料到突然跌下来。正如预兆不祥的黑船^①驶来才知道，日本并

① 从室町末期(公元1477)到江户末期(公元1868)，日本实行闭关政策的时期，来自欧美各国的船只，其船体均涂成黑色，因而称为黑船。

非神国；再往上追溯，正如天动说被打破，被迫不得不理解地球并非宇宙中心的事实的时候，同这些相比较，这才知道进化论，想象到星云说的现代的我们这些人，正在尝苦果。

为了保存种类，对于单个的消亡概不计较，这是进化论的原则。按学者的例证，据说一条鳕鱼每年产卵等于一百万条鱼。牡蛎多达二百万，超过鳕鱼一倍。其中能成鱼的不过几条而已。大自然在经济上是最大的浪费者，道义上也是残酷的父母。人的生死也是如此，如果对以人为本位的我们这些人来说，这肯定是大事，然而暂时换一下立场，如果以自己站在自然立场的情绪观察，那就只能是理所当然的趋势，这里丝毫也没有可喜或者可悲的道理吧。

这样想的时候，我很胆怯，又觉得非常无聊。于是特意为了换一换这种情绪，想着最近逝去的大冢夫人的事，同时也写了步夫人韵的俳句：

菊花多妍丽
何不尽投你棺中
相伴芳魂去

八

从难忘的八月二十四日到来之前的两周左右开始，我就生病了。我苦于屋前不断来来往往的来温泉治病的客人看到我，即使天气闷热我也一天到晚关着廊上的拉窗。老太太不

嫌烦，每天三次拿着菜单前来问我订什么菜，尽管我只订两样可能合我口味的，但是我一看到小饭桌上摆的碗碟，就生出不知来自何处的反感，根本不想拿起筷子了。就在这时，饱嗝也接着来了。

开始吐的是煎药的黄黑色的水。吐了以后就舒服些，所以有些东西也吐出来了。但是吐出东西之后的高兴情绪还没有完，立刻又觉得留在胃里的东西沉重，痛苦到难以忍受的程度，又吐了。吐的东西大多是水。颜色也渐渐变化，最后成了青绿色的液体。甚至在连一个饭粒都不敢送进胃里的百倍小心的情况下，突然之间又从食道流出来了。

青色的东西又变色了。开头好像熊胆融化成的水，黑黑的浓汁，装了满满的一珐琅盆。医生皱着眉头忠告说：这样的东西也出来的话，现在就应该安安静静地回东京才好。我指着盆里问医生：我吐出的是什么？医生一副不感兴趣的面孔说：是血。但是我看到这黑东西不可能是血。结果又吐了。这时，熊胆颜色的东西稍带红色，从咽喉出来的时候有股腥臭，直冲鼻子，我按着胸部连说是血是血。玄耳君吃了一惊，他要求森成先生派坂元君特意赶到修善寺来，用长途电话把这消息传达给胃肠病院，从那里又立刻转到报社。从分馆赶来的东洋城站在我的枕边说，今天通知我，医生和报社职员今天从东京赶来的消息，这时我自己有得救的感觉。

这时候的我，几乎没有像个人一样有着复杂生命而依旧活着。除了痛苦之外，什么事也装不下似的，带着一个激烈活动的胸部，一天到晚苦恼万分。印下了四十多年经验的我的

头脑，仿佛只能一秒一秒地把这痛苦深深地印下来而已。所以我的全部意识内容只有胸闷，肚脐上方三寸附近日夜不停地跑来跑去串着疼。我一天从早到晚只想，趁早把这一块切下去。不然，把这可怕的单调意识趁早打发到别处去。还有，如果可能，真想这样冒犯睡魔，躺倒睡一个星期，然后以从容不迫的心情，在爽快的秋日阳光之下痛快地睁开眼睛。最好是不坐火车不让它摇动，也不坐别的车，潇洒地回到东京，进入胃肠医院的病房，迎面朝天地躺在那里。

森成先生来了之后我这痛苦也丝毫未减。胸腔里好像有个棒子在搅动。还有，胃里仿佛有大的波浪划出的波纹漾向前方，那难以言喻的心情实在受不住，躺下坐起，坐起躺下，森成先生告诉我吐一吐看，于是腥臭的东西从咽喉深部往外倾泻进盆里。即使森成先生帮忙消除这种痛苦的时候，每动弹一次都要打腥臭饱嗝，而且直冲鼻子。血是不断地向肠里流动。

和这种烦闷比较起来，难忘的二十四日发生的事以后我居然活下来了，我不知道用什么办法找到安住之地静养下来。当我以后知道那个平静的日子就是自己一生中最可怕最危险的日子的时候。我写了如下的诗：

圆觉曾参棒喝禅	瞎儿何处触机缘
青山不拒庸人骨	回首九原月在天

九

我想把难忘的二十四日发生的事写下来,但是一摊开稿纸,不知为什么,又没有心思写下去了,所以就把记忆颠倒过来,往回倒着走。

从离开东京那一刻开始,我的咽喉就疼得厉害。东洋城本来是应该一起来的,因为他误了火车,所以他的电报我是在火车上接到的。按他的意见在御殿场等了他一个钟头,在这个时间里,我为了用那张不再用的火车票办理退款手续而去了站长室。在这里看到一个腰围好几尺的大块头西洋人坐在椅子上,不停地看着明信片的正面,正在辨认什么。我对站长讲了我的要求,同时也难禁在没想到的地方看到没想到的人这种好奇心油然而生。这时那大汉突然站起来,我问他,您能说英语吗?他用那嘶哑的嗓音说了声“可以”。随后他说想去京都,请告诉我坐哪趟车合适。非常简单的问题,如果是平常,寒暄之间就告诉他了,可是此刻的我却几乎失掉声量,说话很困难。本来是有话可说的,但是说什么呢?那要说的话通过咽喉的时候,就像一千条绳子摩擦咽喉一般,从嘴里出来的时候,完全失掉光泽,几乎没用。我借助于通晓英语的车站站员,终于把这个大汉送上了开往京都的火车,想起当时的不愉快,至今难忘。

到达修善寺之后咽喉一直不好。从医生那里拿药,使用东洋城给我亲手配制的含漱剂,侥幸地能说出日常的话了。

当时的修善寺里，北白川殿下正在那里。东洋城始终忙于那方面的工作，即使他住在和我这里只有百米之隔的菊屋分馆，也不容易到我住处来。等他把该干的事全收拾完，已经过了晚十点，这时才站在蚊帐前说几句话安慰我，这已经是常事了。

事情发生在这样的晚上，还是发生在白天呢？已经记不清了，那次像往常一样见了面，东洋城突然对我说，殿下提出要求，想请你给他讲些什么。当我听到这个出乎意料的要求时，我相当吃惊。但是，连自己都听不见自己说什么，发出自己都不愿意听的声音，自然就没有为殿下讲话的勇气了。而且礼服褂子礼服裙都不在手头。此外，像我这样没勋位的人，妄自尊大，在高贵的殿下面前露面，这是不妥当的，这一点我首先就不知道。实际上我还担心这是不是出于东洋城独断专行，干出这概无先例的事。所以我记得很清楚，我并没有明确表示同意这件事。

我的痛苦从咽喉转到胃之后不久，东洋城身在故乡的母亲患病，他为了探望母亲，和代替他的人办妥交接，首先回了东京。殿下没过多久也走了。等难忘的二十四日到来的时候，东洋城在关于我的情况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又从东海道乘火车西下。那时，他利用四五分钟的停车时间，特意从三岛寄给我一封信。那封信我遗失在路上了，自然没有带回旅舍。原来那是东洋城告假回东京的时候，殿下对于我的病依旧挂念，对他说：如果没有相逢的机会，就请他多多保重。话说得情深恳切，他那封信就是把殿下的话特意转告病中的我。我

的咽喉病已经痊愈,胃的痛苦已消,现在的我,对殿下必须谨致感谢之忱。必须祈愿殿下健康。

十

雨不住地下。我看了几天那长在后山绝壁上头朝下、闪着寒光的水管竹,在沉闷的屋子里呻吟着度过一天天的光阴。人在沉沉睡下的时候才受到梦的袭击,在距离栏杆六尺多地方的流水声,被风雨之声遮挡得一点也听不见。在这期间,不知从什么地方传来“水要来了”“水出来了”的喊声。

名叫阿仙的那个女仆过来说,昨天晚上桂河涨水,门前那幢小房子的人把行李基本打好,希望暂时寄存在我们这里。顺便还说了某处的住家全给冲走了,后来他家的宝物又从什么地方挖出来了。这姑娘出生在伊东,有个毛病是大嗓门,站在水边或田地里叫人,声音很大,是个粗枝大叶的女孩子。在被雨封锁的山间旅社里,听这种分不出真假仿佛古老的故事的时候,也就有了孩子时代的感觉,不由得有了被古色古香的气氛包容了意识。而且,房屋被冲走的人家在何处?他家的宝物是在什么地方挖出来的?本来这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事物,向来也没人把它当回事,现在把它当作果有其事地议论下去的样子,居然造成了我把现在住的这个温泉旅馆看成远离尘世,不论什么消息、传言都进不来的山乡野馆,从而觉得它颇有情趣的气氛。

没过多久,这种有趣的空想,开始表现为奇奇怪怪的事

实。来自东京的邮件、报纸全都推迟。偶尔寄到的东西之中，就像水泡过的一般。小心翼翼地揭开一看，才知道城里正发大水，这类报道明明白白地印成铅字，然而这种事实，在这里还是几天前的事。现在虽然记得不太清楚了，但是不安的未来仿佛就在眼前，对于一天一个样子的我这疾病之身来说，决不是值得高兴的消息。因为半夜里胃闹病，自然而然地醒来，痛苦得这身子骨简直就不知道放哪里的时候，就不能不胆怯而且担心：东京和自己之间联系在一起的纽带断了。我成这个样子，要回去势必加重。从东京到我住处来，第一个困难就是道路被大水冲坏。不仅如此，东京此刻已经被水泡上。我现在做梦几乎都梦得见我的家和高岗一起崩塌的情景，以及我的孩子们被冲到茅崎入海口之处，然后从那里被拥进大海。下大雨之前我曾先给妻子寄去一信，我说，那里没有好房子，所以，四五天之后我就回去。同时我故意没有把旧病复发深感痛苦之事告诉她。然后我就想，这信还不知道能不能到呢，想着想着就睡着了。

这时来电报了。看得出这电报用了好长的时间和劳力，即使这样还不知道能不能平安到达收报人的手里，这些电报都是收报人打开封套之前的一刹那会使他大吃一惊的。但是，内容无非是说这次水灾没事，你那里如何？不过是一封问候兼报平安二字的信罢了。

看得出是本乡区的电信局发的电报，由此得知这是拜托草平君代劳的。

雨更是下个不停。我的病也逐渐向坏的方向发展。一

次,我半夜十二点接到长途电话,一边按着发硬的脑部一边拿起耳机。杂音厉害,话音微细,总算听懂:茅崎的孩子们平安,东京家也平安无事。其他就根本不得其详,差不多等于和风说话,若断若续,杂音噼噼啪啪,震得耳膜难受。我甚至听不出是妻和我说话,所以我称对方总是用“您”这个敬语。东京的音信,使我在风雨洪水之中很是操心,头一次使我心明眼亮了如指掌的,是连坐下来的工夫都没有的妻写来的那封信。她把当时的情况事无巨细地写下来,这封信好不容易到了我手之后我才明白了我家的情况,我看了这信,吃惊到忘了我的病。

病中偏多梦
银河之水化为雨
人间灾无穷

十一

妻的信很长,篇幅所限,这里当然无法引用。她开头就说,我的病情是东洋城告诉她的,因此,心烦了好久,想去探病,但火车不通也束手无策,所以想到,哪怕挂个电话也好,那天一整天也没有挂通,没办法只好挂加急电话,半夜从山田太太那里挂的。在茅崎的孩子平安与否,看起来她是操了不少心。尽管十间坂下这个地方不会遭到水灾,如果万一有事必须从邮局往家里拍电报,为了使我安心养病,她特意先同山田

太太打了招呼。此外，她还说，市内大部分平地受灾，因为从现在的江户川大街直到矢来派出所往下一点全都泡在水里，所以来往的行人只好坐船。尽管迟到然而毕竟收到的报纸上，一般情况都有报道，即使没有妻的信也大致了解当时的情况。打动我心的现象，主要不是庞大的社会同雨、水战斗的情况，而是只和我有密切关系的个人消息。这里所说的个人，至少有两个人在这次大雨大水中险些丧生，事情的始末我从信的字里行间读到了。

一个是嫁到横滨的妻子妹妹的命运。妻的信上是这么写的：“……梅子在最小的弟弟陪同下，前往塔之泽的福住温泉，因为水灾，福住被大浪冲走，六十名浴客中有十五名下落不明，生死难料，一切束手无策。去横滨的火车不通，无法前往。电话因挂号者太多，等一天也未必轮得上……”

后面就是许许多多求我用电话传达的信，再后面谈了公司的杂役步行前往箱根去找妻妹，结果是像幽灵一般的可怜相回来的情况。我读到这里立刻想起，就在两三天前从旅馆的茶房姑娘那里听说，某处大水冲走房屋，那家的宝物又在某处挖了出来，我边听着这童话般的故事，没想到它背后有和自己的利害紧紧纠缠在一起的可怕事实，为自己相信没头没尾故事的无知而吃了一惊。同时也觉得这无知具有强迫人的命运的威力。

第二个使我为之心动的是草平君的消息。妻子帮着本乡区的亲戚把活干完，她回去的时候心想看看柳町的草平君住家如何，因为柳町地势较低，便去了那里。到了一个地方，她

想，草平的家就在这里吧，从外面往里一看，她记忆中的草平家已经彻底地垮了。

她信上说：

“我向邻居打听：他家的人都平安无事吗？去了哪里？木柴店的老板娘说，昨晚上十二点左右，台地垮了，侥幸，谁也没伤着。说是暂且先搬到这里的房子住下。她告诉我地点之后我就去了柳町，到那里一看，水还没有完全退，临时租下来的房子里，草席下面的木板架子之下还是稀泥，东西算是搬进来了。我不知道怎么说才好，可怜兮兮的阿种一看见是我就从家里跑出来。……我想，晚饭也没法做了，我就给他们做了寿司权当晚饭……”

草平君就怕塌方，听说他尽可能地睡在靠外面的地方，家宅地塌方的时候，靠外面的人毫发未伤，可是只有他一个人脸受了轻伤。妻的信上把这件事也写进去了。我读这封信时就觉得只是脸上受点伤，实在够走运的了。

房屋在大面积塌方中被冲进滂沱大雨里，整个都城有几万人发出可怕的喊叫。在相同的大雨、相同的大水之中，和我关系极深的两个人幸以身免。他们的灾难我却毫无所知，住在离他们遥远的温泉村，眺望烟云，细赏雨丝。当我接到他们两人平安无事的消息时，我的病也正是渐渐地走向危险的时候。

何妨问秋风

辞枝之叶多又多

何者率先落

十二

阴雨连绵的一天夜里，稍偷病中之闲，到楼下的澡堂看了看，但见把书信纸裁成三尺长竖着糊的墙，那颜色在幽暗的灯光之下，出乎意料地使我发现了吸引我视线的东西。我站在温泉热水池旁，在身上沾水之前，首先想到的是看看这类似广告的东西。但见它正中写的是要开业余单口相声大会，下边写的主办者是“一群裸客”。地点是“于山庄”，具体日子写在旁边。我立刻就明白“一群裸客”是谁了。所谓“一群裸客”，原来就是我相邻房间的客人自撰的名字。昨天午间，我透过隔扇听他们在议论名演员太郎冠者的表演如何如何等等。长时间的议论之后说：我们不在那地方表演，不在那儿表演不是挺好的么，谈话内容大致就是这样的。那时我已经躺下，他们谈的内容和我毫无关系所以我也不想知道。总而言之，他们决议在山庄举办表演，我以为肯定会给山庄增彩。我按照澡堂旁边贴的通知上的日子，和“一群裸客”大谈志趣的时刻，回顾一下这次相声大会本身，以及已经顺利告终的昨天下午，我就不能不祝贺这个“一群裸客”——至少是这个团体的首脑们，也就是我相邻房间的住客——的成功！

这群住客一共五人，住在一间。其中看起来年岁大的三十岁左右的男人，加上它的妻子和女儿，他一家就占了三人。他妻子是一位气质高雅而沉静的女人，那女儿更像个大人。

成对比的那位丈夫却是大嗓门，吵吵嚷嚷。其余的两人都是二十岁的青年，其中的一个是这一行当中最喋喋不休的。

不论任何人到了中年以后，如果回忆一下二十一二岁时候的自己，在各种各样难以数计的回想之中，一定会找到足以使自己羞得冷汗直流的场面。我在邻室病中呻吟的同时，还不能不注意这个汉子的语言和举止。结果呢，我以为，在他过去二十多年的生涯之中，不能不视为极不光彩的傲慢与自大的程度，肯定和现在一样可怕。

虽然不知道这条汉子出于什么必要非如此不可，但他却总是好像在大路上讲演一般，不住嘴地大声说话，而且洋洋得意。茶房姑娘一到，他就像万事通一样，一定指挥起来说个没完，我在他们隔壁听到，既不是俏皮话，也不是幽默诙谐话，总是那么生编硬造（而且非常得意），半通不通或者连四分之一也不通的话乱喊一通。但是茶房姑娘听了他的吵吵嚷嚷总是笑个不停。不知道她是确实以为真的可笑而笑呢，还是不得不逢场作戏而笑的，反正尖声尖气，笑声可怕。病中只感到无聊的我，没少为此事伤脑筋。

“一群裸客”中还有一部分人住在楼下。他们全员九人，所以他们自称“九人帮”。这“九人帮”一丝不挂地在六尺宽的走廊上跳舞，跳了一个晚上。我要上厕所，走出拉门时，只见“九人帮”跳累了光着身子盘膝而坐。他们的腿或者屁股挡着路，我只好小心地跨来跨去地走。

下了许久的雨好不容易终于停下来了，开往东京的火车开通的时候，一群裸客的“九人帮”好像早就商量过一般，一

蜜蜂似地回了东京。仿佛和他们约定同时动身一样，森成君和雪鸟君与妻子，先后从东京来了。于是我就把“一群裸客”们退的房间租了下来。结果是把新建的二楼四间客房全租到手。我比较闲适的时候，一直是靠喝牛奶活下来的。有一段时间曾经用匙子把西瓜捣碎，喝它的红汁。为宣扬佛法而放烟火的晚上，我就把铺盖拉到走廊跟前，以便躺着就能看到初秋的天空，直到半夜。同时无意识地等待着难忘的二十四日这一天的到来。

楸花能托住

重如露珠疾病身

只可当浮云

十三

那天，杉本先生计划从东京来给我诊病。雪鸟君是什么时候前往大仁迎接的，我已经记不得了，我以为是在下午去的。从来就不让照耀山中的太阳离开我的床铺，自己也走不出屋子的我这个人，从早到晚几乎只能仰着脸，这样说实际上看到的也不过是两厢房顶上所余无几的那么一大块天空，而且是想象中的最大极限。我在修善寺尽管逗留了两个月零五天，但是何者为东，何者为西，哪个是去伊东时跨越的山，哪个是去下田的大路，我根本不知道，只是住满了日子就回来了。

杉本先生按预定时间到达旅舍。我在他到来之前不久，

从妻的手里接过饮料，用细长的玻璃管子喝大约一盒^①温暖的牛奶。因为，自从胃出血之后，我一直坚守安静状态和吃流食。而且，医院尽可能地给病人营养，力求以恢复体力的办法抑制溃疡的出血，不管你愿不愿意喝只能喝下去。老实说，这天从早晨就引不起食欲，喝的时候，看到那不能动的混浊白色仿佛涨起来的时候，立刻感到憋闷之至，想到留在舌尖而浓重的乳味，还没把牛奶拿到手就引起了反感。被强迫的时候，我不得已就把细长的带弯的管子歪着，把那不知道是牛奶还是水的东西吸到舌尖试试。当它流到咽喉而咽下去的时候，一股清爽而强烈的香气仍然留在口里。有意识地为了改变口味，所以要了一杯冰淇淋放进去。但是，感觉决不总是那样清爽，越过咽喉就立刻融化，感觉它好像到了胃里之后立刻凝固下来，觉得不可言喻的舒服。此后的两个钟头，我接受杉本先生的诊察。

诊察的结果得到并不太坏的报告。雪鸟君历来从森成先生那里听到的病情报告都是不太好，这次一听森成先生的诊断报告，大为高兴，兴奋之余向报社拍了报告情况良好的电报。不能忘记的吐血八百毫升，足以打消他这份报喜电报的效果，这是在诊察完过了一个小时之后的傍晚突然发生的。

我吐了这么多血，而且时间也拖得长，从傍晚直到再没有阳光的黑夜，再延长到第二天天亮，事无巨细一概留下记忆。时过境迁，在我读妻子多个心眼儿记下来的日记时，读到其中

① 一升的四分之一。

用楷体字母写的：脑贫血（狼狈的妻子一时着急忘了脑贫血这三个汉字怎么写，只好用楷体字母代替）。当我看到自己曾陷于脑贫血以致人事不省这一段的时候，我把妻叫到枕旁，详细地问了我当时的情况。原来我以为，我是脑袋彻头彻尾清醒之中接受注射的，实际上是我昏迷了足有三十分钟之久。

快到傍晚时分，突然胸痛起来，好像遭到什么打击，痛苦地受不了了，竟然命令忙活了半天刚刚亲切地坐在我枕旁的妻子说，因为太热，你往后退一退。即使如此仍然觉得受不了，竟然违背一定要安静地仰卧的医嘱，试图从仰卧的姿势向右翻过身去成侧卧姿势，我记忆中尚属空白的人事不省状态，据说一定是想要换换躺的姿势，随着使尽浑身力量的同时，相伴而发生了脑贫血。

那时我的血一下子就喷到大吃一惊赶过来照顾我的妻的薄衫上，她浑身全是血。雪鸟君颤抖的声音说：夫人您万万不能慌了手脚啊。据说，直到给我的报社发电报的时候，手还在发抖，以致写不了字。据说，医生不停地给我打针。后来问森城先生给我打了多少针，他说他记得是十六针。

淋漓降血腹中文 呕照黄昏漾绮纹
入夜空疑身是骨 卧床如石梦寒云

十四

睁开眼睛一看，我是向右躺着的，我把血吐在珐琅盆里

了。因为盆紧紧靠在枕旁,所以我从鼻尖处就看得清清楚楚。那血的颜色和过去看到因为酸的作用以致发暗的大不相同。白白的盆底上,好像动物的肝沉在那里。这时,我听到森成先生说:就在枕头上漱漱口吧。

我默默地漱了漱口。然后对刚刚坐在我枕旁的妻子说:你往那边挪挪!我是因为烦闷而这样说的,然而我自己意识到,这种烦闷又立刻烟消云散了。这时我想到,这比什么都好。吐在珐琅盘里的是鲜血啦还是别的什么呢,我早就不在乎了。我以平素痛苦的块垒一下子扔掉的沉静感,看着人们在我枕边精心收拾的情况,早就把这当做别人的事看待了。我右胸上部用大针头注射了大量的食盐水。那时候我就想,已经到了往里打食盐水的分上了,病情一定到了危险程度,既然这样,几乎用不着再操什么心。让我讨厌的只是从管子的一端漏出来的水流到肩头那里。我觉得好像左右两个手腕全给注射,但是否确实如此就记不清了。

我听到妻子问杉本先生:这样就能恢复到原来的水平吗?我听到杉本先生回答说,这样的溃疡过去一直是控制它不要失过多的血。这时,吊在铺盖顶上的电灯忽然闪闪放光,玻璃灯泡里的灯丝像孩子们玩烟火条儿一样不停地闪光。我有生以来从未感到此时此刻的强光和可怕的光。就在这一刹那之间,闪电之亮到了灼人眼睛的程度。这时电灯也立刻熄灭。

随后就听到杉本先生说:强心剂,强心剂!杉本握住我的手腕。又听杉本对森成先生说,强心剂非常有效,针还没有打

完就起了反应。森成先生只是说对,对,并没有别的痛快回答,然后立刻用纸把电灯挡上了。

周围暂时安静下来。两位医生握住我的左右手腕,这两位把闭上眼睛的我夹在中间作了如下的谈话(全是德语)。

“太弱了!”

“对。”

“这不行吧。”

“对。”

“让他看看他的孩子怎么样?”

“好!”

一直安静下来的我,此时有些担心。因为无论怎样想,我都不愿意死,还有,我心情舒畅一直乐观,总觉得自己决没有死的必要。两位医生误以为我睡着了,就这么毫无忌惮地说下去,我本来想一定听下去,尽管坚持瞑目不动的姿势,但依旧难禁预兆不祥的梦袭来。梦中我像个第三者一般,坐在被褥上老老实实在地听关于自己生死的评论,越听越觉得痛苦。最后我有些生气了。因为我想,从道义上来说,他们应该稍微客气一些才对。这时,我终于想到,如果预先就知道他们的心术,我也有我的应付办法。——人,说话之间就要死的关头,他们还这样玩弄权术,进入康复期的时候,我还常常想起那天晚上我的反抗心,不由得露出微笑。——因为,病痛全消,在大可安卧的地方保持平静地躺下,一定会有这样的充裕时间吧。

我忽然睁开一直紧闭的眼睛。然后用尽最大努力发出的

声音和明确的腔调说：我不愿意见我的孩子。杉本先生仿佛什么都不介意似的，只是轻轻地回答了一句：“是么！”过了一阵，他说得把那吃到一半的饭吃完，便走出房间。然后我的左右手就由森成先生和雪鸟君各执一手，我们三个默默无言地直到天明。

寒夜手无温
紧握我手誓不眠
扶我渡难关

十五

我相信，勉强翻个身的我和看清珞琅盆里确实是鲜血的我，这两者之间连一分的空隙也没有，是紧紧相连的，其间没有一丝空隙。过后妻说，你说得不对，当时死了足足有三十分钟呢。我听了这话大吃一惊。儿童时代因为淘气曾经装死晕过去两三次，后来据此推测，大概能够想象，死差不多也就是这么回事吧，但是一想起长达半小时重复着这种经验，而且一点也没有注意，似乎理当如此地过了一个多月，就觉得非常不可思议。说实话，这种经验——是否能称之为第一经验尚属疑问。我怎么形容它才合适？实在有些词穷。我简直连从睡眠中醒来的意识也没有。根本没有想过从阴暗处走向阳光。轻微的羽翼振动之声，已远去的物体的声音，逃往远方的梦的气息，古老的记忆的影子，对消失印象的惜别——数尽了应该

详述人间神秘的表现之后,才好不容易达到仿佛通过灵妙之境的事。只感到胸部苦闷,使枕上的头向右稍稍倾斜一下的瞬间,珐琅盆里就证实了鲜血确实存在。这中间穿插了三十分钟的死,不论从时间上说,也不论从空间上说,作为经验的记忆,对于我来说是根本不存在的。当我听到妻子讲述此事的时候,我曾经想,死原是那么虚幻无常的。而且在我的头上猝然一闪的生死两方的对照,无不使人深深感到的确急遽而且无话可说。无论怎么思考,这两个相隔遥远的现象,令人无法理解都是自己支配的。好,即使是自己在转瞬之间横断两个世界,那么这两个世界有什么样的关系,使我如何得到忽然之间从甲跳到乙的自由,细想起来,仍然茫然若失。

生死和缓急、大小、寒暑一样,都是来自对立面的联想。如近期的心理学者所倡导,这两个东西也和普通的对立面一样,都是应该属于同类联想的,但我们怎样才能把这相隔遥远的对立面当作同性质的东西,追踪它的关系呢?

有人给我一个柿子,今天我吃了半个,明天吃那剩下的半个,第二天再去吃那半个的半个,这样,每天吃现在的半个,到第几天终于违背命令,把剩下的全部吃光,或者因为切下一半的本领已经达到极限,不得不只好拱起手注视着空有其名剩下的那片柿子吧?如果允许想象的逻辑,那么,在这个条件下接受的那个柿子,就不会是一辈子也吃不完的。古希腊的芝诺^①使素有脚病的阿基里斯和走得极慢的乌龟之间

① 芝诺(Zenon,纪元前约490—430),希腊哲学家。

竞争,不论阿基里斯怎么追也绝对追不上乌龟的说法,就来自这个故事。构成我们生活内容的每个意识也是这样,每天或者每月失掉一半,就难免受了不知不觉之间不知道什么时候接近死亡但也死不了这一并非事实的逻辑所愚弄,免除了这样一抬腿从一个方面跳到另一方面在思索上的不调和,没有任何不可思议而是最自然地感觉到从生走到死亡的路程吧。突然而死,突然还阳,当我们听到别人这么说时,只能是浑身发冷。

飘渺玄黄外 生死交谢时 寄托冥然去 我心何所之
归来觅命根 杳然竟难知 孤愁空绕梦 宛动萧瑟悲
江山秋已老 粥药仿将衰 寥廓天尚在 高树独余枝
晚怀如此澹 风露入诗迟

十六

平静的夜晚过去,天渐渐亮了。包围屋子的黑影从我的床铺远远退去,所以我也就和往常一样看到聚集在枕旁的人们的面孔。他们的面孔是平常的面孔。我的心自然也是往常的心。我不知道病在何处,所以总觉得难以踏实下来,就躺在铺上,我一点也没有动一动的必要,根本没有想过自己仍在死亡的附近徘徊。睁开眼睛的时候,我将昨天的喧嚣(即使我并没有忘)视作过去的梦一般远远地望着它。而且意识到,死和天亮之后的夜一样退去了,以毫无挂念的情绪,在从窗户

照进来的晨光之中,很好地晒了晒心情。实际上对无知愚昧的我以欺诈而告终的死,不知道何时潜入我的血管,好像是追逐那为数不多的循环不停的血乱跑。所谓的“一打听病情,虽然相当危险,但是,如果非常安静地养病,也许很快就能好转”,是这天日记的早晨部分中的一句话。后来我才听到,谁也没敢奢求我能够活到天亮。

我直到现在还记得十分清楚吐在白色珐琅盆里的血,那颜色,那凝成的形状,一切都能一成不变浮现在眼前。况且很短的时期之内,像琼脂那般凝住的形状,常常出现在眼前。我始终觉得奇怪的是,反应于我印象中的那血的分量,同由此而引起的衰弱比较起来,为什么只出现了那个分量的血,在我身体上竟然反应如此剧烈?我听说,人失血一半就得死,失血三分之一就陷于昏睡,况且把我们毫无所知吐在妻肩上的血也加在一起,用想象的天平称一称,甚至于已经显得生命的反方向那一侧加重了的时候,我也没有想到我能够这样勉强地延长自己的生命。

不知道杉本先生是否回了东京,后来知道杉本先生那天早晨就回了东京。他本想多等几天,因为太忙所以只好失礼了。他说已经预先作好了各种安排,当他换了衣领和打好领带坐在我枕边的时候,我就想起我昨天半夜,穿着旅馆的睡衣悄悄地拉开拉窗对他说,请把情况简单地告诉森成先生一声时他当时的反应。杉本先生留在我记忆中的仅此而已。他出发之前还扭过头来对妻子说,如果再吐一次血,那就很难康复了,您非得预先有此精神准备不可,频频叮嘱,让她注意。

实际上,昨天夜里差一点就来一次可怕的吐血,因为预兆明显,所以特意打了吗啡预防才挡住了,详细情况我是后来才听说的,这对我来说,根本没有想到。实际情况是那天晚上我胸部丝毫没有不适之感,心里很踏实,那天晚上我确实是平常心情,没有痛楚,一觉睡到天亮。——话有些离题了。

杉本先生刚到东京,行装甫卸就立刻亲自打电话给护士会,请他们派两名护士去我逗留之地,而且立刻出发。当时他就在电话里着急地说,如果不快去,也许就来不及了,他还担心;护士坐火车前往的各条路线已经大多不通了,总之,他始终担心我的生命,认为很难说什么时候终结。他还跟他们商量,千万别好不容易去了,到了那里一看,已经迟了,什么都来不及,这样就非常糟糕。——这是我走上康复之路的时候,躺在病床上和护士闲聊时,护士无意中谈起这个话题时告诉我的。

就这样,在所有的人之中,十个差不多有几个认为我已经无望了,我身处其中可是什么也不知道,仿佛被扔在旷野里的赤子,四顾茫然。没有痛苦的生没有给我以任何烦闷。我躺在病床上确信,我是在没有痛苦之中活着。而且,这一事实因为无法得知病因的一场病,接受周边的人们认真的保护,和健康的时候比较起来,感到好像一步跨入俗世之中的安全地带。

今晨重露来

山野无处不清凉

静卧我病床

十七

胆小的我总觉得自己会碰见妖怪。即使现在，我的血里仍有祖先留给我大量含有迷信成分的血。即使文明社会对迷信大加挞伐的时候，我仍常常相信幽灵的存在。但是，就像怕霍乱但得了霍乱的人一样，也像对神祈祷但被神抛弃的孩子一样，我就在直到今天还没有遭遇这种不可思议的现象中过来了。甚至好奇心依旧偶尔萌发，但是我也知道，平生一直没有碰到过妖怪也是理所当然的事。

坦诚地说，八九年前我在被窝里读安德鲁·兰格写的《梦与幽灵》这本书的时候，我曾经冷冷地望着鼻尖处的那盏灯。一年多之前，我特意从外国订购了弗兰马里翁的《灵妙的心力》这本书。前不久还读了里巴·罗吉的《死后之生》。

死后之生！从书名看就够奇妙的了。我们的个性在我们死后仍然存在，仍然活动，一有机会就和地上的人交谈。以研究唯灵主义而闻名的迈耶似乎相信这种事。可以认为，把自己的著作献给迈耶的罗吉也有同样想法。最近刚刚出版的波德摩阿的遗著也可能是同一系统的。

德国费希纳曾经倡导 19 世纪中叶地球就存在意识的原因。如果说石头、土、矿石有灵，那么，妨碍这个有的不是我。然而一切都从这个假定出发，地球的意识究竟是什么性质的？有这种程度的想象我以为也是理所当然的。

我们意识之中有“门槛”那样的界线，那条线的下面很

暗,线的上面明朗,看起来好像这是现代的心理学者一般性认识,另一方面,比照我们的经验也认为确实如此,但是我们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死后也是有意识的。

大的包含着小的,也注意到那小的了,被包含的小的只知道自己的存在,和把自己成群地聚焦在一起的全部,风马牛不相及,也决不在乎,之所以如此,无非是杰姆斯把意识的内容给解放,或者结合了,从而得到的结论。与此同时,个人的全部意识尽管也包含在更大的意识之中,但并没有自觉到它的存在,可能认为是孤立的,那是由于他这个类推合乎唯灵主义的假定。

假定属于人们的随意,有时候也是研究上必要的活力。但是,仅仅假定,不论我多么胆小却一直想看幽灵,以及迷信到了极点甚至想做不可思议的梦,我也决不能盲目相信他们的说法。

物理学者计算分子的容积断言不到蚕卵(长与高均为一毫米的)三乘一千万分之一。三乘一千万的数字,是一之下加上二十一个零,可谓数字庞大。有恣意想象权力的我们,也并不容易想象得出这个一的下面加了二十一个零的数字。

相当多的学者经过严谨的论证发表的结果,那透彻的知识,在洞照我们内在生活的时候,我的心终于还是我的心。只要自己的经验办不到,不论如何严谨的学说,都不可能掌握支配我的力量。

我曾经死过一次。于是把平生想象过的死经验了一次。果然超越了时间和空间。但是,超越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我

失掉了我的个性。失掉了我的意识。我只是明白失掉了而已。怎么能成幽灵呢？怎么能和比自己还大的意识暗合在一起呢？

烧起迎魂火^①

罗纱礼装已穿好

等谁度今宵

十八

令人不能不吃惊的是身体的变化。折腾过的第二天早晨,我想把放在左右两肋旁边的手拿到脸部,却发现好像两手换了主人似的,尽管是我的手但是动不了它。我不愿意麻烦别人,勉强把臂肘支起来,让手腕往上抬,仅仅抬了几寸,在空中划个短短的弧线所用的力气和时间都是很寻常的。好不容易利用鼓起来的劲力,但是仍然缺少往高处提升的精气神,所以只好半途而废,但它却不能轻易的掉回原来的位置。当然,如果满不在乎地放任自流,它也会因其自重而倒回原处,但是想到它倒下来时的振动会怎样地响遍全身时,又觉得非常可怕,终于没有下这个决心的勇气。我想着我这既不能放下也不能举起,简直是一筹莫展了。好不容易等到守在旁边的人发觉了我的窘态,抓着我的手慢慢地拿到我的脸上,往回返的时候,两个手腕把我的手好不容易才送回被窝。这使我

^① 日本旧的风俗,旧历七月十五日,门前点上篝火,以迎逝者灵魂归家。

想到自己为什么这么虚弱，连我自己也几乎是想象不到。后来才明白，当时我身体就像气球皮有了窟窿，里边的空气跑个精光，所以那皮也就咝地一下子收缩了，等于吐过血，身体也自然而然地收紧了。不幸的是，我的皮除了血之外还包着许多骨头。

我自生下以来，再没有像此时此刻这样意识到自己的骨头硬。早晨醒来睁开眼睛头一个记忆就是，遍及全身的骨头疼。而且，那疼痛就和晚上喝了酒，和许多酒友激烈地吵了架，结果是挨了他们狠狠的一顿揍，把我打得手脚都不好使的情况一个样。我甚至想到，在砧上搞过的布就是这个样子吧。如果我恰当地形容这种状态，那就只有下等社会用的“彻底打垮”那句话最合适。如果想活动一下身体，关节就咯吱咯吱地响。

截至昨天为止，狭小的被褥给我划定的天地忽然之间又窄了。我和世界接触的点，到此为止，只有肩膀、头、脊梁以及细长的腿而已。头当然枕在枕头上。

即使住在这一再削减的世界，周围的人当然为我操心了。连我这个什么事都弄不清楚的人都觉得自己确实可怜。我的身体只是接触被褥的地方才算我的世界，所以，因为接触的地方丝毫没变，所以我和世界的关系非常单纯。完全是静态的。所以是安全的。长眠于铺了棉花的棺里，不会离开自己的棺，感受着亡者的情绪——如果亡者有情绪的话——这时的我和我的世界不会有什么间隔吧。

过了一阵，我的头开始有些麻木。我觉得我的骨头只有

腰上的骨头放在木板上一股。腿脚沉重。什么人坐在我身旁，我根本没有发觉。为了看护我，我的视线达不到的那些人们，对于我来说都是神一般的人物。

我仰面躺在这个安静的然而痛苦很多的小世界，常常扫视一下不能身临其境的地方。但常常注视着吊在高处的冰口袋。那根绳子和那冰凉的口袋放在我的胃部，颤抖着跳动。

晨寒何所惧

生命之骨活力浓

不为它所动

十九

我不知道该如何形容我的心情。

以力量为输赢的相扑，两人双臂互相扭在一起，仿佛势均力敌地对峙时，站在摔跤场中心他们的形象，保持着想不到的清静和沉着。尽管如此，我肚子里不到一分钟就仿佛有波浪上下不停地翻滚，而且微热的汗珠成条地从脊梁上流出来。

看起来最安静的是他们的姿势，安静是因为相克的血和骨头得到平衡。这称之为互杀的和。当我想到，为了维持二三十秒的现状，他们必须消耗多大的气力时，只有亲眼所见的人才开始感到残酷吧。

作为一种迫于生活而忙忙迭迭的动物，恰好像摔跤手一

样十分辛苦。我们作为和平的家庭主人,至少为了给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妻子儿女衣食上的满足,而甘心忍受和摔跤程度相等的紧张,天天努力在自己与社会之间找出互相残杀的和平。如果到屋子外边用镜子照一照我们的笑脸,而且如果想象一下从这张笑脸找出充满杀伐之气的自我,以及伴随这种可笑可怕的肚子里的波纹和脊梁上的汗珠,那么,最后我们拼命努力,就像回向院^①的摔跤一样,差一分就没有打平局的希望,如果想到有生之年必须永远继续下去的辛苦,我们就会陷于神经衰弱。

这样,极目纵观人世时,所见的均是敌人。自然,是公平冷酷的敌人。社会,是不公正但有人情的敌人。如果他们把这种观点极端延伸下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朋友是敌人,妻子儿女也是敌人。这样想,连自己一日之间也有多次成了自己的敌人,即使疲劳万分,也不得不把无法停止的战斗继续下去,茕然独立,老于此间,除了形容为凄惨也没有别的恰当的形容词可言。

常常听到有人翻来覆去发那些老掉牙的牢骚。现在也能听到。我置若罔闻,我以为之所以依旧重复那些老掉牙的牢骚,不仅仅因为感慨颇深,而且是因为突然疾病袭来,把身体给弄垮了。

吐血之后的我,和败下阵来摔倒在摔跤台上的相扑力士

① 位于京都墨田区东西两国町的净土宗寺院,称无缘寺,即江户幕府埋葬死于1657明暦年间那场火灾之人的地方。寛政年代以后,这里每年举行化缘相扑大会。

一样。我没有为了活下去而战斗的勇气，不战斗就得死，但我照旧没有那份勇气。我只能仰面睡，边呼吸边遥远地看着可怕的世间。病就像周围的屏风一样围着我。

直到现在，如果不拍手女仆是不露面的。不嘱咐她干什么她就什么也不干。不论多么着急，不满意的事多得很。等到生了病之后情况立刻就变，我躺下了。只是一声不吭躺下的。结果是医生来了，报社人员来了，妻子来了，最后，来了两个护士。于是，全都不按我的意思行事的过程中来了一个人。

“请安心疗养”的电报是从满洲拍来的，吐血的第二天到达。知己好友不断前来探病，坐在枕旁和我说话，这是没想到的。有的人是从鹿儿岛来的，有的来自山形县，有的人是把临近眼前婚期延缓而特意赶来的。世间问这些人为什么到这里来。他们异口同声地说，从报上得知他闹病才来的。我仰面躺着，只能是看着天棚想，世人都比自己亲切。一向只认为难于生存的世界，立刻遍吹暖风。

对于一个已逾不惑之年的汉子，对于一个即将被自然淘汰的汉子，对于一个并没有光辉过去的汉子，为各自的事业奔忙的世人居然如此不嫌麻烦，不惜时间，亲切关怀他，我是做梦也没想到的，随着从重病中活过来的同时，我的心也复苏了。我向疾病道别，也向为了我不嫌麻烦不惜时间亲切关怀的人们表示诚挚的谢意。同时也由衷地希望一定做一个善良的人。也发誓把破坏这种幸福的人视为永远的敌人。

马上青年老 镜中白发新

幸生天子国 愿做太平民

二十

深受尊敬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正如人们所知,从孩童时代就有癫痫病。我们日本人一听癫痫,立刻想到的就是口吐白沫,但是西洋古老的习俗却把它称为“神圣之病”。据说,这种神圣之病发作时或者发作之前不久,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状态就像一般人听到音乐巨作时处于一种微妙快感中那样。据说,那是把自己和外界调和得十分圆满的境界,仿佛从天体的一端滑向无限的空间而快要掉下去的心情。

不幸的是,没有得过“神圣之病”的我,对这种情趣连一瞬之间的记忆也没有。只是大吐血之后第五六天——过了五六天或者五六天之内这段时间里,我常常陷于那种精神状态。此后几乎每天重复同样的状态。终于不等它到来就盼它来了。也悄悄地为了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向缘分短浅但至今有此渊缘暗暗欣喜。这是因为我的精神状态飞越了平凡。德·昆西描写得极其细致也令人惊叹的鸦片世界也常常进入我的联想。但是,当我们想到他那足以眩惑读者的近于娇艳的叙述,是人工从暗色而且可卑的原料中制造出来的,就立刻厌烦拿它和自己的精神状态比较了。

我当时非常厌烦和别人没完没了的谈话。谈话化为声音成为震动耳朵的空气之波然后传到人心,使人觉得那气氛平缓,想着古老的谚语“沉默是金”,便仰面朝天躺下来。可贵

的是看得见房檐和对面三楼的房顶之间的蓝天。现在正是秋高气爽的季节。我默默地注视着秋空是我的日课。什么事也没有,什么东西也没有的秋空,那沉静的影子倾斜着,完全映在我的心上。我的心没有什么事,也没有什么东西。透明的两个东西完全一致地合在一起。合在一起留给我自己的,是飘渺的很难形容的心情。

其间那平静的心的一角,不知从何时起了薄薄一层云翳,照耀那里意识的颜色模糊了。结果呢,雾霭轻轻地全面展开了。于是,总体意识无论什么地方都稀薄了。它像梦一般丝毫也不浓。也没有平凡的自觉那样混杂在一起的东西。而且,也没有横在中间沉重的影子。说灵魂脱离了身体,这句话是有语病的。灵,能到达细微神经的末梢,把泥做的肉体内部收拾得干干净净,同时也使肉体处于远离感官的实觉状态。我已经觉察到我的周围正在发生什么事。同时我也知道,这种自我觉察到的是很窈窕、不带土腥气的一种特别的东西。席铺木架下面进了水,自然草席会漂起来。我的心和肉体已经从被褥上漂起来了。说得更准确一点就是,接触腰部、肩部、头部的发硬的被褥早已不知去向,心和身体仍然安安静静地漂在原来的位置。我的病发作之前,我的心中生起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欢悦,听说这瞬间时刻,赌上十年甚至终生的性命都值得的。我的感觉是那种“欢悦”并不那么强烈。倒是仅仅感到恍惚以及幽远的情趣在全部生活上轻轻而且深深地打上印记而去。所以,陀思妥耶夫斯基接受的那种忧郁性的反动没有来。我从早晨就开始常常进入这种状态。过午之后

也常常品味出它的荡漾。而且,我醒过来的时候,甚至永远是怀抱着欢悦的记忆并把它当作幸福的纪念。

仰卧人如哑 默然见大空
大空云不动 终日杳相同

二十一

同一个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是被拉扯到死亡门口,但又侥幸能够向后退,是一个从死亡门口退回来的幸福人。但是,危及他生命的灾难,并不是像我这样得了非常棘手的怪病。他成了人们制作出来的法这种器械之敌。

他在他的俱乐部谈了时事。他高喊,万不得已时只好起义。于是他被关进班房。他在光线很暗的牢房里生活了八个月,只享受到微不足道的监狱日光之后,被牵出来拉到苍穹之下,站在新的刑坛上。为了接受对他的宣告,在二十一度的霜天之中,只穿一件衬衣,等待宣判完结。此刻他听到一声“处以枪决”的命令。“难道真的被枪决吗?”他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所以对站在旁边的囚犯这样问了一句。白色手帕摇摆几下的信号出现了。兵士瞄准的枪口朝下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就这样没有被法律捏造的罪名而枪毙。他没有死却难免在西伯利亚流放四年。

他的心从生走向死,又从死回到生,不到一个钟头的时间之内,就描画出了三次尖锐的曲折。而且这三段落又和三段

落一起,在不允许妥协的强劲角度上连结起来。仅仅它的变化就是令人惊叹的经验。坚信自己正在成长的人,忽然之间听说再过五分钟就非死不可的时候,那就是已经从铁定要死的时候算起,还能够延命五分钟,就迎接即将到来的死,同时意识到生命还能从活四分、三分、二分地前进,到最后只剩一分钟的最后时刻,忽然之间来了一个大回旋,得到了名叫“新生”——像我这样神经质的人,这三种情况我是一种也承受不了的。当时,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命运相同的一位同囚之人,因此而当场发了疯。

尽管如此,走上康复期的我,睡在病床的同时,也思考着陀思妥耶夫斯基。特别是眼前经常浮现他从临近死亡到甦生的最后一幕。极冷的天空,新的刑台,站在刑台上的他的形象,他那只穿着一件衬衣冻得发抖的形象,全都鲜明地印在想象的镜子上了。当他意识到只有他免于死刑,这刹那之间的表情,我无法弄清楚,然而我最想看的是这刹那之间的表情,所以才组织了头脑中所有的画面。

我险些死于自然疾病之手。也可以说已经死了一小会儿。后来即使唤起了当时的记忆,仍然有不少窟窿,只好等妻子说出始末才算填上了这种窟窿,这才能回头看看自己完成的这幅图画,可是不看则已,一看确实令人不寒而栗。那种可怕程度如果按比例来说等于我的生命失掉九仞,仅仅留下一簣而已。这种使人大喜过望的事,的确是特别的。伴随这生这死而来的可怕和可喜,和一张纸的表里一样不能分开,这事往往引起我的联想,使我想起陀思妥耶夫斯基。

我把寒冷的天空、新的刑坛、站在刑坛上的他那形象，只穿一件衬衣而浑身颤抖的形象，耐心十足地描绘过来描绘过去，从不停止。

现在，这面想象的镜子不知不觉之中昏暗不清了。同时，死而复生的兴高采烈也日益远离自己而去。那份兴高采烈如果始终不离我的身旁，那么，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是我深感幸福而不能忘记，确实应该感谢一辈子的人了。

二十二

我迷迷糊糊地不知道什么时候睡着了。没想到，鲤鱼跃出水面的声音使我突然醒来。

我睡觉的二楼客房的下边就是院子的水池，其中饲养着大量的鲤鱼。那些鲤鱼每隔五分钟一定打水一次，声音颇大。即使正午也常常听到它的击水声。入夜就更厉害。等到相邻房间，下面的澡堂，对面的三楼，后面的山，通通安静下来的时候，我却常常被鱼的击水声弄醒。

我早就忘了什么时候我记住了英语的“狗打盹儿”这个词，真实地体验到这个词的含义，还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我因为这“狗打盹儿”每天晚上都很苦恼。好不容易睡着，刚刚觉得这回可要谢天谢地了，可是过了一会儿就醒过来，心想怎么天还不亮呢，结果是三番五次地等待天明。被绑在病床上的人，万籁俱寂的夜半，感觉到仿佛只有他一个人活在这个世上的漫漫长夜，是出乎意料之长的。——鲤鱼迅猛有力地跃

出水面，它的尾巴狠敲它自己创造的波浪，声音清脆，这时我就马上醒了。

房间里的光比薄暮时分还要暗。从天棚垂下来的电灯泡，用黑布裹个严严实实。透过黑布漏出柔弱的光，勉强俯视着这八铺席大小的房间。在这昏暗的灯光之中，坐着两个穿着纯白衣服的人。两个人都不说话，都一动不动，两个人都把手放在膝上，彼此肩并肩地静坐，凝然不动。

我看到那黑布包着的灯泡时，想起了用黑纱包起金色矛头的悼旗。这个和丧徽有联系的灯泡透出来的光线照出的白衣护士，在十分沉静这一点上，在举止如仪这一点上，都像幽灵的雕像。而且那雕像每有必要必然是一言不发地活动。

我一点儿也没出声。也没招呼她们。但是，我只要稍有动作，她们就一定动起来，哪怕是我的手在毛毯里拉一拉毛毯，从右向左摇一下肩膀。头——我的头是一旦醒来，必定麻痹，或者也许正因为麻痹所以才醒来的——在枕头上蹭一蹭，或者把脚——脚是能促睡促醒的关键部位——放在另一只脚上，这样打了一通瞌睡之后，下面的那只脚的骨头就像驮了一块压咸菜的石头一样，疼得厉害，于是立刻醒来。像这类场合，根据我的情况，白衣护士一定活动。有的时候她们预料到我会有什么动作因而预先活动。有的时候我的手、脚、头根本没动，已经把觉睡了个够，因而睁着眼睛，护士也立刻坐到我的枕旁。我一点儿也不明白护士们的心情。但是她们却对我理解得很透。所以才如影随形般地变化，如响应物般地活动。从黑布布纹漏出来的暗光之下，白衣护士先于我的肉体，静悄悄地而且完全循

规蹈矩按我的所想所思活动,实在令人佩服之至。

我怀着这种心情睁开眼睛,同时茫然地望着天棚。然后看了看黑布包着的灯泡,以及从黑布布纹漏出来的微光之下的护士们。看清还是没看清时,护士们就到我跟前来了。

秋风鸣万木 山雨撼高楼
病骨棱如剑 一灯青欲愁

二十三

我的儿童时代,家里有五六十幅画。有的在客厅里看到过,有的在堆房里看到过,有的是趁晒它、防虫蛀的时候看看这个看看那个地看到许多幅,而且常以蹲在挂起来的画幅之前默默欣赏为乐。即使现在,与其看那色彩零乱的戏剧,莫如看自己中意的画心情舒畅得多。

我以为使用色彩的南画最有趣。可惜的是我家藏画里南画不多。因为还是孩子,当然不懂画的巧拙。只凭爱好和不爱好判断,只要自己对构图满意,色彩自然,我就高兴。积累鉴赏上的修养的机会很少,我的趣味后来并没有新的变化。所以,没有给人留下因为爱山水而喜欢的山水画,也没有以作者之名而论画之优劣的讥讽。几乎和我喜欢画的时期相同,我又嗜诗了,不论出于哪位大家的手笔,不论多么流行,不中我意的从来也没有想过该看一看它(我把汉诗的内容分成三种,三分之一是很喜欢的,另一个三分之一是可贬低的。剩下

的三分之一是既没有爱意也没有憎意的)。

有的时候遥望着圆溜溜的青山山头,在院子里栽下春天开放的梅花,或者看着流经柴门之前的小河沿着短墙缓缓流去的人家——当然是画在绢上的——就觉得很喜欢这个地方,不由得对身旁的友人说:哪怕在此住下来也好。朋友反复地看着我认真的表情,相当关心地对我说:你知道住在这样的地方有多么不方便么?这位朋友是岩手县的人。我一想,觉得他说得很对,这才意识到自己是多么迂腐而感到难为情,同时也为朋友给我的风雅抹了一层泥而感到不快。

这已经是二十四五年前的事了。这二十多年之间,我也出于万不得已,像岩手县的朋友那样渐渐地讲实际了。不用走下山崖到溪川去汲水,而是把自来水管引到厨房里。但是类似南画的心情却时常在梦中袭上心头。特别是得病以来每天仰卧在床上之后,经常不断地在心里描绘着美丽的云和天空。此时此刻,小宫君把用歌磨^①的锦画^②印成的明信片寄来。我长时间地独自一人冷冷清清地注视了好久,始终目不转睛。不料翻过来一看,它的背面写着和我的情调根本不符的事。所以我特别讨厌这样黏黏糊糊的好色汉子,我对身旁的人说,我喜欢温暖的秋色,以及那种颜色中自然发出的自然

① 喜多川歌磨(1753—1806),江户后期的风俗画(浮世绘)画师。本姓北川,师从鸟山石燕,初号丰章。不久创造出独特的美人画,特别是俗称“大头像”的上半身像,风靡一世,创造了风俗画的黄金时刻。

② 风俗画版画(原文称浮世绘版画)。1765年由画师铃木春信等人创造。其特点是华丽多彩,可供印刷的版画。

香气。但是，这回小宫君自己坐在我的枕旁，他说，自然，当然好啦，但是没有人物做背景的自然又如何如何啦等等，对我这病人讲了一通老掉牙的道理，所以我就抓住小宫大骂他乳臭未干。——病中的我竟然这么怀念自然。

天空就像清可见底的溪流一般澄明清澈。老高老高的太阳照耀到极目所及的苍穹之处。我在太阳返照的大地上，享受着遍照人间的这份温暖。于是我看着成群的难以数计的红蜻蜓。我把这一景写进了日记。——“看人不如看天空，说话不如沉默无言，落在人肩上的红蜻蜓，表明它多么依恋于人。”

这是回到东京之后的景致。回东京之后不长的时间里，我还像孩提时代一样，全部身心都用在画自然风景画上了。

秋露下南砌 黄花灿照颜
欲行沿涧远 却得与云还

二十四

妻把嘴凑到我耳边说，孩子们来了，看看他们吧。因为没有力气活动身体，所以我姿势照旧只好把视线投向那边。孩子们坐在离我的枕头六尺远的地方。

我住的这间屋子八铺席大小，壁阁^①在我脚的附近。我

① 客厅里靠墙地方的地板高一些，以柱隔开，成阁状。在这里悬挂画轴，画轴前放上小小矮几，摆上插花，作为清供。辟此方寸之地，以表清雅。原文称“床之间”，有译作“壁龛”的，错。因为它根本没有“龛”。

的枕头旁边就是和邻室隔开的隔扇，它把房间一切两半。我从左右两边同时打开隔扇的地方隔着隔扇门槛看着我的孩子。

那里有三个孩子，十二岁、十岁、八岁，依次排成一列，坐在邻室的正中。三个全是女孩。为了她们的健康着想，整个夏天必须在茅崎生活，这是我们作父母的命令，兄弟姐妹五个人一直在海滨，昨天才回来。得到父亲病危的通知，在亲戚陪同之下，特意从沙子极多的小松原赶来，到修善寺来探视父亲。

但是，他们还太小，不可能知道“病危”的意义。他们记住了死这个词，不过对于死的可怕，以及什么叫可怕，在他们幼稚的脑子里还没有留下影子。已经被死亡抓住了的父亲的身体，今后究竟怎么变化，他们是想象不出的。父亲死后，他们的命运如何，他们当然也想象不到。他们只是有人陪着应该前来看望父亲的病，坐火车来到父亲养病的地方。

他们脸上根本没有这次见到父亲也许就是最后一面的忧伤。他们天真烂漫，脸上根本没有和父亲生离死别的哀愁。在许多人之中，她们三个人并排坐在特别的席位，严肃的空气，循规蹈矩的礼仪，使我感到她们十分拘束和无奈。

我只是花大力气瞥了她们一眼。同时，也觉得她们小小的年纪连病名尚且不知就特意从遥远的地方把她们拉来，而且硬让她们规规矩矩地坐在一旁，实在可怜，也很残酷。我把妻叫来说，好不容易来一趟，让她们到外面走走看看。还说，如果担心此时此地见我是父亲子女最后一面，也许我更该仔

细地看看她们。但是,此刻的我正是处于危险状态的人,以致医生护士和其他人不离左右的时候,所差的只是我本人还没有感到自己的病有多么危险。

孩子们很快就回东京了。一周之后,他们各自写了慰问信,装在同一个信封里,寄到我的旅舍。十二岁的笔子用的是夹着汉字的尺牍文写法,她写的是:“祖母大人无惧雨天也不怕刮风,一日也不间断,每日必出门参拜释迦,拜佛百次,求佛加佑父亲大人之病尽早痊愈。其次,高田的伯母大人也拜庙求神保佑。阿房、阿清、阿梅三个人,每天一定去猫的坟墓,换水,插花,祈祷父亲大人早日痊愈、康复。”十岁的恒子正在上小学,八岁的英子的信完全用字母写的,一个汉字也没有。写得满篇字母,读起来却挺容易。内容是:“父亲的病况如何?我平安无事,请您安心。请父亲不要想我,盼您赶快治好回家。我一天也不休息地上学,并问母亲安好。”

我躺着从日记本上撕下一张纸给她们写了回信:“我们不在家时一定听奶奶的话,已经给你们买了修善寺的特产,现在即将寄给你们。”我让妻立刻寄出去。我回到东京以后,孩子们照玩不误,满不在乎。修善寺的玩具大概全弄坏了。他们长大以后,如果有机会读到父亲的这篇文章,到底会有什么感想?

伤心秋已到 呕血骨犹存
病起期何日 夕阳还一村

二十五

五十克还不够日本的两勺^①半。我想,就凭这么一点点的饮料维持这个身体一天的活力,连我自己都觉得可怜,也觉得可爱之至,然而也觉得笨得出格。

我恭恭敬敬地喝了五十克冲藕粉。而且左右两臂早晚各注射两次。两臂全是针疤。医生问我打哪只手臂好,我说哪只都不想打。尽管我看他把药溶化在药盘里,然后用注射器吸进来,细致地擦擦针头,仔细看着把药推到针头冒出小气泡,如此等等注射之前的准备工作看着挺有趣,心情也不错,但是针头往肉里一扎,把药一推,那是令人很不好受的。我问医生那常春藤颜色的药水是什么药。森成大夫说是本贝龙什么的,不客气地把我的手腕弄得生疼。

没过多久,改一天注射两次为一次。这一次也没过多久就作罢了。可是冲藕粉的分量也一点一点地加大。与此同时,口中也开始发粘,而且非常执拗。如果不用爽口的饮料不断地湿润舌头、两腮、咽头,那就受不了。我向医生要冰。医生说,如果硬的冰块滑进胃里就有危险。我一边望着天上,一边想起得了二十岁患腹膜炎的时候。那时因为疾病作祟,凡是饮料一概禁用。医生只给了用凉水漱口的自由,所以一个钟头要漱几次口,于是每次我就不让任何人知道悄悄地把漱

① 日本容量的最小计量单位,一勺为0.018公升。

口水一点一点地喝进胃里，这样才把火烧火燎的焦渴控制住。

我没有勇气再翻从前的陈账，把放在嘴里湿润口腔的冰块嚼碎咽下的事，老老实实地合盘端出。但是因此我也得到了一天喝几次每次只许喝一口井水的许可。当我咕咚咕咚地喝井水，让水通过食道流进胃里的时候，那心情真是痛快极了。不过，还没等水流过咽喉就又想喝了。我还记得很清楚，常常半夜请护士给我倒满一杯井水，喝得非常香。

渴渐渐停止了。这回是比渴更可怕的饿频频袭来。我躺在病床上曾经多次想象着自做美食，摆上桌来，以此为乐。不仅如此，还喜欢把同一菜谱的菜做出许多人吃的量，给想象中的许多朋友吃。现在想一想，普普通通但是让人喜欢的吃的东西已经没了。闭眼一想能够出现在眼前的，全是连我自己也不怎么喜欢的菜。

森成先生说，藕粉已经吃腻了，便特意从东京弄来大米，说是煮稠稠的米汤给我喝。我好像有生以来头一回喝米汤似地焦急地等待着。但是喝了一口才觉得味道极差而大吃一惊，从此以后我就再也不想喝米汤了。没有喝上米汤却给了一片饼干时的高兴劲儿，直到现在也没有忘。当时甚至派护士专程去医生的房间道谢。

没过多久就许可吃粥了。粥的好吃程度只留下了极好的记忆，实感如何现在已经想不起来了，然而那时几乎怀疑世上竟然有这么好吃的东西，边叭哒着嘴边称赞不已这一点却记得实实在在。后来麦片粥给吃了，苏打饼干也给吃了。每一种吃食无不感谢万分地吃个光。可是，却像日常功课一般向

森成医生要求多给一点吃的。结果是森成先生都害怕到我跟前来了。东先生也特意到妻那里对她说：“先生总是一脸严肃，可是却像个孩子一般总要吃的，真够可笑的了。”

饥肠何所求

犹如春雨润田畴

慰我唯有粥

二十六

大学毕业之后，我曾经在小石川的一座庙里租房住下。那里的和尚都拿算命当作副业，所以，微暗的门厅旁边那间屋子里总摆着算筹、竹签等等。可能因为没有挂牌公开营业，所以每天来占卦的多则四五人，少则连搓签子的声音也听不到。我对于凭《易经》断定人的吉凶祸福一向不重视，在这个问题上我是同和尚无缘的，所以只能是有时候隔着隔扇听听和尚顺着算卦者的意志的谈话，很明显，和尚的话全是按本人的希望说的，也就是顺情说好话。和尚算的全是婚事前景如何等等一类的卦。我从来没有同和尚面对面地谈过这类事。

有一次随便谈话时不知不觉地话题转到相面、方位等等和尚行业之内的事。我半开玩笑地问他：你看我的将来能怎么样？和尚目不转睛地看着我的脸，然后回答说，没什么不得了的坏事。他说的“没什么不得了的坏事”，就和“没什么不得了的坏事”一个样，也就等于宣告：“你小子的命运平平常

常。”我没办法，只好一声不吭。可是此刻和尚却说：你父亲去世的时候你见不到他呀！我只说了一句：是吗？他接着说，从你的相貌来看，你此刻是西去之相，一直奔西去最好。我又说了一句：是吗？最后和尚劝我说：你赶快把下颔的胡子留下来，买下土地盖上房吧。我回答说，如果我的身分足以买地盖房，那就不会住在这儿麻烦你了。可是，因为我很想知道下巴颔的胡子和地面上的房子有什么关系，所以就只问了问这个问题。和尚一听立刻认真地说，如果把你的脸分成上下两半，那就上边一半长，下边的太短。因而不稳当。所以，如果下巴上要早长胡子，让上下平衡，那么，你的脸就上下搭配妥当了，不可能动荡不安。我对于把我的脸给以物理或者美学上的评论，以及和尚说的仿佛这张脸很容易地支配我命运觉得确实可笑。不过，我只能说：当然，当然！

不到一年，我去了松山。从那里又去了熊本。又从熊本去了伦敦。果然如和尚所说：往西，往西，一直往西。我母亲在我十三岁时去世的。当时我虽然也在东京，但是母亲临终时我没有在她身旁。我在熊本的时候接到通知父亲去世的电报。这样看来，和尚说的双亲去世的时候不得一见的话，不论怎么说只能说算得很准。只是下巴颔的胡子，从那时直到现在我也没有留过，而且是天天剃，至于住房能不能建起来，就很难说了。

不过到修善寺来之后往病床上一躺，两腮就开始往外钻胡子了，过了五六天就能一根一根地往下揪。再过几天，从脸颊到两腮全让胡子给遮住，简直没有一点空地。和尚的话是

十七八年前说的,到现在才有像点样子的胡子。所以妻说,索性让它长着不剃也许更好。我一半同意她的意见,所以总是不停地抚摸着它的周围。没过几天,没有洗也没有梳过的头发,被头油和头垢弄得一塌糊涂的脑袋,实在难受得无法忍耐,有一天把理发师请来,虽然理得不太好,可是却能躺着给我理发刮脸。这时,我居然两颊光光,再一次失掉了当自有住宅房主的资格。周围的人都说这下子可年轻了许多。只有妻一个人觉得完全剃掉确实可惜,应该留一些才对。因妻希望我的病早日康复,但是她同时也希望保留胡子从而得到自家住宅。至于我呢,如果不把胡子刮光就保证有我的住房,我自然一定保留络腮胡子不剃。

后来我一直剃胡子。早晨起来一定眺望从对面三层楼顶和我家拉窗之间才能看到少许的山顶,此刻我抚摸着刮得干干净净十分平滑的两颊,情绪非常欢悦。个人所有的土地和住宅,既然暂时无望也就只好断了这份念头,我想,等以后早日置下作为老境以后的一种乐趣。

客梦回时一鸟鸣 夜来山雨晓来晴
孤峰顶上孤松色 早映红曦日日明

二十七

修善寺既是村名也兼寺名这件事,我去之前早就知道了。但是,该寺不撞钟,到了时辰就打鼓却是没有想到的。我是什

么时候头一次听到的，早就忘了。只是我的耳膜上仍留着想象中的咚咚鼓声却常常响起。这样，我就一定想起去年的病。

我去年闹病时想起了挂在新天棚和新壁阁之间的大岛将军写的从军诗。同时也想起从早到晚无数遍反复读那诗的情景。新的天棚，新的壁阁，新的柱子，以及新的过了头以致不能如意开合的拉窗，直到今天依然能够如在目前地回忆起来。唯独那从早到晚不知道念过多少遍的大岛将军的诗，却是读完就忘，现在只记得白墙一般的白绢上，画着无论哪里幅度完全一样、头尾都折过去的黑线。至于诗句，除了开头的剑戟两字之外，什么也想不起来了。

每当我想起想象中的咚咚鼓声时，这一切就会全想起来。其中，我自然回想起一动不动仰面朝天躺在病床，臀部疼得什么也不顾了，只好忍耐着，焦灼地等待天明时的情景，回想当时，那修善寺的鼓声，以一种无法联想的方式，总是照例猝然响在我的耳边。

那是夜间最长的时分。暑热时期渐渐过去了，下雨天，或者哗叽衫上加个褂子，或者干脆早上起来就得穿上袷衣，以防着凉。落到远山云天相接之处的太阳常常匆匆而过，比白昼最短的日子还短，所以很快就得点灯。而且一入夜天就不愿意亮。我每天总害怕蚕食白天的长夜。因这一睁开眼就必定是黑夜。当我想到，在这样的黑夜里还得安安静静地活埋多长时间的时候，就连我自己也觉得我这病实在难熬极了。我再也不愿意百无聊赖地瞪眼呆呆地看着新的天棚，新的柱子，新的拉窗了。雪白的绢子上大字书写的挂轴最不愿看下去。

此时我总是想,啊,赶快天亮该多好!

这时,修善寺的鼓咚咚地响了。而且,特别像故意让我等得不耐烦似的,以比较稀疏的间隔,让鼓声穿过暗夜故意一下一下地慢慢传来。这鼓声过了五分钟或者七分钟之后,逐渐成调,终于比雷阵雨的雨滴还密了,如此变化,按我的理解,可能是通知过不了多长时间就是日出时刻。鼓声住了,工夫不大之后护士才起来,她只把走廊的防雨窗打开,这是让我最高兴的事。此刻的外面总是昏暗的。

未必有人到修善寺像我这样细致地研究寺里的鼓。直到我还常常听到咚地一声响,那是没有余音的响声,我也知道这是我的错觉。这时总是反来复去地重复着一种难以言喻的心情。

梦绕星潢炫露出 夜分星影暗灯愁
旗亭病近修善寺 一晃疏钟已九秋

二十八

把大山分成两半的幽谷里百合盛开,游目骋怀,饱览佳景,但第二天便躺倒了。想象中那里一定是花开满谷,开不败的白花,就像围棋的白棋子一样点点散在各处。在浓绿色包围之中它的根部四周有些幽暗,然而这里却浓香沉郁。它的叶子仿佛难受似地互相依偎,等待清风吹拂。前些日子这个旅舍的客人从山里采来插在瓶中的,是又白又大而且香气沉

沉的白花,从这些花推想,我就不该在我头脑中画一幅巨大的画。

我把插在瓶里的唐菖蒲放在床铺旁,芥舟君告诉我说,《圣经》上说的野百合是唐菖蒲,我想起了一个月之前我曾说过我根本没有野百合的感觉。甚至和《圣经》关系极浅的我这个人,也觉得桧柏质料的扇子,只能派人到热带就地取材制作一样,如果以唐菖蒲表现深沉的情趣,那只能认为过于强烈。唐菖蒲是怎样都可以我凭想象画的情趣幽远的花,连看到一朵的机会也不曾有过就进入立秋了。百合与重露偕亡。

人们为病人进了后山深处,从这里那里伸手可得的地方采来几枝草花。从我住的房间去后山又近又很方便,出了房间顺着走廊就去得了。只要敞着拉窗,躺着就能从走廊和栏杆之间望见一部分山峦,近得像在鼻子底下一般。这里所说的一部分山峦,主要是岩石、草以及穿行于岩石根部迂回而上的小径等等。我看着为我而登山的人们,当他们离开走廊的高度到达栏杆的高度时,有一段看不到他们了,过了一会儿又出现于相反的地方,最后终于出了我的视线,总之,变化很大。当他们的形象再次从栏杆之上七拐八拐曲曲折折地下来时,他们就不是往上走时那样,而是显得稀稀拉拉。他们每个人都穿着旅舍提供的粗条纹浴衣,为了防晒把布巾顶在头顶上,两端垂在两颊处。想象不到他们走山间险道的形象,当他们抱着花突然之间出现于巉岩绝壁之旁的时候,使我这个病人居然仿佛有正在看一种戏剧的感觉,这种配合确实令人好笑。

他们采来的是色彩非常单调的秋草。

有一天，白天非常安静，长长的狗尾草长得好像要爬上席铺，有一个不知何时也不知来自何处的蟋蟀老老实实在地藏在狗尾草里。那时狗尾草好像没有被蟋蟀压弯。映在壁橱新银箔上的几分绿色，似乎有些发晕，不够清楚，惹人注目，更加刺激运动的感觉。

狗尾草大多很快就枯萎了，即使开得比较久的女萝，看起来也色素不足。刚刚想起秋草零落堪怜的时候，又看到了花瓣火红的蜀红葵，给看家的老太太钱，让她再多折些来，她说不要钱，花是别人寄存的，不能给，明确地拒绝了。我听了这话，非常想看看，什么地方开这种花，什么面孔的老太太看守这些花，而且是想看得不得了。蜀红葵的花瓣尽管火一样红，可是第二天就谢了。

沿着桂川的岸走下去，遍地都是波斯菊，这种花最近也常常摆在病房里。波斯菊在所有的花中最容易活，花期也最长。我把波斯菊薄薄的花瓣和仿佛开在飘浮于空中一般的花姿，比作干点心。这之后不久，有人送来据说范顿的守墓人栽培的菊花。我想见一见那位守墓人。后来从田山的城址那里拿来通草插在瓶里。它有像褪了色的茄子一般的颜色。插在瓶中的草和花渐渐地变化，季节就进入深秋了。

日似三春永 心随野水空

床头花一片 闲落小眠中

二十九

年轻的时候我就失去了两位哥哥。两人都是长期卧床不起,所以,去世的时候都没有痛苦的表情但肉体上留下了病的痕迹。但是,长时间长起来的头发和胡子漆黑,浓墨一般。头发倒是不太长,只是因为不能剃难免自然而然地像个老头子一般长起来的胡子,一看就让人顿生哀怜之意。直到今天我还记得,我一位哥哥的胡子颜色是那么生机勃勃。他去世时脸瘦得可怜,显得很小,可是只有那胡子的长势却比健康人还好,对比之下,使人感到可悲和可怜。

身罹大患难卜生死的我,几天的时间,就在生与死都无法确定的空耗中过去了。存亡的领域稍微现出轮廓的时候,首先需要确定我的存在,第一步是拿镜子照照自己的脸。这一照却使几年去世的哥哥的面孔猝然之间从镜子里一掠而过。骨瘦如柴,因而非常难看的双颊,几乎看不出人色的苍黄皮肤,凹陷下去几乎不能转动的眼珠,还有那放任自流地长下去的头发和胡子——这一切,不论怎么看都是哥哥那副面孔。

不同的只是哥哥到去世的时刻为止,头发和胡须全是漆黑的,而我的夹着很多白的了。不过也该想到,哥哥是在出现白发之前去世的。如果注定要死,我以为这样死也许更潇洒。我尽管两鬓斑白,白胡须丛生两颊,依旧刻意力求活下去,和那些英年早逝的壮者比较起来,总觉得自己属于不幸中之幸。映在镜子上的表情之中,当然会有虚幻无常的表情,也夹杂着

少许没有死的庆幸。还有,《纯洁的处女》里写了无论年纪多么大的人,总不失少年性情,我读它的时候觉得确实如此,非常同意,回想起当初读这本书时的心情,真想回到当时的情景里去。

《纯洁的处女》的著者是一位长期患病忍受痛苦折磨,但是他一直保持着快活的情绪直到去世,是个决不谎言欺世的人。然而遗憾的是,他在满头黑发的壮年就告别了人世。假如他活到六七十岁高龄,也许不能这么说,但这事也不是不可想象的。我自己二十岁的时候,看到三十岁的人就觉得同他的距离相当远,但是到了三十岁就会理解当年自己二十岁时候的情绪,到了自己三十岁再接触四十岁的人的时候,尽管承认差异很大,但是到了四十岁再回头看三十岁的过去,就更容易理解依然以相同的性情生活着的自己,所以,非常欣赏斯蒂文森的话,直到今天饱经世态,从几茎白发看出来自外部老衰的特征,所谓健康的平常时刻,就是在足以使心意之趣大大不相同的病中揽镜自照时,刹那之间,更能映出年轻时代的影子。

究竟是在白发的强迫之下,下决心跨过老年这道门槛,还是把白发掩盖起来,依旧徘徊于年轻的街巷——对于这个问题,揽镜自照的瞬间是没有想过的。病中的我甚至认为没有必要思考它而远远地看着年轻的人们。得病之前,和一位朋友聚餐时,这位朋友望着我剪短了的鬓角,看到那里冒出的白发就说,是不是渐渐地往上剃为好。当时我觉得他这么一问很风趣。可是得了病之后我甚至打算把白发当作招牌,放弃

一切，从而得到宽慰。

现在我的病已经痊愈，今天的我，是以延长了病中之我的心活着呢，还是又回到和朋友相聚于饭桌前的年轻时代了呢？是确确实实地按斯蒂文森的话走下去呢，还是否定中年就不幸去世的他说的话，打算从此渐渐步入老境呢？在白发与人生之间彷徨犹豫，青年们看来肯定认为可笑。但是，他们年轻人也一定过不多久就会面临站在坟墓与俗世之间，难于决定去的时期。

桃花马上少年时 笑据银鞍拂柳枝
绿水至今迢递去 月明来照鬓如丝

三十

在医院里过年的经历，一生之中只此一次。

暮色苍茫迫近眼前，以致新年装饰正门的松枝若隐若现的时候，我才对这少有如此经历的自己感到特别奇怪。同时这种想法只是在头脑里转过，丝毫也没有影响到心脏的跳动，我以为这的确不可思议。

我躺在白色的病床上，就觉得自己和医院以及必将到来的春天，如此这般地连结在一起的命运。但是起来坐在书桌前，以及面对饭桌的时候，一任思想驰骋，把这里当作自家，也没有感到什么奇怪的。所以，对于岁末年初，春天将至等等也没有联翩浮想从而生出什么感慨。因为我在医院住得这么

久，自己亲历了许久的患者生活。

除夕即将到来的时候，我买了两棵小松树，想把它矗立在我的病房门口。但是，为了不让松树倒下就得把它钉在门柱上，想到这就必然把漂亮的门柱钉出伤来，就只好作罢了。护士说到外面去买梅花来吧，于是就请她买来梅花。

这位护士是从我到修善寺以来直到出院，半年多始终没有离开我的人。所以我特意称她的名字：町井石子小姐。有时候我把姓和名弄颠倒，称她为石井町子小姐。结果是这位小姐仄着头想了一想说，干脆您就改叫我这个名字好啦。后来就不再客气，终于给她起了个外号：黄鼠狼。有一次随便谈起来，我就便对她说，你的面孔有的时候像什么什么，她说，反正不可能像个什么好东西，大体说来，凡是说人像个什么什么，一定是说那人像个什么动物。她大喊大叫地说，要说我像什么植物那可糟透了，这样，终于定下了黄鼠狼这个诨名。

外号黄鼠狼的町井小姐工夫不大就提着两枝梅花回来了。白色的插在瓶里放在藏泽画的竹枝那幅画前，红色的插进竹筒，放在书架上。前些天朋友送来的中国水仙从弯弯曲曲的叶子之间绽出白花，香气扑鼻。町井说，你的病好多了，明天一定能吃上庆贺新年的煮年糕。给我以安慰。

除夕的梦，和往年一样落在枕上。闹了这么一场大病的结果，真成了病院的人，一连住了几个月，还得在这里吃过年的煮年糕，想起来确实够讽刺的了。尽管如此，不痛快的心情一点也没有使人为之伤怀，明治四十四年的春天，我自己打开走廊的南窗。大敞大开，确如町井小姐预言，尽管完全属于形

式,但是小块年糕仍然摆在了病人面前。我承认一碗煮年糕的意义,然而我并不感到有任何诗味,只吃了平凡的一片。

到了二月末,病房前的梅花星星点点开放的时候,我得到医生的同意,再次成了广阔世界的人。回顾以往住院期间,有不少人和我的命运大致相同,然而终于没有再睹这广阔世界的机会而去世了。有一位故乡在北国的患者,从入院以来病情逐渐加剧,陪同他前来的儿子担心他万一有个好歹,到了除夕之夜硬是带他回家,火车还没有到目的地他就死在半路上了。我的邻居的隔壁邻居意识到自己死期将至,他说只要想得开,死就算不了一回事,结果是令人不胜怜惜地安安静静地撒手而去。对面那间病房的邻居胃溃疡患者的咳嗽声一天比一天小了,我以为大概病情稳定下来,一问町井,原来他过于衰弱,前几天去世了。

我听了颇为吃惊,张口结舌之余,町井小姐却告诉我,那个身患癌症似乎毫无希望的人,却表现得精气神十足,医生巡诊的时候,他不管医生还没有到就立刻起来坐在床上等着。他动不动就把陪住的老婆揍几下踢几下,他老婆只好到洗手间去哭,护士实在看不下去便安慰他老婆几句。有一位食道狭窄的患者,他虽然进了医院,可是非常迷信歪门邪道的治疗方法,把针灸师也带进医院,给他针灸或者采来海草煎水喝,一心只想把他不治之症的癌治好。

我和这些人住在同一个屋檐之下,受同一护理系统护理,迎接同一个春天。出院以来已经一个多月的今天,把过去的一鳞半爪和眼前对比,马上就能鲜明地回想起讽刺一语,而且

非常鲜明地出现在脑海里。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讽刺一语鲜明地出现在脑海里。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讽刺一语伴着实感缠绵而来。黄鼠狼叮井也好,梅花也好,中国水仙也好,煮年糕也好,这许许多多极其平凡的情趣已经消失了,确实实剩下来的大概只有当时的我和现在的我这两个对象吧。

教育与文艺

明治四十四年^①六月十八日于长野县议会议事院

我没有想到会受到本地教育会的邀请。差不多一个月之前我就接到通知了,但是,因为要到那个时候看情况如何而定,所以没能够马上回答。不过,谬蒙热情邀请,从情义上也不能不来,就只带着一个身子赶来了。决不会谈出个子午卯酉来,如方才所说,只是带着一个身子,为了合乎情义而赶来的。

我讲演的题目,不是这个教育会场上可能讲过的,所以颇觉为难。但是,因为这个会的名称是教育会,接受邀请的我是搞文学的,所以我想还是谈一谈教育与文艺比较好,所以,就把教育与文艺作为讲题了。这里所说的教育和文艺,诸位本是理所当然的主人,但是我要把教育放在前面。

因为往往造成误解,如果发生误解那就实在对不起了,所

^① 即公元1911年。

以我要先说一声,我讲话一定略加注意。一提起教育,人们往往以为指的是学校教育,我这里所说的教育,也包括了社会教育和家庭教育。

其次,我这里所说的文艺就是文学,说到日本的文学,我以为首先就是小说、戏剧。我讲的顺序也许有些颠倒,我想谈一谈广义上的教育,特别是德育,以及文学方面尤其是和小说、戏剧的关系状态等等。如果把日本的教育作一今昔区别和比较,那就是:从前的教育是树立一种理想,使这个理想的概念务必实现的教育。这种理想无非是忠与孝,把一种抽象的概念直接化为实际,也就是化为这个社会能够实际存在的,使之成为理想,以孔子为宗师,即使不能完全实现孔子的教导,但毕竟是以此为目标前进的。

如果说得详细些,那就是圣人中的孔子,佛教中的释迦,加上节妇、贞女、忠臣、孝子,这是一个理想的集体,现实社会几乎不可能存在那样难得的人物,但必须以这些为理想而前进。为父母的当孩子不听话时,就立刻摆出二十四孝告诫孩子,这时,孩子就无话可说只能俯首了。由此可见,从前是上边的没有束缚,上边对下边的有束缚,这就很不好,也就是说,父母要求子女必须有理想,但子女不能要求父母必须有理想。妻不能要求其夫有理想,臣不能要求其君有理想。总而言之,使忠臣、贞女成为极其完美的人,使孝子只知事其亲,忠臣只知事其君,贞女只知事其夫。这的确是不得了的事。原因是缺乏科学精神,对这种理想不加批判,不加考虑,只是遵命奉行。还有,因为从前等级制度非常严,把过去的英雄豪杰看作

非常伟大的人物,还因为把比自己位高的人看作伟大人物,而且古人存在于现实社会的信仰弥笃,因为相距遥远,对于远在地域的不能直接看到,因而事事无限地夸大。现在因为交通方便,所以再也不会再有这种事了,我们这样的人,即使不张扬也会被看成大家。因为当时是把理想摆在眼前,也就等于把企图实现自己理想的一种激情摆在眼前,所以它成了一种激情教育,不是以智育为主,而是可以称之为类似灵感的情绪教育。把没有任何事做不到,“精神一到,何事不成”这种格言口号当作事实。意气冲天,怒发冲冠,彪炳日月,如此等等词句,古人特别喜欢反复使用。激情就是这种情况,因为是激情教育,所以一般人的生活状态也是感情的,容易被感动的努力主义。受这种教育者会出现像前面所说的情况,那么社会又如何呢?它是非常严格的,不允许发生一点错误,如果有少许抱愧之事,那就实行不是出家当和尚就是切腹自裁的激情主义,也就是从社会本能来说必然出现这种情况,就本体说来这是日本重视的所在,到了明治年代^①就和从前大大的不同了。

纵观四十年来的历史,过去从理想出发的教育,逐渐变化成从事实出发的教育,从事实出发决不是有理想但无法实行,因为人不可能只靠概念的精神成长起来,人是有表有里的,社会能教育自己,自己也能教育自己。从前不论公或者私,不论什么,一概用孝道推行,现在是有尽孝道的,有不孝的。也就是从前是一元的,现在却是二元的了。凡事再也不能以孝贵

^① 公元 1868—1912。

彻始终,以忠贯彻始终。这是单凭想象就能明白的结果。对于从前的激情主义,现在的教育是使它消失的教育,在西洋是从痴迷中觉醒,在日本固然意思不同,但毕竟可称之为醒悟或者觉醒。为什么从前是这样的?如果不妨细说,那就是德国哲学家们创造了概念和创造了定义。不过巡警的概念如果定为穿着白制服,腰挎指挥刀,那么,如果另一种概念定为身穿日本和服腰系青年宽幅布带,就显得促促。佛教界的学者说,用定义决定什么,世上的事就一塌糊涂,什么都不明不白。

物是常常变化下去的,世上的事也常常变化,所以,规定了孔子这个概念并把它理想化的人,到了后来终于有一天醒悟,那纯粹是个错误。为什么发生这种变化?这是因为物理、化学、情物等等科学大有进步,对于任何事物总要仔细观察,认真研究。把这种科学精神用于观察和研究社会了。还有,取消了等级制之后,交通也立刻方便了。因为诸如此类的变化,终于引起了例如现在的思想变化。

至于道德上的事,古人毫不宽容的事,在现时的人们眼里是容许的。允许任性、放肆,社会宽松,这一切毕竟由于道德价值起了变化。也就是说,允许发挥自己所长,因此,即使把自己的短处以及缺点全都暴露于众目睽睽之下,也根本不当回事。因此,被强迫的事没了。从前是死也不认输,残酷的事全靠忍字当头。现在,这类事渐渐少了,对于自己的弱点并不觉得可怕,让别人知道了也算不了什么大不了的事。因此,古人的缺点,究竟是什么?认真地说不过是或多或少有些虚伪而已。现在的人坦坦率率不加掩饰地出现于众人面前,从而

发展了宽容精神。结果是社会也显得宽容了。从前一旦被社会葬送的人,很难重新站立起来,现在,正如俗谚所说,“传言最多过不了七十五天”,这表明社会宽大了。也许可以称之为社会制裁缓解了吧,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也说明了事实上对于可能存在的这种缺点是以二元的态度予以承认的,并且表现出宽容的态度。总而言之,没有强制了,没有观念的束缚了,事实终归是事实,水落石出。从前斯巴达克的教育之中有一桩故事说,把狐狸藏了起来,那狐狸即使把自己的肠子挖了出来,仍然一声不吭,现在再也没有硬着头皮逞能的了。现今教育是把自己的特点非常坦率地在人前表现出来,以表明自己的诚实,但是过去却被看作耻辱,绝对不这么干。这是事实,称之为第一之物,并非一元的,这一点是早就被人们认为无碍和可以原谅的了。许多青年学生常常到我家来访,他们回去之后也常写信来。其中有的信上说,去府上拜访的时候,是下个决心进去呢,还是先不进去呢,曾经稍微踌躇过,心想最好偏巧赶你不在家,所以没有见到你,那样最好不过云云。总之,把当时的内心活动毫无遮拦地全写出来,十分坦荡。从前我们当学生的时候,拜访人家如果偏巧不在,以为这根本算不了什么,但是决不会把这些事向别人坦白交待,决不干老实到这种程度的事。硬着头皮逞能,实际上是装成堂堂正正的男子汉大丈夫给人看,显得很有风采。是在激情概念驱使和熏陶之下,才创造出这种不诚实的硬着头皮逞能的人。

说说文学这个方面吧。文学,大体上可分为两种。一种是浪漫主义文学,另一种是自然主义文学。如果把这两者和

以上所说的教育对照,浪漫主义和从前的德育、也就是受概念束缚的教育,在特征上相同,自然主义和现今以事实为主的教育相通。以前的文艺,曾有超越道德的说法,而且还有持此论的大家,但这是大错特错的。道德和文艺之间固然没有接触点,然而大部分是有联系的。伦理和艺术不能两立,但是,并没有二者必舍其一的必要。比如,我正在推这张桌子,过了一会儿就和这张桌子一起掉下去。对于掉了下去的这一事实,你们大家一定要笑。但是,如果从伦理的角度来说,人掉下去了就不应该笑了,而是应该感到遗憾、同情。很明显,不笑是礼仪上应该如此,笑了就违背伦理了。但是,笑和感到同情这二者必舍其一的时候,单从滑稽趣味的角度看这件事,那是艺术的看法。然而我如果跌成脑震荡,诸位的笑声肯定变成伦理的同情。这样,虽然艺术和伦理有一定程度的脱离部分,归根到底还是必须归结到伦理上去。所以,小说、戏剧的材料甚至有七成选择道义上的批判作为内容。描写恋爱的浪漫主义作品中,相遇于途的男子一见钟情,立刻相恋。后来突然遇到意外灾难,或者双目失明,或者落下残疾,成了瘸子,惹起一系列烦恼懊悔。但是,这类事实际上是不可能发生的,这都是感动派在他们的小说里或者夸大情绪,也就是企图把抽象的理想具体化而制作出来的。这类作品,距事实较远,但动人之处较多。

浪漫的道德总是让人感到作品中的主人公的伟大。自然主义的道德,有老老实实暴露自己缺点那份诚实招人可爱之处。

浪漫主义的艺术总是让人对于那些容易动感情的人物觉得伟大,自然主义艺术却使人感到作品里的人物富于理智、诚实、务实。也就是从文学上看,浪漫主义传达虚伪,使人承认人物的精神伟大或者崇高等等现象,使人的精神和未来结合。自然主义作品在素材的处理上是诚实的,而且尽力注意表现眼前的事实,所以使人物的精神和现在相结合,比如,一开始把人写得不完美,评论人物的缺点。浪漫主义总是描写远比自己伟大的人物,所以很能打动人心,但是读或听这部作品的人,以为内容和自己毫无关系,印象上模模糊糊。相比之下,自然主义的作品不论多么差劲儿,就像自己照镜子一样,感觉上是亲切的。细想起来,人都是轻微程度的浪漫主义的信徒,他批评或者要求别人的时候,那水平都是超过自己的。

人心总是渴望高于自己,重要的不在于现在而是寄希望于未来。就像希望比自己更伟大更高尚一个样,将来比现在更能受惠于光明。

如上所述,浪漫主义思想就是理想主义的一种,它不可能永远变化,在人的心灵深处有其永久的生命力。所以,浪漫主义文学有永久的生存权利。只要人心同它共鸣,浪漫主义思想就会永远传下去。与此相反,自然主义的道德如前面所述,富有宽容的精神。把事实写成和原来分毫不差的事实,那才是真正的自然主义文学。自我解剖、自我批判的倾向渐渐在人的心目中扩大,精神彻底平民化,换言之也就是真正的平凡起来了。把人描写成确实像个人的写实,是自然主义的特征,既然是浪漫主义的人,那就描写了几乎无法希望得到的人物

理想,并且把极其普通的事物一成不变地当作重点,惟妙惟肖地描写世态,不论缺点、弱点、表里,全是二元乃至多元地描写了它们的实际。因此,卡莱尔^①崇拜英雄倾向的要求必将永久存在,这一点前面已经说过了,现在似乎多少有些变化。

那么,如上所述的自然主义的道德文学,自我改良的念头显得浅薄,希望向上的动机淡薄,如此等等肯定会有。这的确确是个缺点。

现代教育的倾向,文学的潮流,无一不趋向自然主义,所以才逐渐地显露出它的弊害,日本的自然主义这个词成了极其令人鄙视的了。然而这是错的。自然主义并不是那么非伦理的存在,自然主义本身并不表现在一部分日本文学上,他们只是显示了缺点而已。前面已经说过,不论任何文学,它决不会脱离伦理范围,最低限度它也不能不在某些地方表露出对伦理的渴望。

只要人的内心深处永远存在浪漫主义的英雄崇拜情绪,这个心就是永存的,根本无视这一点,只表现人的弱点,并不具有文学的真正价值,而是存在巨大缺陷和失败的艺术。不管它怎样写了人的弱点,把这些弱点读遍之后,读者的心里必然对某些地方怀有恶感,或者另有伦理上的要求。这就是人心很自然的要求,艺术也在这一范围之内。现在有些小说使人厌烦,并不是自然主义本身有什么缺点,而是该派的文学家处理上的失败,说到底,是对过去极端浪漫主义的反动。反动

① 卡莱尔(Thomas, Carlyle, 1795—1881),英国历史学家、思想家、散文作家。

比正动更脱离常规。所以我们站在反动的角度对于最近的消息予以厚谅。自然主义无所顾忌地把事实按其原貌暴露于人们面前,或者为了把它写出来以致造成种种缺点,为了挽救这种弊病,不是恢复过去的浪漫主义,而是创造新的浪漫主义。新浪漫主义和以前的浪漫主义是两码事。虽说历史重复,但是历史决不会再走它的老路,说重复是错误的。不论在任何情况之下也不可能倒退,而是向前向前地走去。

教育和文艺也是如此,即使自然主义有弊也不会倒退到从前。如果倒退到从前了,也一定有新的形式和内容,在浅薄的观察者眼里虽然感受到退回到从前的地步了,但是实际上不是那回事。而且,如果把自然主义作为反动看待,那么,称之为新浪漫主义的就该是自然主义和浪漫主义结合之后产生的。所说的新浪漫主义,决不是回到从前的浪漫主义,完全是另外一种。

具体地说就是,新浪漫主义不像从前的浪漫主义那样树立近乎空想的理想,而是树立一个程度较低但近乎实际又能够达成的目的,然后进行下去。社会总是二元的。浪漫主义的调和,依据时间和地点,按其要求适当地协调两者,如果场合是甲,按照自然主义六分浪漫主义四分那样,伴以时代和地点的要求,在保持两者完全调和的情况之下,承认新浪漫主义。我以为将来就是这样。

从前激励人心的教育和带有当时情调的浪漫主义文艺,同现在科学上重视真实的教育主义和并非空想的自然主义文艺,两者密切相连,使两者的变迁和关系明朗化。这样,只要

人心有向上的念头,那就不仅承认浪漫主义永久存续下去,同时也发现一切真有价值的自然主义也有充足的生命,我以为这两者的调和会成为今后的重要倾向。

最近的教育家之中有人说不要文学。到此时此刻为止,我所说的话里没有说过同教育根本无关的。在现时的教育中,小学中学教的是浪漫主义,到了大学教的就是自然主义了。这两者有密切关系,尽管是两个,但是把它看作二者是叠在一起的也未尝不可。所以,如前面所说,文学和教育决不能分离。

《东洋美术图谱》

以伟大的过去作为背景的国民,和有势力的首领给撑腰的个人一样,好像什么事都有个主心骨,踏实。有时候就是因为这种意识而萌发傲慢的念头,或者急于当急之务,或者忘却未来之计,稳定下来之后又担心意气消沉,像刚刚发迹的人拼命奋斗时一般,觉得再也没有必要凑凑合合地过那齷齪日子,一年只过老辈子人过的那五个节日,而是鹰扬自若,以为自己能够在众人环视之中处世,应该说这完全是因为祖先百倍辛劳的结果。

我作为日本人,过去一直考虑一个大问题:神武天皇^①以来的日本人,在我们的历史上发展了什么事业。当然,我对我的工作尽职尽责的,我想凭我一个人完成它或者也可能搞垮它,但是我的过去——我觉得往大里说是我们祖先在我出生之前离世而去的时候,已经把我的工作留给了我,某些

① 日本神话传说的第一代天皇。

部分也规定好了的。我对我的工作决心负责到底,但是使自己负起如此责任的,我以为源于除自己而外还有一个遥远背景。

我这么想着,用新的眼光回顾日本的过去,觉得有些方面令人担心。一个国家的历史就是那个国家的人的历史,人的历史是包括依据各种能力展开的活动,所以它遍及政治、军事、宗教、经济各个方面,如果略加展望,可以称得起一番颇有风采的回顾,但是,特别和我有着密切关系的部门,也就是单就文学来说,从过去得到的启发几乎可以说很少,甚至为此而痛苦。也许人们举出《源氏物语》的作者紫式部^①、近松^②、西鹤^③等人,堪称足可装点我们过去的天才,并予以发挥和认同。但是,我却自负不起来。支配我现在头脑和影响我将来工作的,很遗憾,不是我们的祖先遗留给我的过去,反而是从不同人种的大海对面拿来的思想。有一天我坐在我的书房里,环顾四面的书架,摆在其中的烫金字的书,全是洋文的,不免吃了一惊。过去,置身于令人目眩的五彩斑斓之中,还有些洋洋自得,等到注意到它走近一看,这些全是把异国产的思想装订成册的书,红红绿绿。单从所有这一点来说,会使人感到

① 紫式部(978—1014),平安时代中期的女文学家。藤原为时之女。嫁藤原宣孝,不久孀居。后为一条天皇后彰子之女官。著作除《源氏物语》之外尚有《紫式部日记》、《紫式部集》等名作。

② 即近松门左卫门(1653—1724),江户时代中期的歌舞伎、净琉璃的剧本作者。名作很多。

③ 即井原西鹤(1642—1693),江户前期的通俗文学家。著名作品有《好色一代男》、《好色一代女》、《本朝二十四不孝》等。

富有,但是这个富不是从老爹那里继承的遗产,而是给人家当养子,从不认识的人那里得到的财产。

自己利用它,根据也许是养子的权利,但是由这些东西而得到的利益,我以为作为一个男子汉来说,未免显得只是机灵有余而已。当我想到这些的时候,尽管四面堆的书已经不能再满了,可是我觉得实在没志气。

《东洋美术图谱》就是我萌生这种念头而决定出版的。这是应朋友泷君要求于京都大学作“关于本国美术史的讲演”时,因为必须向听众说明,所以,就把建筑、雕刻、绘画这三个门类自古以来所保存的实物拍成照片,一张一张地看下去,就会明白,在这方面我们的先辈早就为我们创作出什么样的过去。像我这样财力不足的人,为了向大家提供参考,出版了这部极其重要的书。在文学上我是悲观的,因为有了这个图谱,多少恢复了常态。图谱中的建筑雕刻绘画,有的如果给以公平评价,我以为谈不到好,有的也许在《源氏物语》和近松门左卫门、井原西鹤等人的作品之下。但是作为该门类的一项优秀作品来说,那就远非文学作品所能企及的了。我们日本人的祖先制作的足以给我当作背景,而且丝毫也无愧于我们这些后人的东西,太多太多了。

西洋的好事之徒,常常对日本美术指指点点。但这只是千人之中的一人而已,所以必须把它当作好事之徒的话来听才行。大体说来,这些好事之徒总觉得西洋优于日本。很遗憾,我也这么想。如果日本人在过去已经做了这么多的工作,这样的自觉精神肯定大大有助于未来的发展。所以我十分高

兴地把《东洋美术图谱》介绍给读者。如果从这只有东洋才有的作品之中体会到西洋美术中不可能看到的特长,即使它的特长有一种并非普遍存在的风趣,那么,单凭这种体会,就可以使该作者成为伟大人物。所以,凭此该人在将来足以启迪后人。

克雷格先生

克雷格先生像燕子一样筑巢于四楼。站在铺路石处仰头望去,连窗户也看不见。从下往上一蹬一蹬地走上去,等感到大腿有点酸的时候,才好不容易到达先生的门口。说到门,只是不足三尺宽的门板,扉上耷拉着一个黄铜门环而已。在门前歇歇脚,用这个门环的下端撞了撞门板,门就从里边给打开了。开门的总是女人。可能因为近视眼的缘故,她戴着眼镜,看到我很吃了一惊。她年龄有五十出头,应该是生活上很有经验的了,可是依旧吃惊。因为吃惊把眼睛张得很大,所以每次都不好意思敲门。

进了屋子之后女的就不再露面了,当然她总是立刻把我让进旁边的客厅——起初我没想到那是客厅,因为没有任何装修。有两个窗户,这里只是摆着很多书。克雷格先生一般情况下总是在这间屋子里工作。他看到我进来之后一定是“啊”地一声伸过手来。一伸手就表示要和我握手,但是,这握手是我握他的手,他却从来没握过我的手。我可不是诚心

诚意要和他握，所以此刻总是想，干脆免了该多好，不过他依旧“啊”地一声伸过汗毛茸茸、满是皱纹、照例消极应酬的那只手。这习惯的确令人莫名其妙。

这个手的所有者就是我要求教的老师。起初见他的时候曾问过他报酬该付多少，他望着窗外说：“要说嘛，一次七先令吧，如果多啦，再少算点也行。”这样，就按一次七先令，月底一次付清，不过有时候老师这边突然催促及早结账。这时他就说：“喂，有点儿花销，你把账付了好不？”当我从裤子口袋掏出金币爽爽快快地“嘿”地一声递给他时，老师一定说：“啊，可对不起啦！”接了过去，同时摊开那消极的手掌看看，然后就收进裤子口袋里。让我为难的是老师决不找给我余额。把余额打进下月，到了下一周他又催账，说是他要买书，催着交。

老师是爱尔兰人，他的话相当难懂。一着急就像东京人跟萨摩^①人吵架时候一个样更难懂了。因为他是个很爱着急的人，麻烦事一来我就把运气交给天，只好看着这位老师的脸了。

他的脸也很不寻常。因为是西洋人鼻子自然高，但它是分段的高，肉也过于厚，一看到这种鼻子，决不会有好感。不过，另一方面也使得人有野趣之感。至于胡子，是令人为之遗憾的黑白乱生。有一次在面包店街上碰到他，我觉得他就跟忘了拿鞭子的马车夫一模一样。

① 古地名，即现在鹿儿岛的西部。

我从来没有看见过老先生穿白色衬衫或者有白领的衬衫。他老是穿着带条纹的法兰绒衬衣,穿一双窝窝囊囊的高腰靴子,把脚伸到炉子里去,然后是常常敲打着他那短腿膝盖,这时我才注意到,老先生消瘦的手上戴着金戒指呢。他有的时候摩挲大腿代替敲打膝盖来给我上课。究竟教给我什么还不知道。说得坏些,简直就是胡来。往好里说,就是文学上的座谈,现在细想起来,一次七先令还要求讲授完整的、正规的课程,实际上是办不到的,所以,这事不怪老师,对此不满的自己,那才够混帐的呢。当然,老师的脑袋也正如他的胡子所代表的一个样,确实杂乱无章,讲课的报酬不提高,并不要求讲课质量的提高也许是对的。

老师的拿手戏是诗。他读诗的时候,从脸到肩就像暖气流一样微微振动。我不夸大,确确实实是振动。但是,他不是读给我听的,而是自己读给自己欣赏,耽误时间,吃亏的是我。有一天,我把斯温伯恩^①《日出前的歌》带去,他说:“给老师看看!”他读了两三行立刻就把书放在膝上,特意摘下夹鼻眼镜,直说:“这可不行,这可不行,斯温伯恩也老到写这种东西的时候啦!”言下不胜感慨之意。我想读一读斯温伯恩的《阿塔兰特在卡吕冬》就是这个时候萌发的念头。

老师把我当成孩子了。他常常问我一些愚不可及的问题:你知道这事么?你晓得那个问题么?可是过不多久他又

① 斯温伯恩, A. C. (Algernon Charles Swinburne, 1837—1909), 有的译为史文明。英国诗人, 文学评论家。主张无神论。诗作技巧纯熟, 色彩丰富, 音调优美。代表作有著名诗剧《阿塔兰特在卡吕冬》。

想起了重大问题,把我当成他的同辈人看待。有一天他在我面前读华特森的诗,问我:有人认为这诗和雪莱的作品有相似之处,也有人说毫无共同之处,你以为如何?问我以为如何?西洋诗首先得用眼睛看,然后用耳朵听,不然就根本不明白。此时我只能着意敷衍一番。我说了像雪莱还是不像雪莱呢,现在已经忘了。但是,奇怪的是,老师那时照样敲着他的膝盖说,我也是这么想的,所以我只能大吃一惊。

有的时候他把头探出窗外,一面俯瞰下边匆匆忙忙走过去的人们一边对我说:“来来往往的人这么多,可是这些人里一百个人之中也不见得有一个人懂得诗。真可怜哪。说起来嘛,英国人是懂得诗的国民。比较起来,爱尔兰人真是了不起的人。是非常高尚的人。——应该说,实际上能品味诗的你我是幸福的人。把自己放在懂得诗的那群人里应该非常感谢的,不过相比之下,人们对于这一点还是相当冷淡的。”我对于这位老师还谈不到有什么感情。只能把他当作一位能机械地讲话的老头子而已。

但是,发生了这种事:我住的那家公寓实在令我讨厌,我想请老师留我住在他们那里,所以,有一天做完练习之后我就提出了这个要求,老师忽然拍拍他的膝盖,对我说,好主意,现在就请你看看我家的屋子,请你跟我来。先看了饭厅,然后是女仆房间、厨房,总之全转了一遍。当然,他家在四层楼上只占据一个角,不可能宽绰。两三分钟过后,再也没有什么可看的了。老师回到他原来的座位上,此时我以为他可能要说:你瞧见了,就是这么个家,把你安置在哪里也不合适,万般无

奈只好谢绝。可是他一坐下就立刻谈起瓦尔特·惠特曼来了。他说,从前惠特曼到他家来了,逗留了一阵之后走的。他说得很快,所以我不大懂,不过他说的惠特曼曾经来过他家,确实有其事。他说,开始读他的诗的时候,觉得根本没把它当回事,可是读过几遍之后逐渐感到很有意思,最后就非常喜欢读它了。

把我这位学生究竟安置在何处的问题,好像一阵风给刮得无影无踪。我只好“嗯,嗯”地答应着由他的性子说下去。他说:“当时的雪莱和某人吵架,我说吵架不好,因为我是双方的朋友,两个好朋友吵架实在不好,我就居中调停。不论我怎么调停,无奈已经吵了几十年了,毫不见效。”

因为老先生特别冒失,粗枝大叶,所以常常把自己的书放错地方。他一旦找不到了就一定特别着急,于是好像失了火似地大声喊厨房里干活的老太太。这时候老太太一定大吃一惊地跑到客厅来。

“啊,我的《华兹华斯》^①那本书放在哪儿去啦?”

老太太此时那双吃惊的眼睛瞪得小菜碟一般,她首先坏顾书架,尽管吃惊,但她依旧是清醒的,立刻从书架上找到了《华兹华斯》。说一声:“有啦!”我立刻留心看看,然后递到老师跟前。老师一把抢过来似地拿到书,用两手指头咚咚地敲敲脏兮兮的书皮说:“这华兹华斯你是……”老太太更加吃惊似地回到了厨房。老先生敲打这本书要两分钟或者三分钟然

① 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 1770—1850),英国诗人。

后才打开别人好不容易给他找到的《华兹华斯》。

老先生常常写信给我。那字肯定认不出来的。全文只有两三行,多看几遍的时间是有的,然而难的是不管看几遍也判断不出来。老先生只要有信来,我必然是说眼前有困难不能复习,所以我就省了看信的麻烦。有的时候是屡屡吃惊的老太太代笔写的信。这时候,那信就很容易看懂了。可以说老先生身旁有一位使着方便的秘书。老先生为自己的字写得不好不胜叹息之至,同时还夸奖我的字写得好。

他一直担心像他这样的字写成的稿子印出来会是什么样的东西。老先生是莎士比亚的出版人。他以为他有使他那字在活版上变形的资格。老先生满不在乎地写序文,加印笔记。不仅如此,在给《哈姆雷特》加的序言里还说,希望读者看看这个序文。我下次去的时候一说有趣,他就要求我:你回日本之后务必介绍一下这本书。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是我回国后在大学讲课时非常得力的书。我以为,可能再也没有像哈姆雷特笔记那种水平高又严谨的书,但是,那时候并没有这种感觉。不过老先生的莎士比亚研究从前就取得了惊人的成就。客厅旁边有一间六铺席大小的小书房。老先生之所以筑巢于高处,具体地说之所以选择了四层楼的一角,更准确地说该是一角的一角,是因为这里有他认为很重要的东西——长一尺五寸,宽一尺左右,蓝色封皮的笔记本一共十本摆在这里,老先生一有闲暇就把写在纸片上的句子抄在蓝封皮的笔记本上,就像吝啬鬼储蓄钱一样,一点一点地积攒起来,这就是他一生乐此不疲的一件事。这个蓝封皮的笔记本就是《莎

翁字典》的原稿，这件事我到这里之后不久就知道了。老先生为了使这个字典成为这方面的集大成者，据说他甚至牺牲威尔士大学文学教授的位置，每天抽时间前往大英博物馆。既然把大学教授的职位弃之不顾，那么，把只交七先令学费的弟子不当回事，自然是毫不奇怪的了。老先生的头脑里，这部字典不分昼夜翻腾不已。

有人问老先生，已经有了修米特的《莎翁字汇》还要编字典么？于是老先生以难以控制的轻蔑神气说：你等着看吧，就把自己所有修米特的书拿出来给他看。一看不由得吃了一惊，原来，上下两卷，连一页完整的也没有，全改得黑黑的。我不由得“嘿”地一声以吃惊的眼神望着修米特的书。老先生相当得意，他对我说：你说，如果我搞的只是和修米特同样水平的东西，我还有必要费这么大的劲儿？他还是伸出紧拼在一起的两个手指头，敲打着那黑黑的修米特的书。

“到底从什么时候开始干这个的？”

老先生站起朝对面的书架走去，在那里找什么东西。同时用着急的声音说：“简，简，我的《标志》怎么啦？不等老太太出来他就询问《标志》的所在。老太太又吃了一惊跑出来，照例给他找着递给他，说了几句话再回去，老先生对于老太太说的话好像根本没在意，如饥似渴地打开书，高兴地：“嗯，在这儿呢！《标志》上居然列举了我的名字。特别写着研究莎翁的克雷格氏。”这本书是1870年出版的……远在我研究之前……所以我对于老师的耐性确实心悦诚服。我顺便问了一句：什么时候完成呢？“什么时候完成怎么知道呢，这是一直

干到死为止的工作。”老先生说完把《标志》放回原处。

我从那以后暂时不去老先生那里了，在此之前不久他对我说：“日本的大学里请不请西洋人教授？我如果年轻的话一定去一去。”不知为什么，他脸上的表情颇有无常之感。这是我头一次看到老先生流露出伤感的心情。我说你不是还年轻么？我这是安慰他的话，可是这么一说，他却连说：“不，不，发生什么事儿都很难说。我已经 56 了。”说完就沉默不语了。

我回日本之后过了两年，新到的文艺杂志登着克雷格先生逝世的消息。消息之外有两三行字，简要地介绍他是莎翁的专家学者。我那时把杂志收起，我想，他那词典终于没有完成，原稿大概成废纸了吧？

印象

出了家门,笔直的宽敞大街从门前横穿而过。试着站在大街中央环顾四周,目光所及的房子全是四层的,而且还是同一颜色。左邻、右舍、对门,构造上毫无区别,自己方才究竟是从哪个门出来的?走过两三家再退回去找,已经找不到了。这真是一条不可思议的街。昨天晚上一直睡到火车声逼到跟前。十点过后,在马蹄和铃声相送之下,仿佛梦中一般在黑暗之中驰驱而去。那时美妙灯火的影子,点点散在各处达几百之多,在我眼前来来往往。除此而外别的什么也看不见。能看到什么东西,是刚才开始的。

我在这个奇妙的街上站过两三回,仰头望,俯视,然后往前向左,走了百米左右,来到了十字路口。我事先已经记住,向右一拐就到了比刚才那条街更宽的大街了。这条大街能够并排走多达几辆的马车。每辆马车的篷项上都坐着人。这种马车有红的、黄的、蓝的、赭色的、茶色的、绿色的,不停地从我身旁赶向前方。纵目远望,五颜六色的车流不知道要延伸多

远。回头一瞧，像五色彩云一般蠕动。不知道从哪里载人到什么地方去，停下来想想，但从后面来的高个子像追了过来似地擦肩而过，本来想躲开他，但是右边赶上来的个子更高。左边也有。摩肩接踵的后来者，被他的后来者推向前方。然而人们都不说话。他们无不自然而然地前进。

这时候我才意识到自己淹没在人海里了，不知道这个海大到哪里，虽然这么大，相比之下还是一个风平浪静的海。只是想离开它却办不到。往右吧，前面有人挡着；往左吧，也有人堵着。回头看看，人山人海，大家无不安安静静地往前挪动。仿佛只有走一条路的命运，除此之外没有支配自己的了，几万个黑脑袋似乎商量妥当步调一致地前进。

我边走边想刚才走出家门的那个家。全是四层楼，全是一个颜色建筑物的那条神秘莫测的街，好像离这里很远。在哪里拐弯，从哪里走才能回到那里，我是一点儿也想不起来了。退一步说即使回得去，我也找不着自己的家了。那个家昨天晚上在黑暗之中一直黑黑地矗立在那里。

我提心吊胆地思索着，同时被高个子群众簇拥着，无计可施地拐进两三条大街，每拐上一条大街，我就觉得和自己昨天傍晚的家正好方向相反，而且离得更远。结果是在看人看得久了以致眼睛累得难受的众人之中，顿感难以言喻的孤独。这时，来到一个长长的漫坡道。这里有个五六条大道汇合于此的广场。到现在为止一直是一条大道形成的人流，现在从各方向来的都聚集在这个坡下，安安静静地在这个广场转着圆圈奔向四方。

坡下有个巨大的石雕狮子，全身灰色，细长的尾巴，相比之下，鬃毛髻曲的头部足有装四吨的酒桶那么大。前腿并立，在群众的人流里沉睡。狮子有两头，下边有铺着石头的底座。它们正中有个大铜柱子。我站在安安静静走动的人海之间，抬眼注视铜柱上面。柱子笔直、很高、高得下边刚刚看得见柱头。上边是一片蓝天，高高的柱子好像直插天空的正中间一般巍然耸立。柱头上有什么呢？无人知晓。我依旧被人流簇拥着，从广场右边的大路漫无目的地顺着坡走下去。过了一阵再回头一看，细得像一根杆子一般的铜柱上，只有一个小小的人站在上边。

公寓

起初租的公寓在北边的高台上。我看中了红砖盖的小巧玲珑的两层楼建筑,尽管租金较高,一周租金两磅,我还是把靠里的一间租了下来。据房东太太说,租下靠外边那一间的住户 K 氏,眼下正在苏格兰巡游中,短期之内是回不来的。

这位房东太太,是个眼窝深深、翘翘鼻子、下巴颏和颧骨全是尖的、脸部棱角太多的女人。乍看起来是个几乎难以判断年龄、不大像个女人的人。羊角风、嫉妒、任性、倔强、怀疑,一切缺点几乎无不俱备。我想,一定是一直放纵自己,所以才使性情变得这样乖张,长了这么一副怪貌。女主人有一身完全不像出生于北国的黑皮肤,一双黑黑的眼珠,但是说话却和普通的英国人没有丝毫区别。我搬家的当天,说是楼下预备了欢迎茶,我下去一看,她家的人谁也不在。我和女主人两个人在面朝北的那间小饭厅里相对而坐。这里好像不见阳光,整天都在昏暗之中,我环顾四周,只见壁炉上养着孤零零的几株水仙。女主人边招呼我吃烤面包边闲聊。这时,记不得什

么话茬提到她出生之地的故乡并不是英国,而是法国。于是她一边眨着她那黑眼珠,一边瞧着身后插在玻璃瓶里的水仙边对我说,英国老是阴天,而且很冷。她大概还想告诉我,连花也不怎么好看吧。

我把花形单调的水仙花,和这女人瘦削脸颊里流的褪了色的血滴相比,想象遥远的法国可观的温暖之梦。女主人黑头发黑眼睛的背后,大概有几年之前业已消失了的春天气息的历史吧。她问我会不会说法语。我本来想说不会,可是话到舌尖挡了回去,改用法国南部滑腔较重的方言说:能连续说两三句。怎么从这骨头很硬的喉咙脱口说出法语,而且很有抑扬顿挫之美,自己也觉得奇妙。

当天晚上吃晚饭的时候,桌前坐着一位秃头白髭的老人。女主人介绍说,这是我的父亲,这时我才意识到女主人上年纪了。女主人发音奇怪。仔细听能听得出她决不是英国人。我这才明白,原来是她们父女渡过海峡,在伦敦落脚。于是老人说,我是德国人。他不等我问便自报家门。出乎我的意料,所以我只说了两个字:“是么?”

我回到自己的房间开始读书,可是,楼下父女的印象却莫名其妙地印在脑子里挥之不去。那老头子和精瘦的女儿相比,没有一点相似之处。脸上一堆臃肿的肉上,正中间躺着一个矮胖的鼻子,两个细细的眼睛分列两旁。南亚有一位名叫克卢格尔的总统,他和这位总统非常相似。他没有一张让人乍一见面就觉得和蔼可亲的面孔。而且对女儿说话时缺少和气。已经掉了牙,剩的牙也不好使,吃东西时下巴往上一抬一

抬地晃个不停,而且那举止也有些粗鲁。不论从哪方面说也不是一般的父女关系。我这么想着想着就睡着了。

第二天早晨下楼吃早饭。昨晚上的父女之外增加了一位家属。新来的这位是个气色很好、和蔼可亲、年纪四十左右的男子。我在饭厅门口乍见此人的面孔时,我才有了此刻自己生活在有勃勃生机的人类社会的心情。女主人给我介绍的时候说:这是我的弟弟,不是她的丈夫,但是,从相貌来看,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是她的弟弟。

那天我没有回住处吃饭,下午三点过后回来,回到我自己的房间不久,招呼我下楼喝茶。今天还是个阴天。我一推开微暗的饭厅门,就看到女主人一个人坐在炉子旁边,她面前摆着茶具。炉子已经生了火,所以屋子相当暖和。我看了看刚刚升着的炉火映照之下女主人的面孔,只见那脸上有些微红,似乎搽了粉。我在饭厅门口就深深地感到,好久没有看到女主人认真地化妆了。女主人的眼神好像看透了我对她的印象。女主人一家的情况,我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了解到的。

女主人的母亲 25 年前嫁给了一个法国人,生了一个姑娘就是她。过了几年丈夫去世。母亲带着女儿改嫁给一个德国人。那个德国人就是昨天晚上见到的那位老人。现在在伦敦西区富人住宅区开一家裁缝店,每天都到那里上班。老头子前妻的儿子也在那裁缝店干活,但是父子之间的感情很坏。虽然是一家人但从来不说话。儿子夜里一定很晚才回来。在门厅处脱下鞋,光着袜底,让他老子无法觉察地通过走廊去自己的房间睡觉。她的母亲很早以前去世了。母亲临终时把她

自己的身后之事详详细细交待清楚,但是母亲的财产都交给了父亲,她没有动用一文钱的自由。无奈只好搞个公寓弄几个零花钱。至于阿格涅斯……

女主人在这之前没有提过。阿格涅斯是这家雇用的十三岁女孩子的名字。我那时候就觉得,今天早晨看到的儿子的面孔和阿格涅斯之间有某些相似之处。这时偏巧赶上阿格涅斯抱着烤面包从厨房出来。

“阿格涅斯,你要吃烤面包么?”

阿格涅斯一声没吭。

一个月之后我从这个公寓迁了出去。

温暖的梦

风碰在高高的建筑物上,因为不能随心所欲地立刻直着通过,突然之间被闪电般挡回,从头顶上斜着向铺地石板刮下来。我边走边用右手按住头上的礼帽。前边不远处有一个等待客人的马车夫。我看到他从驾驭台看着我这副狼狈相,我的手离开帽子,不等站稳就向他竖起食指。这是问他拉不拉客的手势。我没有上他的车。这时我看到那马车夫右手握紧拳头猛打自己的胸部。即使离他一丈多远了也听得见那咚咚的声音。伦敦的马车夫就是这样暖和他的手。我回头看了看马车夫。那顶开始破了的帽子盖不住被霜染透的头发。他抡起右臂敲打右肩和右肋,然后再敲打胸部,简直就像一种机械活动一般。我继续往前走。

走在路上的人都力争赶过前面的人。连女人也不落在后面。裙子在腰的后部轻轻地抖动,真让人担心高跟鞋后跟会马上折断,她们走在铺路石上,步履匆匆。仔细看来,不论哪张脸无不显得特别紧张,好像走投无路的样子。男人个个直

视前方，女人目不斜视，男男女女心无旁骛一条直线地奔向各自的目标。人们这时的嘴闭得紧而又紧，双眉皱得深而又深。鼻翼撑着，把那张显得特别深沉的脸拉得长而又长。双脚走着一条直而又直的一条线，直奔目的地。好像在大街上已经走不动了，在房外简直无法再呆下去，如果不尽可能快地找个有房顶的地方藏起来，那才成了一辈子的耻辱。这就是这些人们的态度。

我慢吞吞地边走边想，总觉得在这个都城生活真的不容易。往上看，无际无涯的巨大天空，就像不知道从什么年代开始的一般，从状如悬崖绝壁高耸入云的左右山峰，像条细带子似地从东扯到西边。这条带子的颜色早晨是灰色的，然后渐渐变成茶褐色。建筑物本来就是灰色的。就像温暖的日光诞生了它们，毫不客气地从两侧挡住，把广阔土地只表现于狭窄的山谷底部日阴之处，好像有意不让高高的太阳晒到那里。房屋是二层之上盖了三层，三层之上又盖了四层。小小的人把谷底的一部分弄黑，变成寒冷的大街。我就是这里活动着的黑东西之中，最缓慢的一分子。被山谷挟来而且已经无从得知始于何时终于何时的风，仿佛打算掏净谷底似的一吹而过，黑黑的东西，好像从网眼里露出来的杂鱼，窜向四方，既蠢又笨的我，终于被这风吹得东奔西跑，逃回家里。

转了几处长长的回廊，踏过两三个楼梯，就到了一个有弹力装置的大门。把全身刚刚靠上去，我的身体立刻毫无声响自然而然地滑进一个很大的长廊。视力所及之处，无不亮得晃眼。回头一看，那门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关上了，我落脚之

处像春天一样暖和。我为了让眼睛适应新的环境,眨了好半天。然后看了看左右。左右有很多人,不过大家都安安静静。而且看起来每个人脸上的肌肉无不松松弛弛。许多人都并肩而立,虽然人多,但是一点也不挤得难受。大家都和睦相处。我仰头往上瞧。上边是个圆形天棚,彩色极浓,那鲜艳的金箔,光辉灿烂,激动人心。我看了前面,前面全是栏杆,除栏杆之外什么也没有,前面有一个大洞。我靠近栏杆跟前,伸着短短的脖子往洞里看。只见很深很深的下边,全是人,因为洞既深且远,所以人显得很小。那里的人虽然很多可是却看得很清楚。人海,指的就是这种情况。白、黑、黄、绿、紫、红各种鲜明的颜色,就像大海涌起的波浪,骚然而动,仿佛在深深的海底,五色的鳞排列得整整齐齐,鳞片虽小,然而非常漂亮,跃跃欲动。

这时,这蠕动的东西忽然之间消失,从巨大的天棚到遥远的谷底一片漆黑,方才那多达几千而且排列整齐的人仿佛从黑暗中漂浮而出,不知不觉之中渐趋微明。开始还以为它只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地亮起来,然而实际上是不成阶段逐渐脱离黑暗的。使我意识到那光柔和的时候,觉得自己处于雾一般的光线深处,看得出不透明的颜色。那是黄、紫、蓝三种颜色。工夫不大,黄和紫色开始活动。我紧张到两个眼睛的视神经极度疲劳的程度,眨也不眨地盯着这活动中的东西,朦朦胧胧的感觉从眼底立刻消失了。遥远的前方分明是被温暖的阳光照得光辉灿烂的大海,一个穿黄色上衣的漂亮男人和一个穿着紫色和服拖着长袖的美貌女人,清清楚楚地出现在

草地上。女人坐在橄榄树下的大理石长椅上的时候，那男人站在长椅旁边，俯视着女人。这时，悠闲的音乐被温暖的南风送来，声音细细然而长长地渡过遥远的海上波浪。

不论大洞的上边还是下边，立刻欢声雷动。他们并没有消失在暮色之中，而是在幽暗的暮色之中做温暖的希腊之梦呢。

往昔

皮特罗克利山谷景致最好的时候是秋末。十月的日子，视野之内的田野、山林，全被温暖的颜色染遍，人们在这种色调中起居坐卧。十月的日子，静寂的山谷的空气在升腾到天空的半路上就给包起来了，不让它直接落到地上。话虽如此，但是它也不能逃到山前，总是落在没有风的村庄上边，静静地停在那里不动，形成云霞。在这期间，田野和山林的颜色渐渐地变化。酸的东西不知不觉之中变成甜的，整个山谷到了它的全盛时代。皮特罗克利山谷，到了这时候就回到百年之前或者二百年之前它的往日，轻轻松松地展示它的纯熟。人几乎全是谙熟世事的面孔，欢聚一起眺望山顶的流云。那云有时是白色，有时成灰色。偶尔也让人们透过薄薄的云层看到山体。它总使人感到它就是古代的云。

我的住处建于很适合眺望这云、这山谷的一个小丘之上，因此，朝南的一面墙壁，整天受到光照。不知道经过多少年的十月阳光照射、到处都是一片灰色的西墙，有一棵蔷薇爬下墙

来，它夹在冰凉的墙和暖和的阳光之间居然开了几朵花。大花瓣呈蛋黄色，显得色彩丰富，好像从花萼那里花瓣就翻卷着一般张着口，散在各处安安静静地开放。香气被淡淡日光吸收，离它一丈之遥就闻不到香味了。我站在距它一丈之内仰头看它，蔷薇仍旧往高处爬呢。

灰色墙壁不顾蔷薇花蔓往高处爬，它依旧耸立如初。房顶的高处有个小塔，那是个烟囱。太阳在小塔更高处的暮霭里渐渐西下。

脚下就是小丘，它伸进皮特罗克利山谷，在目力所及的遥远的下边，一片秋色。对面登山之处，桦树郁郁苍苍的黄叶渐渐地浓淡一致了，但是也出现浓淡不同的高低阶段色彩。明丽、沉静的调子填满了整个山谷，它正中间有一条黑线，而且不停地活动。原来这是含有泥炭的溪水，像溶化黑颜料的水一样，显得古色苍然。到了这座深山我第一次看到这条黑色山溪。

主人跟踪而来。他的胡髭被十月的太阳一照，有七成已经白了。这是理所当然的。他的腰里围着一大围巾。那是用织赶车人短围裙的粗毛线织的面料。用这种面料做成的短裙称为“座灯裙”，长度只到膝盖，竖着做出衣褶，所以腿肚子就全靠穿毛线编织的高腰袜子保暖了。走路时大围巾的褶子就露出来，这是不以显露皮肤为耻的古老年代的裙子。

主人做裘皮货，他胸前挂着一个木鱼似的钱包。晚上他把椅子拉到炉子旁边，望着烧得咝咝作响的煤炭，从这个木鱼里掏出烟斗，拿出烟丝，然后点火吸着，度过长夜。

我和主人一起走下小丘，走进幽暗的小径。名叫苏格兰冷杉的常绿树叶，就像切好的细海带丝一样，钻进云端，那黑黑的树干上，栗鼠拖着它那长长的尾巴往上爬。没有想到，除它之外那厚厚的青苔上还有一只，一闪之间，从我眼前跑了过去。那堆青苔依旧那么厚，丝毫没动。栗鼠的尾巴就像一把拂尘那样在黑绿的土地上拖了过去，钻进草丛。

主人扭头指着皮特罗克利明丽的山谷说，黑水河依旧在它的正中间流着。沿着这条河往北上溯六公里，就是基利克兰基的峡谷。

海兰达斯、罗兰达斯在基利克兰基进行了一场鏖战，战死者的尸体夹在岩石中间，挡住流水。喝过海兰达斯和罗兰达斯两人之血的河流，颜色骤变，三天之内通过了皮特罗克利山谷。

我决定明天早晨凭吊皮特罗克利的古战场。走出山坡时，我脚下的土地上有两三片美丽的蔷薇花瓣。

抵京的傍晚

火车疾如流星，穿过了二百里的春天，把我扔在七条车站的站台上。我的脚跟敲响了轻寒的站台时，火车头便喷着火星，向黑暗中轰然而去。

京城是个冷清的所在，原野中的真葛原，河川的加茂川，众山之中的比睿山、爱宕山、鞍马山，所有这些草原、山、川，无不风貌如故。在往昔的平原和依然如故的山川之间的一条车站、二条车站、三条之后以至九条乃至十条，无不依然故我。即使数到百条，人活到千年，京城照旧冷清。火车在这春寒的晚上连个招呼也没打就把我扔在这冷清的京城了。我尽管感到寂寞，尽管感到寒冷，但我必须穿过它。必须从南向北——走尽了市街，走过了人家，历经所有的灯火，一直走到北边。

“远哪！”主人在后边这么说。“远着呢！”居士在前面说。我坐在中间的车上打颤。离开东京的时候，没有想过日本有这么冷的地方。直到昨天，摩擦身体还能溅出火花，奔流在血管里的热血使人浑身出汗。东京就是这样给人以强烈刺激的

地方。离开这个对人刺激强烈的都城，突然奔向太古时代的京城的我，仿佛三伏天毒太阳晒过的滚烫的石头，掉进满池绿色看来很暗的水池一样。我担心，随着嗖地一声，倏忽之间离我而去的热气会不会震动京城之夜？

说“远哪”的人的车以及说“远着呢”的人的车，和我颠颠簸动的车辙相连了，在狭窄的道路上一路往北走去，不知道这沉静已极的夜是否听到车轮滚滚之声？那响声在狭窄的路上被左右遮挡，响声只能达于天空，那响声永远是咣啷、咣啷，非常单调。碰上石头必然咣啷的一声，然后仍旧是咣啷下去。这响声毫无阴森的感觉，但是让人觉得寒冷。

狭窄的道路两侧的人家中没有一家点着灯，所以全是黑的。每家的门无一不上锁。有许多人家的屋檐下吊着个很大的折叠灯笼，灯笼罩子上写着“加年糕片的红小豆粥”。无人来往的屋檐之下，年糕片染得红红的小豆粥等待谁来光顾？春寒之夜深了，死之前连加茂川的水都目测过的桓武天皇^①的亡魂说不定会来吃呢。

桓武天皇时代是不是在屋檐下染红年糕加进小豆粥，依旧是难懂的历史上的疑问。但是，红小豆粥和京都却是难割难分的。既然无法分离，那么，有千年历史的京都就不能少了已有千年历史的小豆粥。喜欢吃红小豆粥的桓武天皇当时的情况如何无从得知，但是，我和红小豆粥、京都却有很深的因缘，不能分开。十五六年前我第一次到京都。当时我和正冈

^① 日本奈良时代第十七代天皇。公元781—806在位。

子规在一起。在麸屋町一家名叫钩骨木公寓落脚，和正冈子规晚上出去逛街的时候，我头一回看到的就是卖红小豆粥的大灯笼。看见这个大灯笼我就很自然地立刻感到这是京都，而且一直到明治四十年^①的今天依然如故，丝毫不变。红小豆粥即京都，京都即红小豆粥，这是我当时得到的第一印象，也是最后印象。正冈子规已经作古。我直到今天再也没有吃过红小豆粥。实际上红小豆粥什么样子我也说不清，是年糕小豆汤呢，还是煮小豆？与此同时——我想起子规作古了，像一根丝瓜那样干枯而死——灯笼现在仍然在黑暗的屋檐之下吊着。我在春寒之中缩着脖子，从南向北地穿过京都。

车不停地跑，那咣啷之声惊扰了桓武天皇的亡魂。居士默默无言地坐在车上，走在前面。走在后面的主人也不打算说话。车夫在细长的道路上驱车直奔北方。果然很远，路程越远越是挨风的肆虐，车是越跑得快颠得越厉害。我的护膝和洋伞掉在火车下边了，居士给我拾了起来。洋伞虽然拾了起来，但如果不下雨也没有用处。

我和正冈子规来的时候并不那么冷。我记得正冈子规穿着哗叽制服，我穿的是法兰绒制服，洋洋得意地走在拥挤的大街上。那时候不知道正冈子规从哪里买来柚子，给了我一个。我剥了皮一瓣一瓣地边吃边走，漫无目的，不知不觉中来一条仅仅六七尺宽的小路上。这小路两侧排列的人家的门上都开着一个一尺见方的洞，有人从那个小洞里“喂，喂”地喊人。

^① 公元1907年。

刚开始以为是偶然碰上的,但是越走这种小洞越多,而且好像两侧约定了似地叫人。佯装不知走了过去,那小洞里伸出手来就要抓,而且喊得更厉害。我回头问正冈子规这是干什么的,他说是妓馆。我边吃着柚子边用眼估计,这六七尺的小路从中间分成等分的两半,我走在等分线上,以走钢丝的精神,不偏不倚,准确无误地前进。因为我想,即使她伸出手来也很难抓住我的制服后襟。正冈子规笑了。

咿啾咿啾地走过长桥的桥头向左一拐就上了桥,这时越过模模糊糊白白的河滩,走过了点点零落的茅屋,刚刚感觉到车辕往旁边拐了弯,就来到了粗到四抱、五抱的大树前,用灯笼一照,车在这里稳稳当当地停下。我们走过了寒冷的镇,来到了一个更加寒冷的地方。想抬头望望高高在上的天空,但是被树枝给挡住了,从手掌般大小的空档才看到料峭的寒星。我边下车边想:今夜到底睡在何处?

“这里是加茂的大树林!”主人这么说。“加茂的大树林是我们的院子!”居士这么说。围绕大树朝着反方向倒退就会看见门厅的灯。不错,我这才注意到这里有人家。

在门厅处等待的野明先生剪的是和尚头。从厨房里探出头来的老爷子剪的也是和尚头。主人是一位哲学家。居士是洪川和尚的门下僧。所以,把家宅盖在树林里。房后是大片的竹子,冻得发抖跑了进来的客人是最怕冷的人。

和正冈子规相伴而来。把红小豆粥和京都视为同一物的事,已经是十五六年前的过去了。乘夏夜月圆时刻徘徊于清水之堂,似乎是在眷恋着黎明之前的夜色,纵目于天色微明的

深处,几点红光灯火就像梦一样,让那柔和的空想,随心所欲地陶醉,因为那是明明知道大学制服的钮扣本来是黄铜做的,却硬把它当作黄金制造的时代。觉悟了黄铜就是黄铜的时候,我们把制服脱下来扔掉,赤裸着身子跳进了社会之中。正冈子规吐了血还不得不去当新闻记者,我掖起屁股后边的衣襟出奔英国。我们彼此所处的世道是骚然不安的,骚然不安达于极点的结果,正冈子规终于倒下去了。他的遗骨正在腐烂。到了正冈子规的遗骨正在腐烂的今天,他未必想到夏目漱石辞去教师之职而去当记者吧。当他听到漱石辞掉教职务来游寒冷的京都时,他不会不想起他们同登圆山时的情景。如果他听到夏目漱石当了记者之后,跑到端庄树林^①深处,和哲学家、禅居士、年轻的和尚头、年老的和尚头一起,暂时过上了闲散的日子,他一定会大吃一惊地发问:这是怎么回事?也许照旧煞有介事地冷笑。正冈子规是个喜欢冷笑的汉子。

年轻的和尚来通知洗澡。主人和居士对于我这冷得发颤的样子不忍看下去,所以对我说:“请公先洗!”我泡在清澈的加茂的水里的时候,牙齿一直在打颤简直对不上。在热水里照旧打颤的人,我以为古往今来大概也没有几个吧。从澡堂出来的时候他对我说:“请公先睡吧。”年轻的和尚把被褥扛进十二铺席大小的房间。我问:“这是本郡出产的被褥?”回答说这是粗丝线织的,然后说:“这是特为您做的。”令人非常感动。

睡得很舒服。铺的是两床被,盖的也是两床被,因为被

① 即京都市左京区下贺茂神社树林。

厚，端庄森林的风嗖嗖地从肩头往里钻。真没有想到，车上冷，洗澡水也冷，最后呢，被窝还是冷。主人早就告诉我，京都 not 制作带袖的睡衣。我想，京都真是个喜欢动不动就把人冻一下子的地方。

半夜里，枕头边小书架上的嵌在四方形紫檀框子里的 18 世纪座钟响了，那声音好比象牙筷子敲打银碗的声音。梦中听到这种声音立刻就醒了，那座钟这时也不响了，只是我脑袋里仍在响。而且那声音渐渐细了，渐渐远了，渐渐醇厚，从耳朵传到耳膜，传到脑子，从脑子渗透到心底，从心底传到和心有联系的各处，而且传到再也不能传递下去的地方。这清凉的铃声贯穿了我们的肉体。穿透了我们的心的，走向无限的幽境，我必须全身灵魂像水盘一样清澈，像雪瓯一般冷才行。在粗丝面料被褥中的我，感到更凉了。

拂晓时分乌鸦在桤树梢头的啼叫，再次打破了我的梦境。这里的乌鸦不嘎嘎地叫，而是咔咕一声还要拐个弯。我以为这里的乌鸦不简单。这是加茂的守护神让它们这样叫的。

我离开丝线被面的被窝，打着哆嗦打开窗子，稀疏疏的雨丝笼罩着端庄树林，这端庄树林围着我们的家，我们家寂寞的十二铺席的屋子，是我们的封地，总而言之，我是被多层的寒冷围住的。

料峭是春寒
鹤舞神社宛如梦
毕竟是人间

凯贝尔先生

从树叶之间能看到高高的窗,从那窗户的一角看见了凯贝尔先生的头。他旁边升起深蓝色的烟。我对安倍君说那是老师在吸卷烟呢。

上次路过这里是什么时候,已经忘了。今天一看,情况有了大大的变化。甲武线崖上的家家户户都重新翻盖了房子自然焕然一新,实在漂亮。不论哪一家都足以表现出和现代日本财富的威力关系密切的门楣。其中只有老师的住房好像为了纪念过去一般,古色苍然孤零零地留在原来的地方。先生一钻进这古老的书斋就很少到外面去。

我和安倍君在先生的引导之下,登上那什么都不铺的梯子,在微暗中爬上去,然后走进楼上靠右边的书房。老先生让我坐在他一直坐的,从窗房露出脑袋的那地方的椅子上。这时,我借助从外面照进来的将近傍晚的阳光,才仔细看了看先生的面孔。先生那张脸和过去相比没什么变化。先生说今年六十三了。我进研究生院的那年听过先生的美学课。我记

得那是先生来日本之后头一次开的课。先生从那时候起就是这副面貌。如果问他：“先生到日本以来已经有二十年了吧？”他一定回答说：“不到，不到，准确地说也就十八年吧！”先生的头发和胡子如果用英语形容，那就是 anburn（全褐色）的，有一点浅棕色，而且像普通西洋人那样非常细、柔软，所以，即使生出一点白发，也不显眼。即使如此，血色仍和从前一样。其次，根本看不出他是个在日本生活了十八年之久的老人物。

先生的容貌看起来永远是那么水水灵灵的，大相径庭的是先生的书房却是老气横秋，一派衰败之气。洋文书籍照例比汉文、日文书籍更讲究装饰，从书脊上就能看到它对那门学问或者艺术极尽张扬之能事，单凭这种装饰就能使人想起那学问、艺术的高贵，可是他这书房却什么也没有。只有又老又大的书桌，褪了色的椅子，所幸四条腿不缺。有火柴、烟（埃及烟草）和烟灰碟。我边吸着埃及烟边和先生聊天。但是在他领着我出了房间去食堂吃饭之前，始终也没有弄明白老先生书房里究竟有什么藏书，如何收藏的。

不仅那些鲜艳的烫金书脊和红的绿的封面没有刺激我的眼睛，甚至那纯洁的白色，也始终没有引起我的注意。先生的饭桌上，即使欧洲人认为必不可少的白色桌布也没有铺，代替它的是块印花布。而且，那块花布却和直到最近还存放在我家，给他女儿做新婚被面的料子相同。坐在这餐桌前的先生，衬衫没有挂上领子，更谈不到打领带了。细条纹绉纱的衬衣上面，极其随便地穿了一件赭色的薄薄西装上衣。开头就不

要拘泥形式,可是我想到,话虽如此,可无论如何也别有失体统,所以我就换上白衬衣、系上白领带,穿上一套蓝西装。老先生看了我身着正装就说,连你都穿上正装,我这套打扮可就……他头一次这么说的时侯,正装两个字就刺痛着我,不错,如果凡是手腕、脖子穿的全是洗得白白的东西就算正装,那么,我穿的就远比先生正装了。

我问先生,您一个人了,是不是感到寂寞?先生回答说一点也不寂寞。我问他您想不想回西方去,他说,他并不十分喜欢西洋。但是,日本没有演奏会、剧院、图书馆、绘画馆,所以感到十分困难,他说深感不便的就是这些。我问他,请一年假回去一趟如何?我这么一督促,他说,那当然能做到,但是,我不喜欢那么干。我如果有朝一日离开日本,那就是永久离开。决不会再次回来。

先生就是这样对他的故乡毫无怀念思慕之情,然而也未必有厌烦日本的想法。先生的生活就像被扔在烟尘遍地的穷乡陋巷之中的希腊雕像,但是它却有血有肉。尽管在杂沓之中自己不能不为之所动,然而他是沉静的。先生鞋底踏在石板上的时侯,那鞋底钉总不把石头碰响。先生像公元半岛的人一样,穿着柔软的皮制拖鞋,规规矩矩地在电车旁边走。

先生从前养过乌鸦。那些乌鸦来自何处可不知道,只知道他到时候喂食。听人谈过先生和乌鸦有奇妙的因缘。把这两件事放在头脑里结合在一起,自然而然地引起一种情绪。我很早以前曾看见过,先生在大学图书馆里,从书架上把爱

伦·坡^①的全集全拉下来。先生说过,他既喜欢爱伦·坡也喜欢霍夫曼^②。这天晚上我想起那只乌鸦,问那只乌鸦怎么了,先生说死了,是冻死的,寒冷的夜晚站在树枝上,第二天就死了。

谈起乌鸦来顺便也就谈起了蝙蝠。因为安倍君说,蝙蝠是怀疑的鸟,反问他为什么说它是怀疑的鸟,他回答说因为天色暗下来之后它就出来飞,这简直是谜一般的回答。我说我很喜欢蝙蝠的翅膀。先生说那是恶魔的翅膀。不错,画上的恶魔总是肋下长着一副蝙蝠那样的翅膀。

这时从傍晚的窗户传进来尖锐的声音,围桌而坐的四个人侧耳倾听了一阵。我问老先生,这叫声是不是使你联想起意大利的什么声音。因为在这之前不久他说过蜥蜴很美,我问他这会不会使你联想起清丽澄明的意大利天空?他说一点儿也不错。不过有的时候他脖子会稍微歪一歪说:“啊,那不像意大利的,我记得在意大利从来没听到过。”

我在炎热的都城里,被错误地指定在一所古老的宅子里和大家谈话,我安安静静地谈了这些话,然后谈了菊花、山茶和铃兰,也谈了水果。把水果之中香味最大、来自遥远国度的柠檬挤出的汁兑水喝。还喝了咖啡。先生说,所有的饮料之中,最喜欢也最好喝的就是咖啡。后来,安安静静的半夜里,我和安倍君两个人就溜了出去。

① 爱伦·坡(Edgar Allan, Poe, 1809—1849),美国诗人,小说家。

② 霍夫曼(Hoffmann, 1766—1822),德国小说家。

自从看不见演奏会上先生那兴高采烈的面孔以来，已经好久了。据说，先生来日本之后，绝口不提他弹过钢琴。他就是这样憎恶浮夸和显摆。所以，他谢绝了一切演奏会，只是在自己的房间里高兴的时候才坐在钢琴前，演奏一曲给自己听。其余的时间便是读书。

到文科大学一打听谁是这里人格最高尚的教授，一百名学生就有九十个人提到为数不多的日本教授的名字，然而在提这些名字之前一定首先回答的是封·凯贝尔先生。受到许多学生尊敬的先生，对于日本学生始终不渝地关爱备至，十八年的漫长时间，一直讲授哲学。先生早就想离开索然的日本而去，但直到现在仍然没走，实际上是因为他深深地爱着这群日本学生。

京都的深田教授在先生家里暂住的时候，总是对我说，方便的时候到我家里来吃晚饭，可是四年多了我却一直没去。好不容易践约，同安倍君在一个漆黑的夜晚一同前往的时候，我就想，从现在算起，先生在日本打算再呆多久？当我想到他说的他一旦离开日本一定不再回来的时候，我不由得想起爱伦·坡的“no more（再没有了）、never more（决不再来了）”的名句。

初秋的一天

从火车的车窗张望了一下奇怪的天空，雨果然下起来了。真正名副其实的毛毛雨，我看，与其说是雨，莫如说它是为了把草木濡湿而喷的雾。三个人都担心最近的天气变化，所以都准备了橡胶雨衣。

“十三那天要下起雨来可就糟透了！”O 仿佛自言自语地这么说。

“因为天气作怪，病人也会增加吧？”我不同意他的说法，这么回答了一句。

Y 正在一门心思地读车站前买的报纸，一句话也没说。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雨下大了，雨点砸在车窗玻璃上开始碎成水珠。我在安静的车厢里忽然想起前几年葬爱德华国王时发生五千人猝然晕倒的事。

走下火车上了人力车的时候，秋天的感觉更加强烈了。从车篷的间隙望去，只见前面的山堪称名实一致的青山，而且水洗过一般那么湿。我们三个人乘坐的人力车平平静静地进

入开凿出来的山隘。车夫没穿草鞋也没穿胶底鞋，光着两只脚踩在看来软软的土地上，然后把腰的力量运到手上来，有力地提着车的辕杆。过了一阵，我们听到了从两侧包围全是狗尾草的草地上清爽的虫声。那虫声似乎要战胜打在车篷上的雨声一般响彻耳际，我被这无边无际的虫声吸引，我此时的想象比这无边无际的狗尾草丛更加遥远了。而且我感到此刻它好像包围着我的秋天一样。

在这一片浓绿的秋天里，我们三个人看到了鲜艳的鸡冠花。那鲜丽的色彩旁边有一个供行人歇脚、打尖的小饭铺。院子里的大长板凳上，吃毛豆扔下的壳子已经干了，仍旧堆在上面。大概是木槿吧，白白的花朵随处可见。

过了片刻，车夫把辕杆放下。从微暗的车篷出来，首先看到的是高高的石台上的草顶山门。O 登石阶之前站在门前稻田边上小便。我也早作准备，立刻到他跟前去看照章行事一番。然后我们三人先后踏上湿的石阶，挂着“典座寮”木牌的方丈走出一位和尚，把我们带进客房。

初次见到老和尚是二十年之前的事了。那时我是特意从东京赶来拜见他的。此刻我还没有见到老法师，还没有入座，可是我立刻认出他来了，但是他却好像正把我遗忘。我介绍我自己的时候，老法师说：“啊，我完全忘了。”并表示阔别好久，有幸重晤。他说：“很久很久了，算起来已经二十年了。”但是，二十年后的今天，出现在我眼前的矮个子老法师，和二十年前的他并没有多大变化，只是心情的色彩洁白了，也许因为年龄的关系，脸上总表示出和蔼可亲的表情，这是和我的预

料不同的,其余的仍然是从前的S禅师。

“我说话间就到五十二岁了。”

我听到老法师这句话时,觉得此话不错,我的估计不够准确。老实说,我一直私下估算老法师的年龄,把他定为六十岁。但是现在他刚到五十一二,那就说明,自己从前和他执相见之礼的时候,他正处在刚过三十的壮年。老法师是知识分子。正因为是知识界中人,所以在我的眼里看起来有几分老态。

我把带去的两个人介绍给老禅师。谈完有关巡锡^①的问题之后,随便闲谈中,老禅师谈了“断缘寺”^②的由来,时赖夫人许愿建寺,以及为什么住进尼寺等等。我们告辞的时候,他送我们到门厅处道别时说:“今天好像是二百二十日^③……”我们三个人在二百二十日的细雨之中通过开凿的山隘返回城市。

第二天早晨,我没有从高高的二楼下来,天也没有晴,只是如梦境一般俯瞰K街。我们三个人到达车站的时候,站台上有五六个西洋人和日本人穿着雨衣在等七点二十分的上行火车,那些人沉默无言,不停地徘徊。

① 僧人徒步巡游各地布教,通称巡锡。锡:即锡杖,意即提锡杖去各地弘扬佛法。

② 封建时代,想离婚的妇女可逃进该寺为尼,受到保护。为尼满三年之后允许离婚,还俗易嫁。江户时代,镰仓的东庆寺,群馬县的满庆寺才有此资格。

③ 日本古代风俗,从立春算起第二百二十日,大概为九月十一日为厄运之日,诸多不吉。

大葬^①以及乃木大将^②的报道填满各种报纸版面的事，
是此后第二天的事。

① 明治天皇的葬礼。

② 指乃木希典大将于明治天皇葬礼之日殉死，其妻同日殉死。

长谷川君和我

长谷川君^①和我彼此只知道名字,此外不曾有过任何接触。我记得我入社^②的时候也不知道长谷川君已是我社的社员。是什么机会才知道他的名字,现在早就忘了个一干二净。反正我入社之后的短时期内还没有和他见过面。然而长谷川君的家在西片町,我当时住在阿部老宅里,从住所来说,简直就在眼皮底下一般。所以,认真地说,我拿张名片去拜访一下,在当时的社会是极普遍的礼节,但是,对于这点小事我却怠慢疏忽了,连打听也没有打听过长谷川君的家在哪里,一直懒了下去不闻不问。不久乌居君从大阪来,主笔池边君邀请我们十几个人到有乐町俱乐部吃饭。我作为新来的社员,这是头一次和本社重要人物同桌共餐。其中就有长谷川君。当

① 即长谷川辰之助,他的笔名为“二叶亭四迷”。代表作有《面影》、《浮云》、《平凡》等。1904年入大阪每日新闻。1908年去俄,任该报驻俄特派员。翌年因病回国,不幸死于返国的船上。

② 指入朝日新闻社任记者。

有人给我介绍“这就是长谷川君”的时候,我觉得和我以前想象中的本人相距甚远,吃惊的同时互相寒暄。开始,我看到长谷川君进来之后就和其他熟识的人说话,那时,我根本就没有想到他就是长谷川,只是以为肯定是一位重要社员而已。我从年轻时候就有爱作各种想象的毛病,但是,对于未知的人的容貌态度等等,并不在头脑中描绘。所以,对于长谷川君并没有别的什么鲜明的预想。尽管如此,但是我的头脑却默默之中有一个长谷川形象,所以一听到长谷川这个名字就会“啊”地一声。本来,如果解剖这个吃惊,不用说,那还是消极方面的。第一,我根本没想到他个子那么高,一副那么结实的骨骼,没想到他是一位膀大腰圆的人,也没有想到有那么宽阔的下颌。他的风貌不论哪一方面都可用“四角”两字作为特征。连脑袋都是四角的,现在想起来也觉得好笑。那时候我还没有读过他的小说《面影》,可是写出那样文采风流的小说的人,和现实的自然人是无法联系在一起的。说他魁伟,未免有些夸大,不过总是和魁伟二字近似的。总而言之,毕竟不是一个手拿一枝细管笔,坐在桌前搞无病呻吟的人物,所以让我吃了一惊。不过,更让我吃惊的是他的音调。老实说,我以为浮了一些。但是,发吕字音的部分非常沉着、稳重,音调宽裕,一点也不急躁,使语言沉稳有力。而且,介绍给我的时候,他只说了一两句话。他说的话现在自然全忘了,不过有一点我记得很清楚,他决没有使用言之无物的空虚辞令。倒是双方都板着面孔,都低着头,自己如何不清楚,反正对于双方的样子却感到吃惊。因为是文学家,一说起奉承话就觉得对不住其

他诸位了。老实说,长谷川君和我的致词并没打算说得那么极其简单了事,这都是大家预想之外的。

这个席上我没有得到和长谷川君交谈的机会,只是默默地听他的发言。当时我的感受是:这是一位颇有品位的绅士,既不是文学家,也不是报社社员,更不是政客或军人,而是俨然处于一切职业以外的一位高品位绅士,能让人得到社交上的清新感。而且我终于悟到,这个品位并非来自门第阶级所产生的贵族们才有的东西,而是一半来自性格,一半来自修养。

有一天,因为有事我去了报社,走上脏兮兮的楼梯,走进编辑部,只见五六个人围着靠北窗的一张洋式台子谈话。除一个人之外其余的全是熟人,只是那个人背对着我,而且坐的是一把高靠背的椅子,穿一身灰色西装,此人是谁一时无法判断。我转到旁边一看,原来是长谷川君。我立刻就对他说:“有个事想问一下呢。”我刚把话说完,他就说:“啊,低气压期间,谢绝来客!”低气压何所指,不了解他生平的我当然是莫名其妙的,但谢绝来客四个字我听得明明白白,所以也就没有反问个为什么。我只是不假思索地以为,心情不畅便潇洒地说成气压低罢了,后来一打听才明白,他说的却是名实一致的低气压,如果自然气候的低气压不退,他的头脑就始终烦恼异常,难以自持。当时我也跟着他对着干,挂出来客谢绝的牌子。尽管这是由于创作上的低气压所至,但谢绝来客却是名实一致双方相同的,所以,足以把这块牌子卸下来的原因,是因为没有什么友谊的两个人此后好久没有面谈的机会。

有一天下午我去澡堂洗澡。脱了衣服想进浴槽的时候，看到前面一个人正在洗，从那半边脸认出那是长谷川君。我喊了一声长谷川兄！他好像一直没有发现有人，等他抬起头来一看是我，不由得“啊”了一声。在水里我们并没有交谈。我记得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因为热。我擦过身体，坐在铺着草垫的走廊上摇着团扇纳凉。过了一阵长谷川出了澡堂过来了。他首先是戴上眼镜，看到我在这里便和我攀谈起来。我仍然记得，我们两个人等于全光着身子。不过长谷川君风采依旧，和同我初次见面就谈俄罗斯政党那时的情况毫无变化，依旧是慢慢地说话。这情况和赤着身子的现实很不相称。他根本不把这当回事，喋喋不休地谈他的头如何糟糕。因为去年有一次猝然摔倒，在稻田边上歇了好半天。他说，现在好些了。“好，还得实行谢绝来客吧？”他听了只是“啊……”了一声。“那就暂时先别去澡堂了！”我这样和他告了别。

当年秋天我从西片町搬到早稻田。由于迁居，我和长谷川君更不容易见面了。他的小说《面影》出版时，我便及时买来读了，我很感动。（从某种意义上说，直到今天我仍旧感动。只是我不能说明这里所说的某种意义，是非常遗憾的。不过，主要不是以评论该作品为主而写的，所以只好不说吧。）于是我写了信，从早稻田寄到西片町，表达了我的赞美之词。实际上他的脑病令人不胜同情之至，所以我只好干干这多此一举的事。他从来没有以文学家自居过，这是我做梦也没想到的，所以，作为他的同行、同事，我的话对他一定有所慰藉，是否有此效果，反正我是如此自我陶醉的。从他一向耻

于当个文人的观点来看,这封信也许确实多此一举。回信是一张明信片。写的话很简单:谢谢,待有机会面谈……那时如何如何,等等。令人吃惊的是,《面影》那样细致的文笔,此处丝毫不见了。这个时候我才开始知道长谷川文笔的风韵,但是《面影》并没有成为一种文体。

从这以后我们又断了来往,再次相逢的机会是大致内定他去俄罗斯之后不久。大阪的鸟居君请长谷川君和我吃午饭。地点在神田川。我记得,我们在旅馆碰头时,商量在这里吃吧在那里吃吧,在这个过程中他总是提出吃什么的问题。他还问我,中华亭这几个字怎么写。在神田川吃饭的时候他谈到去满洲旅行的事,当时他被俄罗斯人抓住关进班房。接着又谈了现今俄罗斯文坛不断的变化以及它的趋势,知名度高的文学家姓名(他谈到很多人,但是我一个也不知道),此外还谈了日本的小说销路很差,到了俄国之后译一些日本短篇小说的希望等等,总之,谈了很多。最后,他说想设宴招待来日的丹钦柯^①,请我们务必作陪。最后,他说他不在的时候,请我替他照顾一下物集的女儿。这样,饭后就分手了。

和他见最后一面是出发之前的几天他来辞行的时候。长谷川君到我家来,这是头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他走进客厅,看了看屋子,然后说,我觉得好像进了庙一般。只是专为辞行前来,似乎也没有别的什么话可说,只是再次提出请我费心当

① 涅米罗维奇·丹钦柯(1858—1936),俄罗斯剧作家、导演。代表作有《最后的意志》等13部。后来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创立莫斯科艺术剧院,功绩卓著。

作入室弟子一般照顾好物集的姑娘,以及对于此刻仍在北国的某人给以关心等等便回去了。

隔了一天我去答礼的时候,他不在家,没有见到。动身的那天我没有去送行。从此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到他。他在莫斯科的时候只寄过一张明信片来。那上面也诉了一通苦,说那里的冷实在受不了。我看看那张明信片,不胜同情之中也觉得有些可笑。因为我觉得不管怎么说也不会冷到把人冻死的程度吧?但是他把它看成足以冻死人的程度。长谷君终于死了。长谷川君不了解我,我呢,还没等到了解他,他就去世了。他在世的时候,我和他交往也许仅仅止于那个程度,或者说不定我们之间一定会有相处得更加亲密的机会。我只能把以上所说的长谷川君当作我记忆中的长谷川君,当作遥远的朋友,除此之外别无办法。他托付我照顾的物集的女儿我常常看到她,至于那位北国之人却从来没有联系上。